

良友交學叢書

小兒哥倆

凌叔華作



859
764
5

良友文學叢書

趙家璧編輯

第二十二種



3 2169 3179 4

本 及 普

小 哥 兒 倆

凌 叔 華 作



上海復友與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No 378

391051



自 序

這本小書先是專打算收集我寫小孩子的作品的。集了九篇，大約自民國十五年起至本年止，差不多近十年的工作了。排印以後，編輯者說這篇篇幅少些，希望我添上幾篇，這是後面幾篇附加的原因。那是另一類的東西，驟然加入，好像一個小孩子穿了雙大人拖鞋，非常不襯，但為書局打算，這也說不得了。

書裏的小人兒都是常在我心窩上的安琪兒，有兩三個可以說是我追憶

兒時的寫意畫。我有個毛病，無論什麼時候，說到幼年時代的事，覺得都很有意味，甚至記起自己穿木屐走路時掉了幾回底子的平凡事，告訴朋友一遍又一遍都不嫌煩瑣。懷念着童年的美夢，對於一切兒童的喜樂與悲哀，都感到興味與同情。這幾篇作品的寫作，在自己是一種愉快。如這本小書能引幾個讀者重溫理一下舊夢，作者也就得到很大的酬報了。

民國廿四年九月寫於珞珈山。

目次

小兒兒倆	一
搬家	二九
小蛤蟆	五一
鳳凰	七三
弟弟	九七
小英	一一七

千代子	一三一
開瑟琳	一五五
生日	一七七
倪雲林	一九五
寫信	二一三
無聊	二二五
異國	二四五

小
哥
兒
倆

清明那天，不但大乖二乖上的小學校放一天春節假，連城外七叔叔教的大學堂也不用上課了。頭一天爸爸早就打了兩次電話催七叔叔早些回家過節；媽媽出門買了許多材料，堆滿了廚房的長桌子，預備做許多菜。

這一天早上的太陽也像特別同小孩子們表同情，不等鬧鐘催過，它就跳進房裏來，暖和的爬在靠窗掛的小棉袍上。

『二乖！還不起，太陽都出來了。』大乖方才醒了照例裝着大人口吻叫弟弟起來，其實他還未滿八歲比弟弟大兩年。

二乖一些沒理會哥哥說什麼話，現在不曉得做了什麼可怕的夢，只顧把他的胖胖的圓臉往被窩裏藏。

這樣一來，哥哥可看不上眼了，跳下自己的小床，披了牆上晒暖和的棉袍，走到弟弟床前，搖他幾下，搖不醒，他叫起來。

『媽媽，你來看看二乖，他又把腦袋放在被窩裏睡覺。』

這一喊沒把媽媽喊來（媽媽早就上廚房去了，不在隔壁）倒把二乖驚醒了。他的小喇叭嘴，老是那樣笑呵呵的樣子，他忽然坐起來搓眼問道，

『哥哥要去了嗎？』

『去那裏？今天放假！』

放假兩字特別響亮，這響亮聲直竄進小心竅裏，使他們想起快活的事來。二乖一邊穿衣服說，

『媽媽說今天有好東西吃。』

『七叔叔今天回家，上回他答應給我們帶一隻像表叔家那樣的百靈來。』大乖說着好像已經看見七叔叔像上回一樣騎了一頭黑驢手拿一個鳥籠子的樣子。他一邊跳着跑出房門，一邊唱道：

「七叔叔，八叔叔，七個八個小禿禿。」

「二乖一邊洗臉也跟着唱『七叔叔，八叔叔，七個八個小豬豬。』」

媽媽從前院走進來喝道，

「怎麼好學七叔叔唱着玩，他聽見要生氣呵。」

「七叔叔來了嗎？」大乖急問道。

「剛才到，快洗乾淨臉才許出去。」

「怎麼沒有聽見小毛驢鈴鐺響，」大乖說着趕忙的擦臉。

「你猜他總得騎驢纔能回來嗎？這回他坐汽車回來的。」媽媽說着，

一邊替二乖拉正了領子。

「二乖，咱們跟七叔叔要鳥兒去。」大乖放下洗面巾拉着二乖就跑。

前院子一併小孩子的尖脆的嚷聲笑聲，七叔叔果然帶了鳥來，還是一

隻能說話的八哥。

「把籠子摘下來讓我細細的看看他怎樣說話。」二乖推着七叔叔的手央求道。

籠子放在一張八仙方桌子上，兩個孩子跪在椅上張大着嘴望着那裏頭的鳥。那鳥的全身羽毛比媽媽的頭髮黑得還可愛，那隻滴溜轉的圓眼睛不住的向着孩子們凝視，一會兒把黑滑的小腦袋一歪，圓眼珠子一轉，像想什麼心事似的，忽然它的臘黃色的長嘴上下張開了嬌聲叫道「開飯，開飯。」

孩子們歡喜得爬在桌上亂搖身子笑，他們的眼，一息間都不會離開鳥籠子。二乖的嘴總沒有閉上，他的小腮顯得更加飽滿，不用圓規，描不出那圓度了。他一邊叫着，一邊用手指伸進鳥籠子縫裏，「小舌頭多小

呀！」

大乖他用的最寶貴的新式自來鉛筆插進籠子逗鳥玩，也喊道，

「八哥，八哥，再說一遍。」

這隻鳥似乎非常懂事，一些也不認生。望着小孩子又叫道，「開飯，開飯，小禿子叫開飯！」

這聲音簡直像是一個小女孩的嘴裏出來似的，不但孩子們聽了樂得起勁，連七叔叔爸爸都圍到桌子來了。

「它從前的主人家一定也有小孩子的吧？」爸爸同七叔叔說。

「是學校的花匠賣給我的，他家有五六個小孩子。」七叔叔說。

「五六個小孩子把它喂大的是不是，叔叔？」大乖趕緊問。

「他們喂大了它，還教它說話。你們天下課回來像先生教學生那麼

教幾次，它更會說許多話了，我還看過會背出一首長詩的鸚哥，這沒有什麼出奇，祇要肯耐煩教，一遍不會，教兩遍，教一百遍都不嫌麻煩就行了。」

七叔叔末了講的什麼孩子們簡直沒聽見，他們倆又都目不轉睛的呆向着籠子看，他們想到自己要做先生，這是多好玩的事，大乖還在那裏想要那裏做講堂，上課下課打鐘或是搖鈴，他想到小學校是打鐘，幼稚園是搖鈴的。

大乖正想同二乖說好就在今天實行這大計畫了，恰在這頃刻間媽媽來喊大家去吃春捲。

孩子們本來不肯離開八哥去吃早飯，要求媽媽把鳥籠子提到飯廳去看着吃，無奈媽媽向來不大輕易答應孩子的要求，要求最成功的也不過是折

中辦法，這回也不外這樣，允許了一半，只許把鳥籠子掛在飯廳前面的桌上，吃點心時隔着玻璃窗望得見。

大乖的眼總是望着窗外，他最愛吃的春捲也忘了怎樣放餡，怎樣捲起來吃，他差不多吃過一兩捲後，都祇吃包捲的粉皮，忘了放餡了。二乖因為還小，常傍媽媽坐，都是媽媽替他捲好的，不過他到底不耐煩坐在背着鳥籠子的地方，一吃了兩包，他就跑開不吃了。

二乖離開飯桌便向廊下跑去，大乖也在後跟了來。

「孩子們，吃這一點不吃了嗎？一會兒嚷肚子餓，可沒有東西吃，聽見沒有？」媽媽看着孩子的入迷，這樣從背後喊住問。

孩子不約而同的回答，「吃飽了，不吃了。」

七叔叔嘆着笑道「糟了，孩子們都着迷了，是叔叔害他們的！」

叔叔把花兒匠交給他的用雞蛋炒的小米交給大乖，留着喂鳥，又說最好只給它涼開水喝，隨便喝別的水恐怕會生病。

大乖叫二乖拿着小米的口袋伺候着八哥吃完再添，自己却一手拿一個茶杯，在那裏很小心地把熱開水倒來倒去要把水涼弄了給鳥喝。

「哥哥，你說要那裏做講堂？」二乖問。

「草亭子做講堂頂好，那邊沒有人吵。」大乖常裝出大人的氣派來說話，臉色非常鄭重。

「我要教它念會第一冊國文，要它背得一個字都不錯，比你還強得多。」二乖也沒覺得哥的話不好聽，因為爸爸常常當他面說過幾次他念書不行，比大乖差得遠了。大乖也說慣了一些瞧不起他的話。他還是笑嘻嘻的望着哥哥說：

「哥哥，我教它唱『先生早呵』？朱先生昨天誇我，這歌頂好。」

「你做唱歌先生好了，可是教唱歌的時候，不要笑。」

「我們什麼時候開學呢？」

「愈早愈好，今天早上吧。」大乖很有把握的樣子說了。

好容易媽媽允許了可以把鳥籠帶到園子裏，這一早上，可把兩個孩子忙透了。

想到了學校的國文先生帶眼鏡，抱着一個皮書夾來上課的，大乖就跑去把媽媽的避風眼鏡從抽屜裏翻出來了自己帶上，又把爸爸出門用的皮包也夾起來。臥房的鬧鐘也搬到亭子上來，因為找不着鈴子，上課下課只好播一回鬧鐘就算搖了鈴了。

哥哥上去擺出正經面孔來，教了一課國文，這八哥學生不知是認生害

羞或是真笨，一句句子教了十幾回都念不出來，只會向先生溜眼歪頭，先生末了沒法子望着它，它就提高了聲像小孩子撒嬌似的喊一聲『開飯，開飯！』

這兩個孩子聽是八哥又出聲說話，高興得叫起來，等到他倆圍着籠前逗它，它怎樣都不開口了。

『這學生還認生害羞吧。』大乖說。

『它餓了吧，』二乖拿了小米放在手掌上喂它吃。八哥啄一口小米，歪一歪頭望孩子一下，那樣子比洋娃好玩多了。

『這樣子好玩！』大乖喂八哥水喝。

『哥哥，它晚上跟誰睡覺？』二乖問，他心裏先想今晚上怎樣放它在床上，把自己的新棉被給它蓋，明早上它若不醒，他就學媽媽來叫自己一

樣，把它整個抱起來，不管它醒了沒有。

『你真傻氣，那見過人同鳥睡的呢。』哥說。

到吃午飯，他們還要求把八哥掛在廊下，二乖留了一小碟自己愛吃的燉肥肉，吃完飯帶去給八哥，給媽媽止住他，惹得大家都笑了，他還說怎麼鳥不吃肉嗎？

飯後爸爸同叔叔要去聽戲，因為昨天已經答應帶孩子們一塊去的，媽媽就同他們換衣服。

小哥兒倆要帶八哥去，可是他們祇坐池子又不是包廂，那能帶個鳥籠去呢。

『捨不得離開八哥就別去好了？』爸爸帶笑的說。

『今天可有李萬春做黃天霸呀！』七叔叔提醒他們。

大乖腦子裏浮出李萬春的小身子，穿上閃閃亮的花袍。頭上戴的滿是顛巍巍的大絨球冠子，拿了帶穗的花馬鞭，跳着跳出台來，一手扯起一幅袍子，兩眼瞪大了才喊一聲黃天霸——台下大家立刻就喝采，那是多麼好玩！

二乖聽見李萬春黃天霸的名子，立刻就掀起一幅袍子喊道「黃天霸呀！」杏核樣的大眼學哥哥樣斜瞪了一下。

忽然大乖想出去看戲的道理了，說：

「二乖，我們也放八哥兒假吧，今天誰都放假。」

二乖自然同意。於是僱了三輛人力車上戲園去，爸爸一輛，叔叔一輛，大乖同二乖坐一輛，媽媽向來不愛聽戲，上姥姥家談天去。

兩個孩子坐在車上還不斷的談起八哥。大乖這時又有很深遠的像大人

樣的主意。

『我說，二乖』他鄭重的說，『它的聲音那麼好聽，我們把它送到音樂學堂去，把它做成一個音樂家吧。』

『什麼家？』二乖不大懂。

『音樂家都不懂；前些日子我們在青年會不是看見張姑姑站在上面唱歌，我們大家都拍手請她再唱，她就是音樂家，聽說她在音樂學堂學來的。將來我們的八哥成了音樂家，也站在台上唱歌，多好呵！』大乖同無知的弟弟說話，雖然不大痛快，但是他想到了八哥成了音樂家，心裏就充滿了希望的愉快。

『八哥上台去唱歌，我們倆坐在底下拍手呵！』二乖滿臉笑容的說，心想哥哥一定說好。

「那時候我們也像張姑姑的先生一樣坐在台上看，不坐底下了。讓聽的客人拍手了。等唱完了歌，我們還要上台演說給大家聽。」

「我不敢上台去。」二乖急說。

「怕什麼呢，我敢上去。」大乖說到這裏，想到演說的人第一句第二句話都說什麼「諸君，今天兄弟！」他們的頭髮都梳得很齊整，擦了髮香膏，漆黑的頭髮中，露出一條雪白的頭髮縫。皮鞋也很光的，大概演說的人都是一隻腳歪歪的伸向一邊，台下的人看兩隻鞋都很清楚的，并不像學堂裏先生叫起來問書的樣子：兩腳立正，像他們班的王大常那次上去演說，先生說他像罰站的演說，惹得大家笑話。

哥哥雖然想到了許多事；弟弟什麼都不懂，已經不耐煩同弟弟說了。弟弟也在那裏想到八哥的種種樣子，滾圓滴溜轉的小眼睛；漆黑光亮的小

腦袋，又細又長的小黃嘴，怎樣伸進小水盂裏咯都咯都的喝水，張開嘴伸出小紅舌頭來，還有它一歪頭喊「開飯，開飯，」是多麼可愛呵！他同大乖說，「哥哥，我真愛這個八哥，它真好玩！」

大乖祇「唔」了一聲，接着他肯定的說道，「我們一定得把它送去學堂學成一個音樂家，回家同媽媽商量。」

隨後到了戲園他們雖然零零碎碎的想起八哥的事來，但台上的鑼鼓同花花袍子的戲子把他們的精神佔住了。

快天黑的時候散了戲，隨着爸爸叔叔回到家裏，大乖二乖正是很高興的跳着跑，學李萬春那樣邁步法，跳進院子，忽然想到心愛的八哥，趕緊跑到廊下掛鳥籠地方，一望，祇有個空籠子擲在地上，八哥不見了。

「媽——八哥呢？」兩個孩子一同高聲急叫起來。

『給野貓吃了！』媽的聲却非常沉重遲緩。

『給什麼野貓吃的呀？』大乖圓睜了眼，氣呼呼的却有些不相信。二乖楞眼望着哥哥。

『還有那一隻？又是那黑野貓！真氣人，臘肉高高的吊在房簷下，它有法子摸得着，金魚放在鐵絲罩蓋的水缸裏，它有法兒抓出來。一味饞嘴，打了多少次都不怕，這回偷到籠子裏的鳥兒來了！老王也是不中用，一隻貓都管不了，方才我出門祇忘了囑咐一句，誰知就真會出事。』媽媽愈說愈生氣，雖沒有高聲的嚷叫，可是聲音是很急促的，嘴裏有些抖顫，『可憐吃得連骨頭都不見了！』

『既然沒見骨頭，這八哥也許飛走了，沒有死吧？』爸爸喝着茶插口道。

爸爸這話確給孩子們不少慰藉，他們記得故事裏常有鳥兒飛去，想到主人待他的好處，常會啣了一串珠子或一件寶物回來望主人的，這是多有趣呀！他們想着，眼却盯着媽。

「死是一定死了的，瞧那播箕裏的毛，上面都沾着血。」媽答。

播箕裏的烏毛是方在廊下掃起的，混着血肉亂作一堆，上面還有幾個蒼蠅飛來飛去。

大乖看見就哭出聲來，二乖跟着哭得很傷心，這一來，大人們也意亂心煩了。

他們也不聽媽的話，也不聽七叔叔的勸慰，爸爸早躲進書房去了。

忽然大乖收了聲，跳起來四面找棍子，口裏嚷道，「打死那野貓，我要打死那野貓！」

二乖爬在媽的膝頭上，嗚嗚的抽咽。

大乖忽然找到一根攔門的長棍子，提在手裏，拉起二乖就跑。媽叫住他，他嚷道，

「報仇去，不報仇不算好漢！」

二乖也學着哥哥喊道，「不報仇不算好看！」

媽聽了二乖的話倒有些好笑了。大乖卻沒作理會，他這時正記起三俠五義裏的好漢怎樣報仇，三國裏的張飛關雲長報仇怎樣威武，他只恨沒有什麼真刀寶劍和什麼丈八長矛給他使用，這空拳好漢未免減殺一些風勢，想到這裏，他吁了一口氣，却仍舊拿着棍子跑。

「孩子們，上那裏去呀？野貓黑夜裏不會來的呵！這就要開飯了，別跑開吧。」媽這時也是實在沒法子，也該開飯的時候了。

王廚子此時正走過，他說，

『少爺們那野貓黑夜不出來的，明兒早上牠來了，我替你們狠狠的打牠一頓吧。』

『你那捨得打牠呀！這樣偷吃的貓，你還天天給牠魚骨頭吃呢。』大乖站住了板起臉來像大人一樣聲容嚴厲。

『我的少爺，我怎會護着牠！給牠魚骨頭吃，是因爲看牠餓得太可憐吧了。』廚子笑着道。

『它是你的祖宗。』二乖忽然記起昨天在學校聽到王玉年生氣罵人的話，照樣說了出來。

『好了，少爺，別生氣了，我一定狠狠打牠一頓好了。』廚子說。

『那野貓好像有了身子，不要太打狠了，嚇嚇它就算了。』媽低聲吩

咐廚子。

大乖聽見了媽的話，還是氣呼呼的說，

『誰叫她吃了我們的八哥，打死牠，要牠償命。』

『打死牠纔……』二乖想照哥哥的話亦喊一下，無奈不清楚底下說什麼了。他也挽起袖子，露出肥短的胳膊，圓睜着淚還未乾的小眼。

『野貓早上什麼時來啊？在那裏找到牠，等我打吧，不要你打了。』

大乖忽然決定的問道。

老王走入廚房一邊答道，『野貓常是天矇亮跑到後園來，再竄進廚房，要打，頂好一個在廚房，一個在後園等着。』

『二乖，明兒我們天矇亮就起來打牠，一定得替八哥報仇。』大乖一把拉着二乖跑進屋去。

吃過夜飯，兩個孩子還是無精打采挨在媽媽身邊，水也不喝，梨也不吃，末了大的要去睡，小的也跟了去。

上床後，大乖不像往常那樣拉着人就叫講故事，他一聲不響，祇閉了眼要睡。二乖却拉着張媽告訴哥哥方才說明日天際亮就起的事。

哥哥聽得不耐煩，喝着叫他睡好，要不，怕明早起不來了。

第二天太陽還沒出，大乖就醒了，想起了打貓的事，就喊弟弟，

『快起，快起，二乖，起來打貓去。』

二乖給哥哥着急聲調驚醒，急忙坐起來，拿手揉開眼。

『咱們快起來打貓去。』大乖披了袍子在穿襪子。

『貓起來了嗎？』二乖也急了，不知說什麼好，手忙腳亂的就要下床。

『怎麼忘了，我們打貓去，不是嗎？快穿衣服吧，媽媽看見這樣要說

的。』大乖已經下了床，扣衣服紐子。

大乖自己穿好了，還幫弟弟扣紐子，一邊他告訴弟弟昨晚他想的怎樣打貓。

『你拿這條藤桿，』他遞給他一條鷄毛桿子，吩咐弟弟道，『在後面院子等着打它，不要讓它跳上房頂去。我在廚房門口等它，老王說它天曠亮就跳過後園，然後再進廚房去。你記好了打貓的時候，千萬不要逼它跳上房去，它跳上去，我們跳不上去就糟了。』

大乖很鄭重的與弟弟清清楚楚的解說了，然後兩個人都提了毛桿子，拉了袍子，嘴裏喊着報仇，跳着出去，這時家裏人都還沒有醒。

『打貓！』二乖跑入後院去。

『打死它，報仇！』大乖的聲音裏含滿悲憤，跑到廚房門口去了。

這是剛剛天亮了不久，後院地上的草還帶着露珠兒，沾濕了這小英雄的鞋襪了。三月陽春的曉風，輕寒薄暖的微微的迎着他吹，覺得渾身輕快起來。樹枝上小麻雀三三五五的吵鬧着飛上飛下的玩，近窗戶的一棵丁香滿滿開了花，香得透鼻子，溫和的日光鋪在西邊的白粉牆上。

二乖矯高脚摘了一枝丁香花，插在右耳朵上，看見地上的小麻雀吱喳叫喚，跳躍着走，很是好玩的樣子，他就學它們，嘴裏也哼哼着歌唱，毛揮子也擲掉了。小麻雀好像同他很要好，遠遠的跟着他跳着跑，一會兒飛上去，一會兒又飛下來，都溜轉着它們的小眼睛看他，它們的小圓腦袋左一歪右一歪的向着他裝鬼臉似的看，好玩極了。

二乖一會兒就忘掉爲什麼事來後院的了。他遛達到有太陽的牆邊，忽然看見裝碎紙的破木箱裏，有兩個白色的小腦袋一高一低動着，接着咪

噢！咪噢的嬌聲叫喚，他就趕緊跑近前看去。

原來箱裏藏着一堆小貓兒，小得同過年時候媽媽捏的麵老鼠一樣，小腦袋也是麵的一樣滾圓得可愛，小紅鼻子同叫喚時一張一閉的小扁嘴，太好玩了。二乖高興得要叫起來。

他用手摸小貓的頭，一隻手又摸它的小尾巴，嘴裏學他們咪噢；咪噢叫着逗他們玩。

一隻黑色的大貓歪躺在一傍，一隻小貓伏在她胸前肚子上吃奶，大貓微微閉着眼睛得意的看着。其餘兩隻爬在一邊。

『哥哥來看看，多好玩呵！』二乖忽然想起來叫道，一回頭哥哥正跑進後院來了。

『二乖，你在這裏……』大乖還沒說完被二乖高興的叫喊給截住了。

『哥哥，你快來看看，這小東西多好玩！』

哥哥趕緊過去同弟弟在木箱子前面看，同二乖一樣用手摸那小貓，學他們叫喚，看大貓喂小貓奶吃，眼睛轉也不轉一下。

『他們多麼可憐，連褥子都沒有，躺在破紙的上面，一定很冷吧。』
大乖說，接着出主意道，『我們一會兒跟媽媽要些棉花同他們墊一個窩兒，把飯廳的盛酒箱子弄出來，同它做兩間房子，讓大貓住一間，小貓住一間，像媽媽同我們一樣。』

『小貓餓了要找媽媽吃奶呢？』二乖覺得這問題要緊的。

『小貓會咪，咪的叫喚，大貓聽見就來了。』大乖一邊說一邊拾起一根樹枝去逗小貓。哥哥，你看他的小鼻子多好玩，還出熱氣啦。』

『不要嚇着他，他還小呢。』哥哥拉同弟弟抱着貓頭的手，一邊數

道，「看有幾隻，兩隻白的，一隻黑的，一隻花的。」

「哥哥，你瞧他跟他媽一個樣子。這小腦袋多好玩！」弟弟說着，又伸出方才收了的手抱着那隻小黑貓。

搬

家

自從舅舅給買到船票，家裏誰都忙起來。媽整天躲起來收拾東西，除了吃飯會客很少見到，阿乙姐已經兩三天沒梳頭，總是穿梭似的走出走入，拖鞋搭刺搭刺的響到街上都聽得見了。阿三滿頭流汗珠，袖子挽得高高的，不聲不響的捆東西，孩子打他幾下都不追上去還手。

廊子底下捆縛好的大箱子小匣子堆疊成幾個高高低低的山，堂屋裏的硬木條案，茶几，貴妃床，統統用麻布袋包裹着，都靠了牆小的架大的擺着，長長的一排直像一隻運貨船。這倒怪好玩的，爲什麼平常不這樣擺，却把這許多東西分開來呢？

『喂，誰來坐船？』婉兒爬上靠牆放的傢俱，一邊喊。

『誰要坐船，來我這裏買票！』英兒坐在低一級的貴妃床上叫道。

靜兒攜着伯娘家的小妹笑嘻嘻的去打票，隨後跳上船。

『我們不坐船，爬山去！』青兒拉着小玉爬到廊下堆的箱子堆上。

『枝兒，來坐船吧。你可以買半票。』

『坐船不好玩，來跟我們爬山吧。』

枝兒正坐在門檻上，手裏玩着拾得的一個破了邊角的破碟子，淺淺的恰好給她的大花鷄裝水喝，見他們叫她，抬頭猶疑的望着。

『來，我接客上船，』婉兒走過來要拉她，青兒也跳下來叫道，『還是爬山好。山上望得見桃花山的塔和阿崩的大黃牛。』

話沒完兩邊都用勁拉她，手裏的瓷碟便攆落地上，乒的一聲。

『打破什麼了？』媽跑出來問，又說『都出去外邊玩，不要在裏面鬧，這裏零零碎碎多少東西……』

阿乙姐也跳了出來，幫着嚷，『這一羣小猴兒，簡直要拆房子了！出

去玩。』她張了兩臂像趕小雞一樣催促着。

孩子們跳着跑了出去，婉兒殿後還回頭做鬼臉給阿乙姐看。枝兒彎着腰拾地上破瓷片，已經很碎，拚不成一個碟了。她委屈的撅了嘴，媽看着說道，

『看刮破手，不要拾起吧。你也出去玩玩。』

『太太，她還有隻大花鷄呢，也帶着走嗎？』阿乙姐忽然想起一件事似的問道。

『不帶走了。』媽淡淡的答。

『媽，我帶大花鷄走。』枝兒決定的說，『把它放在我的小竹籃裏，我自己提着，三叔叔說我可以這樣帶着上船。』

『竹籃子盛不下你的大花鷄，傻孩子。』

『輪船上帶不了活東西，若是帶貓狗還要買票呢。』阿乙姐插嘴道。

『給它也買一張票。』枝兒說。

『像鷄這樣小東西還沒有票賣呢，若是你偷偷的帶着，他們查出來還要罰你。』

『什麼？』枝兒問。

『他們把你的鷄拿去，把你關起來。』阿乙姐鼻孔好像衝進了蚊子樣的哼了兩聲。

『她還有一匣子鷄蛋吧。』媽在收拾東西忽然想到了。

『趁早拿出來吃了吧，那寶貝東西帶起來可麻煩死了。』阿乙姐又出壞主意。

『不，還要留着孵小鷄兒呢。』枝兒睜大眼望着媽，她奇怪爲什麼媽

今天倒同阿乙姐一樣心事，不幫着孩子了。

『好孩子要聽話，大花雞和雞蛋都不能帶，船上人查出來是要拿走的。』媽正容說。

『我不給他們，』枝兒急得臉紅了。

『不給，哼，他們把你也帶走，把你做豬仔賣了，那你就永遠回不得家，你不怕嗎？』

阿乙姐像趁願的說。這回可把枝兒嚇着了，『賣去做豬仔』那倒是真可怕，永遠回不得家，見不了媽，婉兒，青兒，小妹小玉許許多人，還有，四婆也不能見，唉，那更難過了。她愈想愈沒主意，臉上退了紅，漸漸變成青白。

媽似乎看出她的爲難，說道，『孩子腦杓子沒長結實呢，阿乙，少逗

她吧。」說着沉吟了一下，「枝兒，你真不捨得幸你的大花雞也有法子，我看把它送給人吧，你要送給誰，想一想。」

「送給四婆。」枝兒立刻答道。還是媽的心兒靈，這樣子不是什麼難題都沒有了嗎。

「知道一定是送給四婆的，這一離開有得想呢！」媽笑着點頭。

媽說得不錯，四婆喜歡枝兒正如枝兒依戀她一樣。她是上了年紀頭髮差不多都花白的老婆子了，可是還是單人住在祠堂後面的小房子裏。她倒不是常常冷清清的過日子，有時兒子從城裏回來，把一手巾包白花花的洋錢放到四婆懷裏，四婆就買魚肉做許多菜出來，讓枝兒在那裏一同吃。飯後她兒子背了小獵槍上後山打鳥，枝兒就要求跟了去做背袋子檢死鳥的，他們一前一後慢慢的走，走渴了他給她摘一個還青的酸果或野橘子吃，有

一次還捉了一隻斑鳩給她帶回家去，姊妹們見了都圍着歡叫。

四婆還有個女兒，枝兒叫她意姐，大約也是在城裏有事，她回過來幾次，有一回她帶了一個捉耗子的傢伙來，一天捉到十幾隻耗子，四婆說這樣連耗子的孫子都得絕種，貓見了都得哭吧。另一回她帶了一包天津雪梨和北京蜜棗來，據說這是專給四婆治咳嗽的，但是四婆吃時也讓枝兒先嚐一口，那是甜得牙根都有些酸軟的東西！

意姐誇過枝兒乖，能陪四婆解悶，送了一個香皂做的洋娃娃給她。那是同小鴨子一樣胖得可愛，滑溜溜的全身都是粉紅色噴香的洋娃娃。她把它放倒床上躺着，青兒和小妹只顧圍到床前不迭的伸手摸它，婉兒姊喝了幾回都不肯走開。那時婉兒特別同枝兒要好，不到一天就做了一件小花衣服給洋娃娃穿上，枝兒看見差不多喜得流淚。

四婆一家都同枝兒要好，連阿乙姐看了都有些眼紅，她冷笑的對媽說，「什麼都在乎有緣法，那扁嘴鴨子似的老婆婆，枝兒會整天跟着她，「臭豬頭會遇到矇鼻子菩薩」這倒巧呢！」

枝兒也是真的離不開四婆，天天剛吃過早飯就溜到四婆家，給她餵鴨子，餵完趕鴨子下塘，坐到塘邊釣小魚，掏小螃蟹給鴨拌食，閒下來便在四婆跟前，給她拿東西，解開亂了的線團，穿針（四婆早就看不見針孔了）。四婆要做菜，她幫到摘根去朽葉子和剝菱筍皮。燒火做飯時替她拉風箱。飯好了不等四婆讓，她早把自己一份碗筷整整齊齊的擺在棹上了，四婆照例笑問，「又吃我的青菜白飯嗎？」枝兒忸怩的一笑，筷子已經拿在手裏了。曾有兩三次，被生人錯認她是四婆的孫女。

有時四婆出去「幫忙」，枝兒祇好在家吃飯，這常被婉兒學着阿乙姐

的聲調取笑她說，『四婆家裏的飯香，幹嗎又跑回來呢？』大家好像跟着撇嘴的笑，使她難堪。

因此她聽到四婆要出去幫忙，她就抱着腿牽着衣角叫幫她同去，答應了什麼話都聽，四婆沒有法子，只好帶着走。在最近她們倆曾手牽手的走上滿是鳥聲大樹林的山崗，過小河時，四婆脫了鞋還背起她淌水走過對岸。那裏田地原來有許多人蹲着拔東西，戴着新編的黃草帽，遠遠看去，還以為許多路邊菊在風地裏開了花呢。

四婆蹲下像大家一樣拔地裏的東西，枝兒乖乖的就立在旁邊。原來上面看着好像一顆金花菜，根子上卻掛着大大小小一球球的花生豆。剛拔出來時一股沙土味和着花生的香，衝得人鼻子都發癢，倒很有意思。撲去泥沙之後，一個個摘下來往籃子裏擲，不多會兒，一籃滿了，四婆捧到大

箕那裏，重新又摘一籃。

直到下了太陽，大家笑嚷着散了，四婆拉了枝兒要走，一個老婆婆趕過來，把一大捧花生都裝進枝兒小圍裙的兩個袋子裏，還問裏面有袋兒沒有。四婆笑着答，『夠了，再裝一些，就成飽肚子臭虫爬不動了。』

四婆還帶枝兒過去幾個地方幫忙，那是更有趣，不過那是夏天的事，記不清了。在她腦子裏，時時彷彿還看見那鮮紅的一球球的荔枝，快垂到地面，隨便抬頭張大嘴就可以咬一個下來。還有那碧綠噴香的蒲桃和蛋黃一樣顏色的黃皮菓，採的人騎在樹枝上，兩點似的掉下那些菓子來，四婆抱了箕子迎接，孩子們歡叫着檢起掉到地上的吃。要走時四婆就叫她提起小圍裙兜着一大捧菓子，她一步一步踱着回去，像隻小水牛一樣！

現在枝兒要去北京了，北京有這樣有趣沒有及她離開四婆要怎樣難

過，在枝兒還沒有想過。四婆呢，一向也沒有提過，祇昨天枝兒替她穿針時，忽然嘆一口氣說，『枝兒，你去了北京，沒有人給我穿針了！』

『你喊我，我就來了。』枝兒坦然答道。

『去了北京就不容易來了！』

『你喊我一定來。青姐姐說北京就在聖堂山後面，坐上船就到了。你站在山頂上大聲叫我，我會聽見的。』

『沒這樣容易，小寶貝！』四婆說完接過針線來，也不做活兒，拉了枝兒的手散步到塘邊看鴨子去。

今早枝兒依了媽的話把一餅乾箱的雞蛋也拿出來捧着，叫阿三給她抱着大花雞走去四婆家。

進了門，枝兒把手裏的小箱往四婆懷裏放，說，『這都給你。』

阿三笑嘻嘻的擲下花雞就走，一邊說，「四婆，有這許多好東西，可以請客了吧！」

大花雞在地上無聊的打轉兒走，枝兒趕忙抓了一把冷飯洒在地上。她一邊看雞吃，說道，「她還認生，過一會兒就好了。這些蛋都是她生的，你說可以生幾個小雞？」

「一個蛋孵一個小雞，這裏有——」四婆用手指點着箱裏的蛋數道，「一五，一十，十五，加上兩個，這裏有十七個小雞了。」

唔——。一羣小雞，像絨球樣兒，白的，黑的，黃的在地上跳來跳去，夠多好玩！蹶下來看原來這些絨球都有小腿小腦袋，尖尖的小嘴，珠子似的眼睛。喝水時小頸子一仰一俯可愛極了！枝兒腦子裏浮現日前伯婆家看到的小雞，停了一會兒問道，

『小鷄有耳朵沒有？』

『我沒看見過小鷄長耳朵的。』

『它怎樣聽見我叫它呢？』她想到前天四婆告訴她的耳朵是管聽東

西，眼是管看東西的。

『這個蛋是白鷄黑鷄？』枝兒見四婆沒答她，站起來摸着蛋子又問。

『現在看不出來，等孵出小鷄纔知道。』

『婉兒姐說小鷄會變大鷄，這些小鷄也會變大鷄嗎？』

『好好的喂它就會長大了，像這個鷄買來時還沒有這樣大吧？』

『不，很大的，買來那天就下了一個蛋，我檢給媽看，媽說這個鷄留着下蛋吧。是那個蛋，我都知道。』四婆，你看，這上面擦了紅胭脂的就是。這些蛋上面都叫阿三寫了名子，這是大哥哥，這是大姐姐，這是二

姐，三姐，四姐，阿三說祇要一隻公鷄就夠了，別的都不要母鷄，母鷄會下蛋。』枝兒很有趣的一個個指着說，「這孵出來的一點小的鷄，下多小的蛋兒呵？，我知道，就是那回吃的小鴿子蛋吧。」

「不是，鴿子蛋是鴿子下的。小鷄長大纔下蛋呢。」四婆說着蓋了箱子，放在盛菜的櫃子裏。

「你們明天一定走了嗎？」

「媽說一定走，明天清早舅舅坐船來接我們去他家玩，晚上纔上火輪船。今晚伯娘還叫我們都去她家吃飯，連阿乙姐和阿三都去，廚房裏就不做飯了。」說到這裏她挨到四婆身上說，「我不喜歡去伯娘家吃飯，婉兒姊說阿齊姐做過倒馬桶的。」

「你們都要去吃嗎？」

『媽說我們都得去，還叫婉兒姊不要胡說。』

四婆沈吟了一會兒說道，『等我今晚送些菜給你們吃。』

過了些時，四婆又拿出昨天沒做的針線出來，坐在靠門檻的矮竹椅上，枝兒挨身站看，看四婆做活計。這老婆婆不作聲的樣子使她記起昨天的談話來。

『四婆，我去過北京沒有呢？』枝兒這樣小年紀的人常會問大人關於自己以前的事。

『怎沒有去過，你還是北京生的呢。我頭一回看見你，你祇懂北京話，還不會說我們的話，現在你大概也不會說北京話了吧。』

『婉兒姐會同媽說北京話，我們都不懂，那話怪好玩的，只打囉嚕。』

『北京話好聽，連皇上也說那樣話。』

『婉兒姐說皇上住在北京，我們去了讓爹爹帶去看看他。他的房子是金子作的，地上舖的土都是金糠子。靜兒姐說我們同他磕頭的時候，抓起一把土帶回來，就可以買許多東西了。』她一邊用手摸着四婆的頭髮，像四婆平日摸她的一樣，一邊說，『靜兒姐答應給小玉留一半兒，我統統留給你好不好？』

四婆輕輕笑了笑，正欲起身做午飯，阿三來叫枝兒回去見客。

大花鷄這時正在小院子太陽下慢宕走來走去，地上有的一團滾圓的可愛影子跟着動。

『這隻鷄足有三斤吧？』阿三止步看着問。

『還許有三斤半呢。是吃白米飯的鷄纔能長得這樣肥！』四婆答。

『這樣又肥又嫩的鷄有錢也買不到呢。』阿三拉着枝兒往外走一面笑說，『你們年底團年不用買鷄了，可惜我走了沾不着光。』

吃過午飯，媽帶了孩子們到各親友家辭行，一家吃一碗茶，不覺趕到掌燈時方回家。

伯娘家早就打發阿齊姐來催請幾次了。

那裏菜真不少，盤子擠碗兒，滿滿的擺了一大圓棹。孩子們肘子碰肘子的嚷着要魚要肉，伯娘同媽的兩雙筷子飛來飛去的挾菜，正在吃得熱鬧，忽然阿齊姐喊四婆送菜來了。

四婆笑嘻嘻的早走進來，打開提籃，捧出兩個大碗往棹上送，說道，『本來打算多做兩個菜送來的，可惜來不及了。這鄉下菜，沒什麼吃頭，不過也算盡我一點心思。』

她說完走到枝兒後面問道，「你今兒下午跟媽媽出去拜客了吧，好半天沒到我家去。」

枝兒微笑點頭。媽口裏稱謝四婆，伯娘就湊趣道，

「四婆真是破費得很，這一碗紅燒大頭魚就花錢不少了，還有那一大盤也得宰兩隻肥鷄吧。」

四婆一面謙虛笑着走了出去，阿乙姐見她走後，在旁低聲冷笑道，「倒是這碗魚得花好幾毛錢，那盤鷄還不是咱們家送去的。阿三可趁願了，早上叫他送去，他只囁嚅呢！」

難道真的殺了那隻大花鷄了嗎？四婆一向是非常好的人，絕不會做這種事來吧？不過阿乙姐這時像贏了牌九那樣咧開嘴笑，大家又都說這鷄肉嫩得好。

『真的四婆宰了花雞兒了嗎？』枝兒忍不住回頭問阿乙姐。

『傻姑兒，快吃吧，吃到肚子裏倒是真的帶走了！』阿乙姐立刻笑答。

本來枝兒已經滿眼含了淚，喉嚨那一陣陣鹹澀，咽不下東西了。聽到這句答話，她的筷子落掉地上，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孩子們見她哭出聲來，大家卻同時望着她笑，阿乙姐檢起掉地的筷子給她，臉上笑得更得意。

枝兒無論怎說不肯接過筷子來，她只低頭嗚嗚的哭，媽看不過，走過來替她檫淚，哄道。『不要哭，不要哭，枝兒是頂乖頂聽話的，聽媽的話，好好的吃飯，媽更疼你……』

枝兒漲紅了臉，還是不肯吃飯。她索性閉了眼哭，只望見那隻花婆雞

滿身濺了鮮血，慢宕宕的一步一跌的變了一大團黑東西，可怕極了。

「不想吃飯就別吃吧，存了食反不好。」媽見孩子仍舊不接筷子，所以也不逼她，還說，「好，下地同阿乙姐回家睡去吧。」

「不，我要去問一牌四婆。」枝兒忽然決心的答，一邊跳下椅子就要去。

媽連忙拉住說，「這不許去問四婆，傻孩子。」

「不好意思的，」伯娘笑着望阿乙道，「都是阿乙姐多嘴惹的禍，你還不快哄好了她，讓你家太太吃飯。」

「是非都爲多開口」阿乙姐嘆了口氣笑着抱起枝兒，說，「乖姑兒，饒了我吧，我們回家做甜茶吃去，吃飽了睡覺。」

枝兒見是阿乙來抱，掙脫不了，心裏更加着惱，又不明白媽爲什麼不

許她去問四婆，却打發阿乙姐領她去睡，真是委屈極了。

她一路依然嗚嗚的伏在阿乙姐肩上哭個不迭。

阿齊姐她們看着都嘆說，『看不出這孩子平常那麼乖，也會發這麼大脾氣！』

小蛤蟆

小蛤蟆睜開眼一望，前邊一片水氾氾的閃着亮光，知道這是不下雨了，他縱身一跳，出了潮濕的窩兒，蹶在地上。

『寶貝，你要上那兒玩去？』母蛤蟆伸頭水上喚住問道：『不要走遠了，再遇着那兩條腿的大妖怪可了不得，昨天險些給他踩一下，差點沒把我嚇死！』

『不要緊，媽媽，我跳得多快，還怕躲不了他嗎？』小的答道。

『可是，寶貝，你知道我們跳多少步纔夠他一步呀！碰他的大腳一下，就是死不了也要成了殘廢，一輩子只好蹶在一個地方等餓死，多苦！』

『唔——』小蛤蟆做出很懂事的樣子來，他說，『媽媽也知道總拘在一個地方是苦了！可是媽媽老是不讓我出窩兒走走，天天光吃死了的臭了的東西，吃得我差不多要吐，也該弄點新鮮的東西吃吃了。趁今天不下

雨，出去散散心，明天說不定又下雨，活的蚊子虻子就不出來了。」

母蛤蟆見說不過兒子，跳到草上笑阻他道，「原來我的寶貝吃膩了家裏的東西，怎不早些說呢，媽媽也可以弄些新鮮的回來。」

「我出去弄還不一樣嗎？現在我也長大，該在外面見識見識了。昨天隔壁的大哥還說過世上活的東西像過江過海的魚蝦，到了地上喘不過氣來就會悶死，地上跑得很快的耗子和貓狗，掉到水裏咕咚咕咚喝幾口水，肚子一漲，也就要淹死；祇有我們蛤蟆，進水裏像魚蝦一樣活潑自在，跳上陸地呢，也和貓狗一般吃喝玩鬧。這樣看來，我們真是世上頂能幹的活東西了。哼，就是你怕的那兩脚的大妖怪未必比得上我們吧。幾時看見他們跑進水裏來過，若是掉到水裏還許同耗子一樣淹死呢。光是身子大會怎樣！」說着他的小鼻孔出了兩下氣，嚇得一隻小蚊子亂飛。

『小孩子見識少不要胡說亂道，』母親趕緊打住說，『可別小看了兩脚的妖怪，他們是多麼神通廣大呀！別說你這樣小小年紀，就是老公公都十分佩服他們。你想他們不能下水嗎，老公公親眼看見過他們從那大到看不見邊的海裏捉到很多大魚，有時他們把地上的窩兒放在水上浮來飄去的玩耍，有一次他還望見他們跳下水去玩了多時，出來換了一套乾的皮，又在地上走來走去玩了。』

『真的這樣能幹？』小的遲疑的問。

『老公公說的那會有假話！』大的鄭重的嘆息了一聲往下說道，『唔——從前古時候有個頂能幹的蛤蟆，不知怎樣修煉得了道，變成了兩脚的大妖怪了。他留下話告訴大家說，我們同兩脚的妖怪有許多地方像得很，第一，他們身上光溜溜的不長毛正同我們一樣，他們的兩條走道的腿同我

們後腿一樣比前面的兩條長些，腿的上頭是軟軟的胖肚兒，肚兒上頭有兩條短些的腿，再上面就是臉，臉上有嘴，鼻子，眼睛，耳朵，都和我們一個樣兒。」母蛤蟆一邊說一邊半抬身子指着自己身上各部分說明，聲音却十分莊重，小蛤蟆目不轉睛的望着牠往下說，『看來也祇有我們像他們，譬如水裏的魚蝦蛤蟹吧，那是頭那是腳都分不清，身上還長了腥臭滑溜的鱗片，或是硬硬的壳子，同兩脚的妖怪一些不像，不用提了；地上走的貓狗吧，一張毛毛的臉兒，雖然也有眼睛，鼻子，嘴，可是天冷天熱都披着厚厚的毛皮，後面還拖着一條妖怪尾巴，這樣子夠多醜呵。天上飛的鳥兒長滿一身毛不用說，好好的腳却變成一雙怪翅膀，水裏陸裏多少空地方不搭窩兒，倒喜歡爬那高得可怕的樹枝上，刮一回風我倒替他們擔一回心呢。』

她說到這裏，很覺得意。一邊微微抬起身子作樣子說，『瞧，祇要我們後腿支得起來，不要心急只管跳着走，心平氣和的像這樣慢慢的搖搖擺擺的走起來就都和他們一樣了。』

說得高興，她挺起胖肚子，一扭一扭的巔顛着，居然走了兩步才跌倒了。好在身下都是些軟草。

小蛤蟆聽得入神，原來還有這許多的奇妙道理，自己這麼小的身體却能修練成那兩脚妖怪那麼大，這是多麼可驚可喜的事？

一會兒他低頭望到自己四條腿，忽然問道，『可是，他若是我們學他們祇用兩條腿走道，一定很累吧？』

『他們那裏用着多走路，只須鑽進一個大東西裏，說要上那里，那東西就拉他們去了。這也是老公公親眼見的。我真納悶，他們怎會想出許多

奇奇怪怪的好法子玩！」

這更妙得出奇了，連走路都不用脚！原來做了兩脚的妖怪還可以使喚別的東西。蛤蟆雖是水陸都住得，可是連一條小魚都支使不動，還說什麼大些的東西嗎？他愈聽愈加羨慕兩脚的妖怪了。

「老公公知道怎樣修練才會變成兩脚妖怪嗎？」他問。

「他大概不知道，可是他提過修練不是容易的事，第一得有好骨子，第二纔是修練法子，第三還得有耐性。他說他自己骨子不十分強，所以灰心了。」母親說着忽然得意起來，說，「寶貝，老公公說你的骨子頂好，他若有這樣骨子早就得道了。」

小蛤蟆聽到這裏喜歡得膨起小肚子一高一低的叫起來。

「寶貝的聲音多麼清呀，自然骨子是頂好的了！」母親說到兒子好

處，不覺高興得也一起一伏的跟着唱。

唱過了一會兒，覺得渴了，跳在近傍水坑喝水找尋零碎可口東西吃。母親想到窩裏幾個小的要找她，囑咐了兒子不要上遠處玩，便跳水裏去。

小坑裏碧綠的水映着天上雪白的一團雲彩，蹶在裏頭睡一個覺多麼洽意，坑的周圍滿了嫩軟的細草，醒來跳上去捉小蚱蜢吃夠多舒服。小蛤蟆一邊吃水裏蟲子一邊想不覺吃了許多，小肚子漲得浮水都覺得吃力，他一縱身跳到細草上，閉了眼俯伏着歇息。

剛閉上眼，就想到做兩脚妖怪多麼好，連走路都可以不用脚。自己怎樣纔能得道變成他們一樣，怎樣找到一個兩脚妖怪告訴這修練法子就好了。想到這事心裏不免卜卜的又急又喜的跳，正在這當兒，忽然遠遠的一隻蜜蜂嗡嗡的叫着飛過來。

『喂，蜂大哥，有什麼好消息嗎？』小蛤蟆聽蜜蜂叫喚得高興知道必有有趣的事發生了。

『有一件奇怪的新聞，』蜜蜂答。因蜂身上有刺，蛤蟆向來敬畏，他因此倒結了朋友。

小蛤蟆趕緊點頭招呼他下來，蜂便輕輕落在草上。

『這事說來實在奇怪！我們鄰居一羣蜜蜂幾天不是不見了嗎？我們都說一定給什麼東西吃了或是迷了路回不了家了，大家難過了好多時，後來頭兒就叫我們幾個分頭去尋找他們，去了許多地方好容易才找着他們，原來他們住在兩脚妖怪搭的窩兒裏，叫他們回家都不肯回了。他們還要把我留下，我却拚命的飛回來報信。』

『兩脚妖怪沒有吃他們，還給他們搭窩兒，他們住在他的窩裏還不肯

回家，真是奇怪！」小蛤蟆說。

「還有奇怪的呢。他們并不用兩腳妖怪管着，大家都勤快的做工，那頭兒還只央我給領一些同伴去那裏過活，我捨不得家，所以逃了。」蜜蜂說完便要飛走，小蛤蟆急止住他問：

「再歇一會兒，我要問你話呢。你見過那裏的兩腳妖怪沒有？他待你們怎樣？」

「望見了幾回，他像很和氣的，住在那裏的蜜蜂都說他很好，不但沒有欺負他們一回，還弄來許多鮮花讓他們採。」

小蛤蟆顫聲的把自己想見兩腳妖怪的心事說了，隨後又把媽媽告訴的話也略略的說了些。

蜜蜂十分羨慕他，也樂得成全他的大志，於是詳詳細細的告訴他怎

樣沿了面前的小河一直走，走到盡頭，跳上有一大堆到天黑開黃花的待月草，穿過草堆，有幾株大樹，上了樹就可以看見那和氣的兩脚妖怪。

小蛤蟆聽完歡喜得跳躍亂叫，一霎時便跳進小河去了。

鼓着一腔信心與希望，他在河裏游泳得很快，河裏新奇景致，引不了他流連，水上飛來竄去的虫魚，動不了他的食慾，偶爾渴了就喝幾口水，餓了也隨便抓着迎面來的小蛤蜊魚充餓，他一心想着快快到了河的盡頭。直游得四肢有些酸乏，可是見了河的盡頭，立刻不覺得疲勞了。

他連忙跳上堤子，果然就看見一大堆還沒有開的黃色待月花，迎着風一朵朵向他點頭，好像恭喜他。

小蛤蟆心下高興，跳得更加輕快了，穿過草堆，在不遠地方果見有兩三棵大樹。對着大樹，有一座四方的風吹都不動的大東西，上面有幾個大

窟窿露出光來，他想這個大約就是蜜蜂說的兩腳妖怪的窩兒了。

他跳到大樹根前，縱身跳上一棵斜斜的樹幹上，再慢慢的一小步一小步跳上去。跳了一會兒，忽然望見旁邊樹枝上有兩隻小麻雀蹲着，兩隻滾圓的小眼衝着他溜來轉去，似乎笑話他上得吃力。

小蛤蟆倒也不動氣，反而笑向麻雀說，『我倒可憐你，長了一身怪毛，一對怪翅膀，只好一輩子冒險住在樹上，刮一場大風，倒替你愁死！那像我可以有變成兩腳妖怪的體面呀。』

又爬了一會，他累了。平常都是跳着或泳着走的，誰耐煩慢慢的爬呢。不過這次不比平常，是抱着大心願來的！

小蛤蟆想到高興處，還振作精神往上爬，忽然幾個蒼蠅嚷嚷着飛過，他張嘴隨迎隨吞了，葉陰處有兩隻大蚊子趕來要咬他的樣子，他看好

了，不說不忙張嘴呼一口氣，蚊子都落在他的口裏。

到了一堆翠綠得同他皮子差不多顏色的葉子底，他仔細的四面一望，原來葉子當中藏了一個一個黃得同待月花一樣的圓球兒。從葉子的這一邊望出去是一片草地，上面有各種顏色的花朵，那一邊望出去，就是那座地方的，穩穩的大東西，他想那裏頭一定裝着他想見的兩脚妖怪吧。

『且別慌，先得想一想見了他的時候怎樣打招呼……』小蛤蟆強制住歡喜的心跳自語道，『一定得想好了再叫出來，叫錯了他怕要生氣的。』

『唔，唔，平常大家都喜歡誇獎自己個子大，力量大，比什麼都能幹，能治服一切東西……』他心口相商了一會兒，這樣說也許不致弄出什麼錯兒來，可是很後悔早先沒同媽媽商量商量，牠說出來的話多好聽呀。

『我說，比什麼都大的，都能幹的神通廣大的兩脚妖怪。』

他謹謹慎慎的在肚裏念一遍。忽然想起這兩脚的妖怪好像是個花號，說出來未免不大恭敬，想了多少個別的字眼都不大合適，末了忽然想到應當顯出親熱要好的意思，「我的好爺爺」是再好沒有的稱謂了。

又跳上一枝，就高了許多，距那座大東西更近了些，看得很清楚了。裏面果然裝着個披了一身白皮的兩脚妖怪。

他又驚又喜的往前望，不期驚喜過度身子反抖擻起來，方才預備的稱呼忘得乾乾淨淨，只呆呆的往前看。

窩裏的兩脚妖怪，支直了胸膛，挺了肚子，搖搖擺擺慢宕宕的走來走去自己玩，他上邊的爪子抓了一個圓圓的黃球兒，一會播弄着一會兒送到嘴裏咬。

小蛤蟆忽看到自己身旁就有那樣黃色的圓球兒，就伸頭過去咬一口，

沒想到這一口可把他害苦了。眼睛酸得只流水，大嘴裏好像被什麼戳穿了一樣，又麻痺又疼痛，張了不是，閉了也不適。

恐怕呻吟被對面聽見，祇好低低的叫苦。他奇怪爲何兩脚妖怪許多好東西不吃，却吃這樣難吃的，終於他忽然明白過來，自語道，『許是能吃這樣難吃東西纔成了那樣偉大能幹呢，老公公不是常常教我們不要搶好吃的自己吃嗎？』

想到回去後把這件事告訴媽媽，她得怎樣驚訝，將來弟弟妹妹嘴饞囉嗦媽媽時，自己就把這件事講給他們聽，這是親眼看見的呵。

那大妖怪忽然蹲在一件東西上，把兩條腿垂下來，似乎在歇息的樣子。小蛤蟆想這是一個向他打招呼的好機會了，於是他凝神閉氣的伸頭葉子上，很溫和的叫道。

「喂，你比什麼都偉大的，都能幹的神通廣大的，治服一切的好爺爺……」

連說兩遍那大妖怪並不動一動，大約是睡着了。小蛤蟆只好耐着煩等到他醒來再說，伏在樹上一會兒覺得肚子有些空空的样子，他衝着近旁的一羣蚊子呵了幾口氣，蚊子紛紛都落到他的大嘴裏去，又隨意吃了幾條爬在枝上的蝕葉蟲，因為方才受了兩脚妖怪的感化，遠些的枝上雖有幾隻鮮味的青蠅和兩三個脆皮的草蚤，他沒在意。

吃飽了仍然躡在枝上，涼風送過一陣陣水草的青翠香味，使他想起窩裏的快活，媽媽爸爸弟弟妹妹都團在一塊，這早晚也許正在分吃一隻異味的蝦或一條死魚，吃過後媽媽跟着爸爸一高一低的唱，孩子們繞着圈跳着玩耍。

他抬頭望着天上一片一片的像花那麼好看顏色的雲采正在那裏慢慢的飄來飄去。這像是在水坑面上見過一次的美景，媽媽最喜歡這些顏色了。可惜她不會來。若來了豈不要喜歡得像上回那樣大唱。想到了媽，他又想到回去告訴她怎樣怎樣來到這個地方，她聽了該當如何的驚奇，起先或是不相信，經詳細剖明了後，她要喜得撲着自己狂叫……怎樣向別的蛤蟆誇嘴，他們都來恭維要好等等他恨不得立刻就問了那兩腳妖怪，好趕緊回家去。

他又恭恭敬敬的照方才樣子說了一套招呼的話，對面還是一樣不作理會。這一次有些心急了，他跳到近一些的枝上，照樣說了兩遍，仍不見回話，他纔有些疑心，伸了頭仔細的望過去。

那大妖怪原來並沒睡着，眼睛大睜着不知在看一樣什麼東西，口裏哼唧唧的不知唱着什麼，兩條腿輕輕的搖幌着。他的頭上有幾個大蒼蠅繞

着亂飛，作出像圍了臭坑子尋蟲吃的討厭樣子，太腿上又有兩隻長腿細足的蚊子，將嘴裏的長針狠狠的戳進肥白的肉裏，活像叮一隻臭氣薰天斃死的耗子一樣的醜態。

小蛤蟆實在看不過眼，叫道：

『喂，不快呵口氣吞腿上那些鬼蚊子！頭上的蒼蠅，夠多可惡，雖然沒什麼味兒，吃了倒省得討厭。』

蚊子在大妖怪的腿上抽了許多血，腿肉上便有十幾處一塊一塊的發紅腫漲，蚊子還不知足，隨着又在別處肉上只管叮，比方才的樣子還來得狠毒醜惡，把小蛤蟆看得心中冒火，嚷道：

『這樣可惡的蚊子，不吃也該打死他們哪！』

大妖怪好像纔曉得，伸出他的大爪子亂抓亂搔自己的腿，肉上給蚊子

叮過的地方更加紅腫起來。一會兒他跳起來像生了氣，四圍找蚊子打，可是蚊子往天花板上一躲，他便找不着了，未了他東張西望了一會兒，奈何不得蚊子，只齧下拚命的搔自己的大腿，好像藉此出一出怨憤之氣。那些蚊子却舒舒服服的踞在天花板上得意洋洋的望着他。

『讓我來收拾這一羣鬼蚊子！』小蛤蟆義憤填胸的叫了一聲，縱身跳進那座大東西裏去。望了望祇有大妖怪距那些蚊子最近，他想祇須爬到他的肩上一呵幾口大氣，蚊子便可以都掉下來。他隨即縱身一跳。

不想大妖怪見他跳近身前，便一疊連聲的叫喊着只顧躲他，他的兩隻大腿顫動得可憐。小蛤蟆向前跳一步，他抖擻着不知往那面退一步好，只管無主的呀呀的啞着聲喊，那又獸又無用的神氣差些沒把小蛤蟆肚皮氣破。

『連我都怕得這樣？』小蛤蟆氣極了叫道，『原來白長這麼大個子，

笨得可憐呀！」他憤憤的說着一縱身便跳回樹枝上，偶爾回頭望了大妖怪一眼，却見他嘻嘻着嘴笑向樹看，好像得了救似的快意。

『我沒有那麼傻，還要做你這樣的笨東西！』小蛤蟆自語着很不屑的瞪了他一眼噓了一聲，溜下了樹，由待月草堆跳到小河裏，水面上風光，他也沒心理會，只要趕快游回家去見媽媽，出來了好半天，她一定找苦了吧。

游了一半的路，忽然前面來了一隻大蛤蟆，一看正是媽媽，他急叫道。

『媽，我去看了兩脚妖怪來了，他連蒼蠅蚊子都打不過。蚊子咬他，好像吃一隻死耗子那麼容易，誰說他神通廣大，原來祇是身個兒大，說嚇嚇那些沒見過事面的東西吧了。』他急急的說完又笑道，『最可笑的是

見了我都嚇得直躲。」

媽媽游到他跟前同他伏在水底歇息，聽了卻是一些不在意的樣子，緩緩答道：『寶貝，你那裏懂得這些道理。老公公會說過兩脚妖怪的最難學到的道行是寧可自己受些苦，叫別的東西快活快活，寶貝，我們既做不到就不要胡猜亂說，冤枉了人家。』

『你沒有看見他那蠢相呢，那裏是什麼道行！那怯樣簡直差些沒把我氣死！』小蛤蟆愈說愈急，講一字差不多要跳一下。

『算了，算了，用得着急成這樣？』母親倒笑了，催道：『你該餓了，這水裏沒什麼可口的東西，還是趕回家去吃飯吧。』

母親說完帶着兒子游水。小蛤蟆看見盪盪一片玫瑰紅光的水面上浮着媽媽碧綠色的圓圓凸起來的背脊，可愛極了。（一九二八年夏日於房州）

鳳

凰

吃過中飯，看着姊姊們挾了書包都走了，爹爹上了車，媽媽換了衣服也出了門，上房便靜悄悄不見個人影兒，祇有老黑貓團在軟椅上晒太陽歇晌覺打呼。

枝兒懶懶的踱到偏院，祇見張媽獨自坐在床上板起面孔在那裏縫衣服，那個愛說話的王媽却跟媽媽出了門了。無聊的挨着房門立了一會兒，張媽仍舊不作一聲，這時天井中忽有一隻黑鳥飛過，啞啞的叫了幾聲便停在大樹上。

「這黑的鳥叫什麼名字，張媽？」枝兒問。

「誰知道！左不過是老鴉喜鵲肥咧。」

「你來看看，張媽，它嘴裏還咬着一隻小蚱蜢。」

「沒工夫，你媽要我趕緊做衣服呢！」張媽連頭都不轉一轉，不耐煩

的答道。

樹上的黑鳥看了一會兒也就沒什麼可看了。枝兒踏進房內走了一圈，忽見桌上放着一個吃賸的飽子，使牠想起小黃兒來。

『我拿這個去餵小黃兒吧？』她帶笑央求着道。她曉得張媽是不歡喜狗的。

張媽這纔微微轉過臉來，瞧了一瞧那半個飽子，有氣無力的答道，『拿去。』

枝兒聽說立刻拿了飽子，跑出房門，高聲喊起『小黃兒，黃兒黃！』
『喂，我說，』張媽忽然有了氣力大聲說話了，『不要跑去門房，太有話不準跟當差的上街胡竄，知道吧？』

枝兒隔窗高聲答應了，回身便跳出偏院，口裏還喊着小黃兒。

近來在家裏除了抽屜內躺着扭歪了頸子的洋娃娃之外，小黃兒算是枝兒唯一的伙伴了，大人們誰也沒工夫睬她，三個阿姊上了學堂之後也就口聲聲笑話她小孩子不屑理她了。小黃兒原是人新送來的叭兒狗，它好像也明白只有枝兒肯同它玩，每次當牠喊着它的名子，不一會兒便見它縱着靈活的身子，搖着尾巴一步一跳的迎面跑來。枝兒照例把手裏的食物故意舉得高高的一直往前跑，哄小黃兒喘着氣跟着跳。她有時回身站住，讓小黃兒站起來作揖打躬，伸出爪子來求討，他們倆個這樣玩，每每從前院到後院，由後院轉出後花園，種種把戲玩過了，小黃兒目的物纔到了口，可是，它常常還跟着她後面走半天。

今天喊了好一會兒，前後院都走遍了，還不見小黃兒出來。跑進後園叫了一週，仍然不見，她已有些厭倦了，忽然花簷後有一隻小狗跑進來，

她就把飽子拋過去。

她順步走到花窰後，想看一看花匠在那裏做什麼，纔拐了灣，忽見那邊的小後門開了。這是誰開的呢？婉兒靜兒要求過幾次都沒開成功，今天却是誰那麼能幹居然開了這門。

真是不可多得的機會，枝兒想到就趕緊探頭小門外張一張，呵呀，門外實在熱鬧有趣呢！

路上着實有意思：看呵——吱嚙叫喚着推過的是水車，嗚啞嗚——嗚——吹着長喇叭擔着盒子過的是賣什麼的呢？那是花花綠綠的糖菓車子，那是一担青杏和糖漿。可是這邊來的老頭兒背着什麼來了呢？他手裏敲着一面小鑼，一羣孩子跟着那鑼，鑼，鑼的聲音走。

老頭兒走到一棵大樹下就放下背上插滿小玩藝兒的小櫃子，拿出小板

凳來坐好，手上的小鑼已經不敲了，可是此時孩子們愈聚愈多，團團的把他圍起來。

到底他們玩什麼呢？快去瞧一瞧呵！枝兒一縱身便跑過去往孩子們裏面鑽，好容易纔擠進去了。

原來老頭兒在那裏捏東西玩，這倒有玩頭。他的小櫃子上插着各樣的小玩藝兒，有花花綠綠穿着戲裝的花旦，武生，有碧翠的小西瓜，有帶着紅冠的大公鷄，有雪白的水鴨子，還有幾樣說不出名子來的好玩東西，真看不過來呵！這時老頭兒已經動手捏東西了。

孩子的眼都聚集在老頭兒手上一塊黃蜜色的麵。這做什麼呢？一撕作兩，一大一小，却又連在一起。

『嘻，嘻，要做什麼？』兩個穿花衣服的孩子睜大眼睛咧着嘴念道。

『猜猜看！』老頭兒拿袖子擦了擦他通紅的大鼻子，眼皮也不抬，仍舊做下去。

『有頭，有身子，有手，』不知誰高聲的念道，『有脚。鼻子眼睛呢？』

『有鼻子有眼，我曉得，這是個小娃娃吧！』一個很得意的聲音叫道。

『小娃娃的嘴撅得這樣高多難看，身上也不會長出毛來呀。』老頭兒忙忙用竹籤弄着一邊說。

『我知道，是個小毛猴兒！』一個孩子急喊道。

『做個「猴拉屎」吧？』不知那個搭這話。

『髒死了！』一個女孩子尖聲喊道。大家便很得意笑起來。

老頭兒總不作聲，又捏起一塊紅白色的麵，把猴兒的雙手拉起來捧着它。

『猴兒偷桃吃？』

『這是孫行者偷蟠桃，大鬧天宮。』老頭兒緩緩的說，拿彩筆着意的描。

『這個我要！』一個小姑娘高聲喊。

『我要！』一個男孩子伸手先去奪。

『八個銅子。』老頭兒說。錢交過來就交了貨。

那男孩子拿了猴兒，高高的舉着跳出人圈子回家去了。真可惜，大家還沒得工夫細細的看一看呢！孩子們都回過頭來狠狠的望着那跑走了的男孩，那先說了要的小姑娘這時差不多要哭出來，眼睛裏是水汪汪的。

「沒有黃麵了，捏個別的東西吧？」

「不，我要那個猴兒。」小姑娘快要流淚了，旁邊的孩子就代出主意道。

「捏個紅猴兒。」

「不是樣兒！只有「紅孩兒」，那有紅猴兒的。」老頭摸着鬍子沈吟說。

「我不要紅猴兒……」小姑娘顫聲叫。

「姑兒別急，有許多東西比猴兒好看的呢。你想想捏個什麼好，鳥兒狗兒貓兒我都能捏出來，不好看算我的。」

「還是鳥兒精緻些，」一個嬌嫩聲說。

「那末，捏個老鴿！」一個頑皮孩子笑嚷。

『老鴿漆黑的，難看死啦！我不要。我要捏個頂好看的鳥兒，身上長着各式各樣好看的毛的。』

『那末，捏一隻鳳凰，包管對你的心。』老頭兒說完就把面前幾個小抽屜都打開，他匆匆在這邊揪一塊紅的麵，那邊揪一塊綠的麵，還有藍的黑的白的一霎時都揪出來，一隻手飛來飛去不知弄了多少塊顏色麵了，湊到一齊又把它分開，只見用過竹篦子剔弄又用彩筆描畫，不多會兒，真的做出一個花花綠綠的拖着長尾巴的鳥兒來。

『不好看算我的！』老頭兒擲下點眼睛的黑筆，得意的歪頭看一看，又用銼子在鳥的頭上捏出一個鮮紅的冠子。

加上個冠子更出色了，若不是親眼看着他拿各樣顏色麵捏出來的，誰不相信這是天上打發下來的神鳥呢！孩子們正在咧開嘴欣賞着，那小姑娘

惟恐再失掉機會，趕緊把錢遞過去，把麵鳥奪過來。

『別跑呵，讓我們也看一看，沒人搶你的。』

小姑娘見旁邊許多孩子這樣喊，只好高高舉起來站住。

越細看越好看，滿身華麗的羽毛不說了，還有那長尾巴，像一把花摺扇一樣打開了，那小黃嘴，小紅冠兒，襯上漆黑的小眼睛，咳，真真可愛！

枝兒與大家正望着嘖嘖的讚賞，那老頭兒開口道，『誰還要做？』同時有三個聲音叫道：我要。枝兒也喊了。

『要三個嗎？好，我一齊做三個出來。』老頭兒說完把發光的小眼睛擦了擦。他的手像變戲法的樣子，一霎時紅的綠的黑的白的麵塊都捏到手裏，籤子銜子如飛的動作，誰的眼跟不上他的手那麼快呢？不一會兒，果

然捏出三隻一模一樣可愛的鳥兒。

『誰要？快來拿！』老頭兒微笑舉起來示意。

『我說要的！』兩個孩子歡叫着把錢數了交過去，就把麵鳥奪過來。
『這個我要的！』枝兒連忙擠向前面喘着氣伸出手來接。

『錢呢，小姑兒？八個子一隻。』老頭兒見她手裏沒錢就板起臉說。

枝兒這時才知口袋空空的拿不出錢來，臉上急得通紅，可是她說，

『媽出門了，等媽回來給錢。』

『家裏有老媽媽和當差的可以要錢的吧？』老頭說。

『媽說過不準跟他們要錢花。媽回來我一定跟媽要來給你。』枝兒顫聲的央求，眼看拿不出錢來，那個可愛的寶物就不能到手，她真急壞了。

老頭兒還沒有答話，祇緊緊捏着那麵鳥不放，這時站在枝兒背後穿黑

背心的男人已掏出錢來遞過去，說道，『小姑娘，我給你買了吧。』說着他把那麵烏放到枝兒手裏。

枝兒趕緊接着，也不知向那人說什麼好，說謝謝吧，那是陌生的人，怎好意思開口呢？她想着紅了臉低頭站住。

這時老頭兒已經把櫃子背起來，敲着小鑼去了。那羣孩子有散的，有跟着走的。

『你幾歲，叫什麼名字？』那人拉起枝兒的手笑和的一邊走一邊問。

『六歲，叫枝兒。』枝兒答，她不知不覺跟着這人走。

『家住在那裏是不是？那個小門是後園門吧，總不見開的。』那人回手指枝兒出來的後門道。

『對了，常常鎖起來的。今天恰巧開了，我打那裏跑出來玩，誰都不知道。』枝兒說到這裏自覺得得意，心想一會兒跑回家去告訴婉兒她們在這裏看到什麼，夠多有趣，這手裏的麵鳥也夠她們眼紅了吧！

他們領着手一邊走一邊說話，他很親熱的摸着她的辮子，誇美她的頭髮，又打聽她家裏有什麼人，爹爹做什麼事。

枝兒都據實告訴了，但提到爹爹做什麼事，她祇能說出他每天早起出門辦公事，中午回家吃飯，吃過飯連忙又得去，直等到姊姊們下了學纔又回家，大家都坐在一齊吃點心，有時媽還做咖啡或是蔻蔻茶。

說着不覺已經走出胡同口，另轉入一條小街。那人從口袋掏出一把花生仁笑迷迷的讓枝兒吃。

『媽不叫在外邊吃東西的。』

『吃幾個不要緊，媽又不在跟前。』

花生仁香味的引誘力到底比什麼都大，枝兒伸手接過來。

吃着噴香的花生，拿着頂愛的玩物，枝兒此時快活極了，已經看不見那小門，更想不起回家的事了。

『你有沒有好朋友？』那人問道。

『什麼是好朋友？』

『好朋友就是頂喜歡你，頂喜歡同你玩的人』。

『媽媽是我的好朋友。』

『媽媽是媽媽，不能算好朋友。她也沒有閒空陪你玩耍，你還有許多姊妹呢。』

『婉兒姊沒上學的時候，我們天天一起玩，上了學堂，她就不理我

了，她同靜姊姊常常藏在一起玩，我走去，她們就叫我走開。」

「你可憐得很，我做你的好朋友吧！我頂喜歡同你玩了。」

枝兒在家裏原是悶得慌，那裏有人同她說這種親熱話，她喜歡得不知怎樣好，祇覺得快活得快要流出淚來。

「你喜歡我做你的好朋友嗎？」那人見枝兒默默出神望着他，笑問道。

「你是我的好朋友！」枝兒還有些不好意思的答道。

「往後你就叫我好朋友吧。」那人很快活的笑著拍枝兒的背說。

說着說着，轉彎抹角的已經走出小街，那人問道，「你看見過真的這樣的鳳凰沒有？」

他見枝兒搖頭，接下說道，「我帶你看去，我家裏有一隻，可比這麵

捏的好看多了！」

「真的嗎？」枝兒驚喜的喊，「真的有多大？你帶我瞧瞧去。」

「哼，真的鳳凰比你還要高一點，那把尾巴張開了像一棵小樹一樣大，上邊的毛可比這假的美得多了。你看，我就帶你去，可是你得乖乖的跟我走路，不要一會兒又吵着要回家。聽明白沒有？」那好朋友滿面帶笑又說，「因為你是我的好朋友，我纔帶你看呢，別的小孩央求我多少回，我都沒答應。」

「我是家裏頂乖頂聽話的，那個姊姊比不上我，張媽媽常常說。好朋友，你帶我上你家去。」枝兒央求道。

好朋友滿口答應了。又轉了一個灣便是大街，這路上的是許許多多新奇東西，真叫人忙不過來看！叮叮噹噹走過去是洒水的大車，嚙，嚙……

飛似的穿過去的汽車，那一長隊穿着黃褲褂，帽上掛一大球繮子，吹着喇叭打着鼓走過的是什麼人呢？這邊那邊窗戶內擺着奇奇怪怪許多物件都是什麼用的呢？那些人們都是忙忙碌碌的走路，毫不要看，也真奇怪呵！

最使枝兒快活的是好朋友真好，他凡問必答，他是什麼都懂得，永遠沒說過一句『誰知道！』或是『打破沙鍋問到底！』

說着話不一會兒已走完一條大街，走進一個大門洞，車馬行人來來往往的很多，據說這是城門洞，晚上等城裏的人都睡了覺就把它關起來。

城門洞外面有一條嘩嘩流着水的河，這一邊有幾隻大船停着，那邊有幾個小船撐來撐去，那些船祇有洗面盆那樣大小，可惜看不清楚那撐船的是多大的人兒，也許都是小娃娃吧。

『小娃娃那能撐得動船呢！船走遠了就顯得小了。』好朋友給她解說道。

河上有條長橋，上邊走來七八個毛茸茸黃色的像馬比馬大腰背駝腫的東西，後面有兩個滿面灰黑，穿得破爛像要飯樣子的人趕着走。呵呀，走近前去，真嚇死人呢，那東西比馬難看得多，那長長的毛腿，提起來踢一下。可了不得！

怕，怕，枝兒心跳得狠，拚命的緊握住好朋友的手，往橋的一旁躲。好朋友一手扶着她的肩，一手遮着她的眼，囑咐她不要怕，這是駱駝，有好朋友在身邊，什麼東西都不用怕，他敢打駱駝，若是它咬人。

提心吊胆連眼都不敢睜的走過了橋，耳邊聽不見那怪東西走路的聲音了，枝兒這時倒覺得有些可惜，方才怎不看一看那怪東西眼裏冒不冒火，鼻孔噴不噴煙呢！也許這就是故事裏說的怪動物，小王子騎了去尋寶物的。

她對好朋友講了那故事，好朋友答應了將來也弄一隻給她騎，尋到寶物回來，她就變成故事裏的小公主了。

面前是條大路，兩傍都是高大的樹，樹蔭底下走着，微風陣陣吹來，舒服極了。樹上吱吱喳喳緩緩的飛來飛去的是什麼鳥呢，叫得這樣好聽也沒人要捉它們。

『你不累吧？快到了。』好朋友望着她問。

『不』，枝兒搖搖頭接下說，『唱得很好聽的這都是些什麼鳥呢，也沒有人看着。』

『這樣鳥多着呢，誰都不要。我家裏要多少有多少。』

『你那隻鳳凰會唱嗎？』

『會！什麼都會唱，有時高興還飛起來繞着我唱呢。它滿身的毛比緞

子都鮮亮，飛起來別提多好看！」

這更有趣了。她腦中立刻浮出一幅好朋友立在中間，一隻彩鳥繞着他飛唱的圖畫。

「你的鳳凰誰給你的？」她想這大約是神仙給的了。

「我自己到山裏捉來的，什麼時候我帶你去捉一隻。他們大人都怕同小孩子出去玩，嫌小孩子麻煩，我倒不是，若是小孩乖，聽我話，我頂喜歡帶着去玩的。」

他這一片話直灌入枝兒小心竅裏，他實實在在太好了，能幹，和氣愛小孩，要求什麼都捨得給，除了在故事裏說的仙人外，簡直沒有看見這樣的人，也許他就是仙人吧。想到這裏她覺得既不敢問一問，連頭都不敢抬起看他了。

一大半是喜歡過度，小半是害怕，她覺得自己身子有些輕輕的要飄起來，眼裏看東西都不大清楚了。這樹林子，這草地野花，那遠遠的茅屋河橋看來都有些像童話上的彩色插圖，有幾幅畫是小王子遇着仙人的，眼前光景真有些像，可是她不能往下想了。

正在迷糊的走着，忽然好朋友一撒手往一邊飛跑了去，後面有很熱的聲音喊着趕過來。

『可找着了！快同我們回去。』

枝兒朦朧的聽見這話，正在猶疑，只見王升已經一把抱起她。

『可好了！快跟我們回去，太太不依我們呢！』花匠滿頭是汗喘着氣喊。

枝兒仍舊不作聲出神的望着他們，他們倆大聲的拉着她的耳朵問道，

『認識我們嗎？小姑兒，小姑兒！』

他們倆發了狂似的怪喊，王升便抱她上了坐來的洋車。花匠也上了自行車，枝兒這時好像睡醒過來似的，看清楚眼前確是換了人，是王升和花匠，好朋友不見了。

『好朋友呢？』枝兒急問。

『回家去，什麼好朋友！』王升聽明白她的話，却這樣大聲嚷着答。

『我不回家，我要去……』枝兒帶着哭聲要求，她拚命的掙扎，想從王升身上跳下來。

『哼，便宜那小子了！她還沒醒過來，怎好呢！小姑兒，別怕，別怕，我們回去……』王升一路仍舊高聲怪嚷，時時還使勁揪她的耳朵叫她名子，問他認識不認識他，由他噴出來旱煙的臭味，薰得人作嘔，真討厭

極了！

第
第

一個下午弟弟獨自蹲在飯廳的一張椅子前頭數紙煙筒裏裝的小人畫，水滸傳裏的一百另八個像，還差好多張，連武松，魯智深的都還沒有，那能比得上王家哥哥存的那一盒子全括？

『來一張武松打虎，再來一張魯智深大鬧山亭，』他把一張張的小人紙擺開，口裏喊着沒有的名子。

『你的水滸很熟呵！』忽然門推開，林先生進來滿面帶笑道。『騰你一個人看家嗎？』

『都出去了，林先生。……還短一個黑旋風李逵，一個一丈青三娘教子。』弟弟受了稱讚，更想賣弄一下，聲音提高了些。

『這個可錯了，一丈青扈三娘可不是三娘教子的三娘，』林先生挨在椅子上，一邊看着小人畫說。

『怎樣不是那扈三娘？』弟弟有些不服氣。

『一丈青的三娘是會打仗的，三娘教子的三娘是文的，她不是教她兒子念書嗎？』

弟弟想到大前天白叔叔帶他看的三娘教子，臉有些不好意思了。他把檢起椅子上的小人畫，一張一張擲進一個盛餅干用的鐵罐子裏，口裏唧唧着，

『白叔叔答應給我送小人畫來也沒來，媽媽說叫三舅舅替我留起小人畫也給忘啦！』

『好弟弟，明天我同你上書鋪買一套帶畫的水滸傳去吧。』林先生笑着望着弟弟撇起的嘴，那尖尖的可愛的紅潤小嘴唇很像他的二姊。

『我二姊那天教我看她的水滸，那上邊的小人沒有顏色的。』他忽然

想起問道：「我不曉得還差多少張，你替我看看。昨天大姊說差幾張讓他們的小叔叔分一些給我。」

「我也不大記得清楚，找你姊姊那套冰澗來，我教你對對看就知道還差多少了。」

「姊姊書房的書多着呢，你同我去找吧。」他站起來往東邊屋跑去。林先生在後邊跟着。

他們在四個書架子都找過了，找不到冰澗。弟弟正在着急，林先生忽然同他說，

「想起來了，我有個朋友在南洋烟公司辦事，明天我找他替你要一張全套冰澗的小人畫不好嗎？」

「你得要全一百另八個像的，可別少了一個啊！要了來我掛在床

上。』弟弟高興得緊拉着林先生的手，那雙帶着可愛長睫毛的大眼發光的向着林先生。

林生先在注意看着牆上的相片，媽媽同大姊小時照的，爸爸穿着禮服站在中間。弟弟的五張小的貼在一個鏡框裏，很好看的擺着。弟弟在旁邊很有趣味的指着像片給林先生講說。

『姊姊抽屜裏還有你的像片。你那張照得不好，臉上很黑的。』弟弟忽然想起來說。

『你看錯了，不是我的像片吧？』林先生很喜歡可又不信的樣子。

『是你的，那天我看見姊姊從那本報上剪下來的。不信我找給你看。』他說着就去拉開姊姊書桌底下一個抽屜。翻出一大搭從報上剪下來的字紙堆在桌上，末了找出一塊有花的硬紙片，笑讓林先生瞧。

『是我嗎？』林先生趕緊跑過來拿過相片來看。

『這個臉照得太黑，不像你。我喜歡這塊紙，這些花多好看，都是姊畫的。那天我問她要，他不給我。貼上這一張像片，多難看呵！』

弟弟見林先生不作聲的笑着出神看像片，他知道他也喜歡那塊花紙。

『這張紙多好看，可是你別拿走呀。』他見林先生拿着不放下來，不免有點害怕，說着他就奪過來仍舊放在抽屜裏邊。

『你看這堆紙都有你的林字，這是姊姊天天從報上剪下來的，不知她留着做什麼。給她放好了吧，你別看了，這上頭沒有畫的。』他從林先生手裏奪過那一搭的字紙放在抽屜裏，拉着他出了書房，嘴裏說着，『咱們出去吧，媽媽不讓我在這書房裏玩的。』

『姊姊同媽媽一道回來嗎？』林先生同弟弟坐在飯廳的大椅子上。

『她們說得五點鐘纔回來，你等等她們吧。爸爸可是要到黑了才回來呢。』弟弟張着自己的小手戴着林先生的手套弄着玩。

『好，你同我談談天等她們回來。』林先生畫着火點上一根烟，一隻手輕輕的撫着弟弟的頭，又說『你姊姊天天晚上做什麼？你一定聽她講不少笑話了吧？』

『從前吃過晚飯我就拉她說笑話，這些日子，她懶得講，晚上常坐在屋裏看報，有時拿着報紙剪着玩。剛才抽屜裏那些都是她剪出來的。』他閉着小眼望着烟捲冒出的烟。忽然又記起小人畫，他的小身子挨倒在林先生臂上，笑着叮囑。

『明天你可別忘了去給我要小人兒的畫呵。』

『一定不忘記，若是要着，我立刻拿來送給你。』他撲抱着他。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林先生。』他想到修身那一課『友愛』。一個人待那個人好就是一個好朋友，上禮拜張先生講的。

『你也是我的好朋友！』他笑着問，『你明天讓你姊姊給我一張方才看的那樣的畫片行不行？』

『那張可不能給你，她看都不許人看的。我央給她畫一張新的給你吧。』

『你姊姊不許人看，你怎知道有我的像片呢？』他伸伸腰半騎式的挨着大椅。

『昨天晚上我走進去叫她替我在紅模紙上畫圈兒，那個抽屜正開着，我看見了。平常她不許我翻抽屜的，今天我們偷着開她的抽屜，你可別告訴一個人呵，好朋友！啊，姊姊曉得要生氣的。』

『告訴她們我看見那照片不要緊吧？』

『可別——昨天晚上姊姊看見我看那抽屜，她立刻就關上，告訴我以後不許偷看人家的抽屜。』他說着有些怕起來，『你答應了不要告訴人說我開姊姊的抽屜呵？』

『不要緊的。』林先生好像很平常的答。

『不，你起一個誓，你要說了你是什麼呢？』他接着道。

『說了就不是好朋友。』林先生笑應着甩了手上那枝烟頭。

弟弟纔很高興的哼哼着學堂的唱歌。老楊忽從廚房喊着，『張媽，太太小姐不回家吃飯了。』

張媽走進飯廳來笑道：

『原來小少爺在這裏同林先生談天呢，我還老等他去洗澡。林先生來

了我們都不曉得，茶還沒有倒吧？」她轉身要去倒茶。林先生掏出錢來，連忙止着道：

「別倒茶吧，時候不早了，我這就得走。」他說着就站起來穿大氅，拉着弟弟的手說，

「再見好朋友。回來替我問爸爸媽媽好。明天我再來。」弟弟也站起來。張媽分咐，

「小少爺，送林先生出去。」

弟弟送客出了院子，他很懇切的又叮囑一次：

「你明天一定拿小人兒畫來呵！」

「好，明天禮拜六姊姊不上學吧？」林先生忽然問。

「她禮拜六沒有課。你來可不要告訴她我開她的抽屜。」

衝在他們身上，兩個人捉一個，頃刻間第一個用皮帶套在他頸項上，第二個解除他的武裝，西班牙兵突被襲擊，一個一個喉頭被勒住死力掙扎，一場無聲的惡鬥帶着些被扼塞着的苦喊，黨人們由暗處出來去幫助冰島兵，他們把西班牙兵都勒死之後就把他們丟在窟窿裏去。有的爬在外壕上把在斜坡上的雪滾下來，有的敏捷地把窟窿填好并且用腳去踐踏，其餘兩個兵士則收拾遺留下來的兵器。

李索耳 這個事情完了。

（叫化子兵走開之後由填滿的窟窿看起來沒有一個被掩埋的西班牙兵的痕跡了。）
威廉親王 （到小路上去） 半夜裏再會，諸位！努力吧！……

李索耳 快一點，親王！……這裏又有巡邏兵來了！……我們快走吧！

威廉親王 祖國萬歲！

衆人 祖國萬歲！

（威廉同他的軍官們急劇地由小路走了。李索耳同他的朋友們一塊兒擠在牆後，巡邏兵於是

在右邊出現，在月亮下穿過，安靜地在埋藏他們的同伴的雪上走過去，並再到小路上去，當他們到外壕上的時候，李察耳同他的黨人們從掩蔽處謹慎地出來，——曲背監視遠離的兵士，——而城裏的鐘響着。

約納（在外壕上）我的號兵不在那裏呵！

（他們在塔後消滅。）

——第二幕完——

第三幕

第四景

阿爾伯公爵辦公室。室內高大，頂作弓形，陳設豐富，但光線黑暗。——右邊，前方有一門。——前邊同一方向，沙發椅一。深一點在佛拉孟式的壁爐上面掛着西班牙王非力伯第二的像。室的形式是由台面延長而狹小的，右邊有側門一，深處有窗一，看得見城裏的房屋。——再出來一點，左邊有一扇大門。兩張棹子上面全鋪着奧大利花紋的絨氈：一隻在前方左邊，一隻在右邊側面安置在壁爐之旁。——阿爾伯公爵，坐在火爐旁邊一隻大沙發椅上，而全身都是由爐裏的火餞照着，反照着，肘靠在棹上，注視着爐火。華耳喀和得爾流，坐在左邊棹旁在檢查信件。深處，查爾老闊，城裏的劍子手。鉄木易坐在獨腳的圓棹之旁在一隻插着兩支燭的銀燭台的燭光下看書。——室內是用奧大利軍器做的火把插上大的黃色臘燭亮着。——公爵所靠的棹的左邊有一隻沒有

靠背的椅子。

第一場

人物：阿爾伯公爵 華爾喀 得爾流 查爾 欽木易

欽木易。（手拿着書本站起來，走到左邊來。）這房裏的陳設優美使人覺得愉快！（向華

耳喀低聲）諸位，請問一聲！

華耳喀 侯爵。

欽木易 公爵每天晚上都是這麼滑稽的脾氣嗎？

得爾流（低聲）不是的，侯爵，這是拉法爾小姐的健康使他憂慮到這種地步的。

華耳喀 拉法爾小姐方才在晚飯的時候咳嗽，咳得很厲害，飯沒有吃完就走開了；他的醫生阿爾培第爾剛才跟公爵會談過，我想病勢是很嚴重的。

* 得爾流 華耳喀 欽木易 阿爾伯

鐵木易 可憐的孩子！……

得爾流 現在當說到送小姐回到西班牙去的問題。阿爾培第主張法郎德耳惡劣的氣候可以使她死的，她應該在青天之下跟溫和而清香的安達路西（Andalousie）的氣候裏生活；在這個潮濕的地方，她恐怕活不到四月裏第一次有太陽的天啦。

華耳喀 這種離別是使公爵非常傷心的，因為他愛他那個孩子比世界上任何東西都愛得厲害！

得爾流 這個戰區裏的城市也不是一個女孩子居住的地方。

（一位書記官輕步進來而低聲向得爾流和華耳喀說話，而鐵木易則到右邊的沙發椅上坐着，繼續看書。）

得爾流 （慢慢站起來，走過全場到公爵那邊去對他輕輕地說。）公爵，西班牙的信差到了。阿爾伯 呵！國王的消息到了！叫他進來。（信差像書記官一樣輕輕地進來，鞠躬到九十度，行了禮然後從小皮包裏取出信件把牠放在棹上的銀盤裏面去。）伯爵，你來得很快！

信差 老爺，這落雪天氣，只走了十五天……而且還得避免霸佔鄉間的游擊隊。

阿爾伯 去休息休息……你明天才動身回去吧！信差同書記官一齊出去，阿爾伯把書信

拆開。華耳喀，國王陛下有一封親筆信給你。

華耳喀 （到公爵那邊去恭敬地接着信） 國王對我太好了。

阿爾伯 得爾流，也有一封信給你。

得爾流 （同樣地接信，懺悔地吻信上的印。） 天主保佑國王！

（華耳喀到棹上去拿剪刀把印下的絲帶剪去後，他到台前去看信，而得爾流則到深處放着獨脚的圓桌那邊用華耳喀同樣的手續去拆封。）

華耳喀 （低聲地讀着）「華耳喀先生，你的報告於我極為可貴；以後你須繼續把你所

知一切關於公爵的行動隨時秘密報告，讀過以後小心把這封信燒了！天主保佑你！

……非力伯……我對得爾流不大信任，你應該監視他……」（他看着走到左

邊，再回轉來繞着棹子到原位去。）

得爾流 (到台之中央,在讀着)「得爾流先生,謝謝你的報告。以後你須繼續把你所知

一切關於公爵的行動隨時報告,讀過以後把這封信燒了!天主保佑你……非力伯。

——我對華耳喀非常不信任,你應注意他!……」(和華耳喀一樣地回到原位去)

華耳喀 (在坐下之前先向得爾流行禮) 恭喜,恭喜!

得爾流 (一樣) 恭喜,恭喜!

阿爾伯 諸位,這裏國王附着寫給大家的信:「……我的兒子卡羅斯先生在聖誕節的

夜裏忽然死了!」

華耳喀 太子嗎?……

阿爾伯 (繼續)「……我忘記把這個消息寫信通知你們了。」

鐵木易 (另外,仍舊是看書) 已經三個月了……好爸爸!

阿爾伯 (繼續)「……這個可憐的孩子使我受……

該爲他的死而憂愁或者應該喜歡呵!……

苦，大家帶起孝來吧！

得爾流 公爵，這是一定的！（他和華耳略一齊坐下）

鐵木易 （另外，自己對自己說。）高興得很。

阿爾伯 呵！侯爵，您仍舊在那裏嗎？

鐵木易 承蒙公爵把宮殿來做我的牢獄，在公爵還沒有把我辭退的時候，

等候着，我讀查爾甘王的征伐史來尋尋開心。

阿爾伯 （譏笑地）他是一個偉大的君主，侯爵，您們法國人都知道他的……

鐵木易 尤其是他是一個食量很大的人，公爵，我榮耀得很，我在聖野斯修道院跟他吃過飯，他在我面前狼吞虎嚥，所吃下去的東西我看見了到現在還是害怕。哎喲……

他的胃口真好呵！

阿爾伯 他肚子的容量實在是沒有人敵得過他的……

鐵木易 真是皇帝的肚量……

阿爾伯 偉大的國王們，不論什麼都是偉大的。

鐵木易 呵！非力伯王沒有像他的父親那樣大的容量……

阿爾伯 （咬着嘴唇） 侯爵，您的贖金，我們定下多少錢啦？

鐵木易 公爵，十萬個法國金幣！

阿爾伯 這真是太便宜了！……法國人，這麼有見識，應該把他們加倍定價！

鐵木易 （鎮靜） 哦！論到見識，公爵，我當很願意付給您三十萬金幣，您們西班牙人得

到了這些金幣不見得會更有錢呵！

阿爾伯 （兇暴地） 查爾老閻！

（大眾動容，劍子手前進一步，得爾流和華耳喀拾起頭來，鐵木易安閒地看着阿爾伯公爵，他故作鎮靜。）

阿爾伯 （對劍子手） 方才你對我說了什麼話？

查爾 讓我稟明，我的助手們工作太多，忙不過來，他們要求雙薪。

阿爾伯 好！還有什麼事？

查爾 還有我們行刑的繩子不夠用……

阿爾伯 華耳喀，傳令給藍賈，叫他在他隊裏選出二十名兵士，連夜趕緊編結藤繩……

還有什麼事？

查爾 還有，公爵，這些人吊死之後，我們不再曉得把他們埋在什麼地方去好……

阿爾伯 我命令過在每個城門外的護城壕冰裏挖一個大洞……

華耳喀 在安德勒克同魯文兩城門外的洞都挖好了。

阿爾伯 查爾老閻，你聽見了嗎？

查爾 是的，老爺。

阿爾伯 還有什麼？

查爾 沒有什麼了。（公爵搖鈴）除非老爺今天晚上有事情給我再做。

阿爾伯 也許有的；等一等！（他站起來，僕人從右邊出來。）多明哥，去看一看拉法爾小姐

睡了沒有，（多明哥由來的地方出去）得爾流，今天晚上城裏怎麼樣？

（得爾流和華耳喀看見他站着也站起來，他叫他們坐下。）

得爾流 公爵，很好……這是一個令人愉快的春節日子……有興致，有熱鬧而且很有

秩序……這是很滿意的。

阿爾伯 （來到棹前） 剛才三鐘鐘完了之後，我會出去看見街道上都是冷冷淡淡，陰

陰森森的氣象。

得爾流 公爵知道佛拉孟人是沒有開豁的胸襟的，不像我們西班牙人那樣活潑，高興，

吵鬧……不是的，佛拉孟人的快樂是擺在心裏……表面上一點也看不出來的！

阿爾伯 我在街上沒有碰見一個帶假面具去玩的人。（他走到後面窗口去。）

鐵木易 呵！可是我跟這些先生們剛才一道來的時候，路上倒看見了一個人跟吹號兵

手挽手走着。呵，快活的人……他們真開心……

阿爾伯 （開窗） 你們看這座死城，沒有一盞燈，廣場上也沒有一個人的聲音！

華耳喀 這就可以知道城裏是安靜的……

阿爾伯 太安靜了！我不愛死氣沉沉的都會！——爲什麼那邊那間酒店不像平常一樣

地開着呢……

得爾流 公爵，酒店嗎……那是因爲我們不滿意那些酒店的主人們呀。

華耳喀 賣麪包的人我們也不滿意他們。

阿爾伯 這是怎麼說呢……

華耳喀 應該好好地告訴您：今天早晨還有十八家最大的酒店主人，麵包店和肉店的

老闆們拒絕開市和擺攤子……

阿爾伯 十八個最大的商家嗎？

華耳喀 不會更少的……

阿爾伯 你們沒有強迫這些敗類來盡他們的本分。

得爾流 對不住，公爵……我們跟他們到中午就得改變態度：他們既然執迷不悟，我們

就把他們關在修道院裏頭去了。

鐵木易 這樣不見得會使他們的商業更發達吧！

阿爾伯 哎呀！……商家也反抗起來了！

華耳喀 從您命令開始徵收雜糧，商品和傢具等的百分之十的附加稅的時候起他們就開始反抗了。

得爾流 這是商界的吶喊！

華耳喀 這是他們的憤怒！

阿爾伯 實在的情形怎麼樣？

得爾流 這些做生意的人對於他們物質的利益是非常關心的！

阿爾伯 查爾老闆，你就去預備十八條新的繩子，我要明天清早把這十八個混蛋的東西個個在他們舖子門前的招牌架上吊着，讓他們擺動！……你聽明白！……現在可

以去了！……那就是你今夜應該做的工作……

銖木易 (自己對自己說) 這還不是打擊商業的勾當!

阿爾伯 (對再出场的多明哥) 那末, 怎麼了?

多明哥 拉法爾謝謝公爵, 她要在睡着之前來和公爵說晚安。……

阿爾伯 好孩子, 好吧!——諸位, 荷蘭的消息怎麼樣? 兩三句就得了。

得爾流 (信件在手) 一切都好, 公爵! 阿姆斯特丹很安靜! 平原的地方都被水淹沒了,

……可是這和我們沒有什麼關係。

阿爾伯 威廉親王呢?

得爾流 據間諜的報告, 本月十五日, 他在雷德城附近。

阿爾伯 那好極了! (他到右邊去)

華耳喀 (看他的報告) 不, 對不起, 他在蒙斯城附近呵!

(公爵止而不前)

得爾流 (把報告給他看) 不, 在雷德城。

華耳喀 (起立) 在蒙斯城這裏是我的報告!

得爾流 (也起來) 這裏是我的報告。

阿爾伯 (怒容) 喂!我們的間諜都是奸賊!……這豈不是同我開玩笑嗎?

華耳喀 (把他的信拿出來看) 那騷伯爵……

阿爾伯 (猛烈地把信奪過來弄成紙團丟在遠處去) 那騷伯爵我不憂慮他呀!……我一口就可以把他吞下去!……諸位,一點鐘內你們要把威廉親王所在的地方找出來!

……我所怕的是他,單單是他一個!

第二場

人物依舊: 加上諾亞甘姆

諾亞甘姆 (他在阿爾伯公爵說最後一句話的時候進來) 那末,公爵放心吧!……威廉親

王沒有什麼再可怕的了!……

阿爾伯 怎麼呢？

諾亞甘姆 新鮮而靠得住的消息。前禮拜天他再越過來茵河到史特拉斯堡城去，只剩下三百人……他所有的隊伍因為沒有發餉，叛變的叛變，逃亡的逃亡，已潰不成軍了。

阿爾伯 這種消息是從那裏得來的？

諾亞甘姆 這是從法國大使那裏得來的，他並且祝您晚安。

阿爾伯 好極了！天主保佑！那才是好消息……這使我心神安靜得多了！——諸位，你們

把公文拿來給我簽字！（華耳喀把椅子推前俾公爵坐下簽字）今天晚上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嗎？

諾亞甘姆 絕對沒有，公爵……全城都安眠了……

阿爾伯 （站起來）好吧，諸位，我的確相信我們也可以照樣做！把這些文件收拾好了，我們去睡覺去。（對欽木易）侯爵，您睡覺的房間在我的旁邊……而且……

第三場

人物依舊： 加上拉法爾 女修士和女侍者

阿爾伯 （走過來親切地而把她扭在懷裏） 呵！寶貝！那末好一點了嗎？……

拉法爾 （由她的兩個女侍者支持着） 好一點兒了。

阿爾伯 （對婦人們說） 把沙發椅子搬過來！…… 這可怕的咳嗽怎麼樣了？……

拉法爾 （當鐵木易走到婦人們之前幫她們把沙發移過來的時候） 沒有那麼厲害了……

（她咳嗽）

阿爾伯 坐下吧！……（他扶她坐在沙發椅上） 那些厲害的痛苦又怎麼了？

拉法爾 （苦笑） 仍舊是痛的。

阿爾伯 可是，阿爾培醫生允許我說要使你睡覺的。

拉法爾 哦！我會睡得着的……

阿爾伯 諾亞甘姆，把窗關了！……有一股冷氣進來。

（他走到諾亞甘姆所關上的窗前，在這個時候鐵木易拿了一個墊子放在拉法爾小姐脚下。）

拉法爾 謝謝您，先生。

阿爾伯 （走回來） 謝謝您，侯爵！……（他牽他女孩的手） 還有熱度！……並且手這

樣熱！……

（藍貢用脚尖輕步進來和諾亞甘姆說話。）

拉法爾 剛才我難過得很！——可是現在我的確好些了！

阿爾伯 （親愛地吻她的手） 呵，我的好而美的孩子！……親愛的！……

諾亞甘姆 （膽小地） 公爵！……

阿爾伯 做什麼有什麼事情？——我用不着你了，去吧！

諾亞甘姆 對不住，公爵；可是，這是一件夠嚴重的事情！……

阿爾伯 （不能忍耐的樣子） 常常是這樣，永遠沒有時間也沒有權利來做父親！……喂，

什麼事？

諾亞甘姆 是一個民團的團長……

阿爾伯 現在還有什麼民團！

諾亞甘姆 正是這樣，公爵……這位少年指揮着城裏一連的長槍隊，而且我們剛才曾給他一道命令，沒有得到公爵的同意是不能做的……

阿爾伯 那末，叫他進來，爲着天主我們做完算了。

第四場

人物依舊： 加上加耳洛

（得爾流，華耳喀，加耳洛，阿爾伯，拉法爾，藍貢在門旁。諾亞甘姆在公爵的棹子旁邊。鐵木易在壁爐前。女修士和女侍者在門前。）

藍貢 進來，團長。

拉法爾 (自言自語) 他!

阿爾伯 (高傲地) 先生,我先告訴你,你帶着劍來見我,我覺得你的膽子不小!

加耳洛 我是民團長呀!

阿爾伯 (一樣地) 你再不是民團長了!……因為民團已經解散了。——把劍解下來,先生。

(加耳洛不作聲,即把劍給諾亞甘姆,他又把劍給藍貢,他接了把牠放在左邊棹上。)

拉法爾 (牽着公爵的手對他說) 父親,請你不要發怒;我聽見你這樣說心裏難過。

阿爾伯 是的,孩子,是的。……(對加耳洛更溫和) 先生,你要求什麼?

加耳洛 公爵,今天下午憲兵司令命令我:在今夜把市政府駐的那一連我所統率的人

所有的槍枝收拾起來,不然的話就要把我處死。……

(拉法爾有動作,仍拉着他父親的手,戰慄着。)

阿爾伯 那末,要怎麼樣呢?

加耳洛 那末，公爵，我是準備服從命令，不過要人家給我方便才好。那些街道上攔阻到
大市場的去路的鐵鍊如不除去，那要我搬運八百副鐵甲，長槍，面具是絕對不可能
的……

阿爾伯 不見得吧！

拉法爾 父親，他說話的話是很對的……

阿爾伯 不要多說，孩子！（對加耳洛）你要求什麼？

加耳洛 公爵，我要求你今夜把市政府周圍各街道上所有的鐵鍊都撤除了。

阿爾伯 如果我拒絕你又怎麼呢？

加耳洛 那末，公爵就不必再要我的軍械了。請您立即把我的頭顱拿去！倒更爽快些！

拉法爾 （對他的父親） 父親，他說得是。

阿爾伯 諾亞甘姆，你對人家向我所要求的覺得有什麼困難沒有？

諾亞甘姆 公爵，只有一夜，沒有什麼困難。

阿爾伯 那末，好吧，你們出去吧！

（加耳洛行禮而要出去。）

拉法爾 （急劇地，低聲。）父親，還沒有完……

阿爾伯 （高聲）等一等！（對拉法爾）還有什麼……

拉法爾 請你把劍交還給他：軍人被解除武裝比什麼都更可恥的。

阿爾伯 小瘋女，一個做民團的軍人那裏會用劍！

拉法爾 呵！會用的！

阿爾伯 你怎麼會曉得？

拉法爾 我看見他用過的。

阿爾伯 在什麼地方看見呢？

拉法爾 父親，你知道我那一天到格羅冷打爾修道院去的時候……有人侮辱了我，把

石子擲在我身上嗎？

阿爾伯 是的，強盜！

拉法爾 保護我得很周到的就是他……

阿爾伯 是他嗎？

拉法爾 是他！

阿爾伯 你爲什麼不早說！……好極了！（高聲而殷懃）團長，請你近前來。（加耳洛又

回來）據我所知道你對這裏一位小姐有些恩惠。

加耳洛 公爵，我所做的事也不過盡我的義務吧了，就是凡看見婦女被侮辱都應該出

來保護的。

拉法爾 我呢，加耳洛先生，我盡我女子的義務，就是有恩不可忘記的。

阿爾伯 加耳洛！……可是我知道那個名字……團長，你不是也在格拉夫林城嗎？

加耳洛 是的，公爵，而且在聖剛日拿着愛蒙伯爵的旗哩。

阿爾伯 究竟……好吧！……加耳洛先生，我不把一個這樣會用劍的人的劍扣留起來

的!你可以拿回去。

拉法爾 (緊握他父親的手歡喜地) 那是很好的!

加耳洛 對不住,公爵,用什麼名義來拿回這把劍?

阿爾伯 用我的衛隊中隊長的名義,諾亞甘姆明天就把委任狀送給你。

拉法爾 (歡喜地) 呵!好極了,好極了!

阿爾伯 (向她的女兒) 你喜歡嗎?

拉法爾 呵!是的。

加耳洛 公爵,我不能夠把我的劍拿回來。

阿爾伯 (驚異) 爲什麼?

加耳洛 我是佛拉孟人;這樣,我就不能夠在西班牙王的軍隊裏服務!

阿爾伯 你當真在愛蒙先生部下服務過嗎?

*拉法爾 阿爾伯

加耳洛 反抗法國人是可以的，公爵，不過做您的部下來自己打自己的人，我決不會去做這種勾當的。

阿爾伯 天曉得！你的膽子太大了……

拉法爾 （緩和且在此以後壓制他） 父親……

加耳洛 （拿掉上的劍） 公爵，你沒有好好看過我的劍……這是一種粗俗而簡單的

武器……牠和我兩個，我們都是太善良的佛拉孟人……我們不能夠聽從您們西

班牙人的習慣！

（他重新把劍放在棹上，大眾動容。）

阿爾伯 （大怒，突進到沙發椅上。） 諾亞甘姆！

拉法爾 （急劇地站起來，去投在她的父親的懷裏。） *父親……

（大家都停止動作。）

*阿爾伯 拉法爾

阿爾伯 (自制, 靜默一些時之後。) 有恩報恩, 先生! ……因為, 看在天主的面上, 別人決不

會這麼容易出去的! ……滾吧! ……

(加耳洛對拉法爾行禮, 去開門準備出去。)

諾亞甘姆 公爵, 鐵鍊的事怎麼辦呢?

(加耳洛止在門檻上。)

阿爾伯 這已經說過了! ——把他除去好了! ……

(加耳洛出去。)

拉法爾 (當加耳洛出去的時候, 不能支持。) 哎喲! ……不幸極了!

第五場

人物依舊: 少加耳洛

阿爾伯 (向拉法爾, 她在他的懷裏哭着。) 你看, 你這個縱容壞了的孩子的偏見連累我

難堪啦！

拉法爾 唉！他們的中間至少有一個，尤其是那個人，跟我們在一塊，我看見也是很快活的！……

阿爾伯 我的孩子！

拉法爾 （失望，號咷大哭。）呵完了！……永遠沒有人會愛我們啦。

阿爾伯 拉法爾，我的女兒！……喂，安靜些吧！

拉法爾 （與前同，對她的婦女們。）帶我回去，帶我回去！……

阿爾伯 去請醫生來，快一點！……（婦人們跑，鉄木易開門同她們一齊出去。而拉法爾，當米

格爾從遠處發現的時候，從他開着的旁門進去。）諸位，你們去休息吧，去……我呢，我要

看護她！……晚安。（他隨她的女兒出去）

第六場

人物依舊：少拉法爾 米格爾

諾亞甘姆 （米格爾剛才同他低聲說過話。）公爵，還有一句話。

阿爾伯 哦！沒有了，沒有了！你們不要吵我了！……

華耳喀 這是非常重要的事！

阿爾伯 無論怎麼重要，也沒有比我的女兒的康健更重要的事。

諾亞甘姆 公爵，請原諒吧！

華耳喀 有一個女人求見，她無論如何非同公爵談話不可。

阿爾伯 （粗暴地）爲什麼？

諾亞甘姆 不過，據她的口氣聽來……有非常緊急的事情要說吧！

阿爾伯 豈有此理，她瘋了！…… 明天再見吧！……

三個人 （固執要求）公爵……

阿爾伯 （大怒）明天見，我告訴你們，明天見！……（他準備出去）

第七場

人物依舊：加上多羅來。

（得爾流，華耳喀，諾亞甘姆，多羅來，阿爾伯，米格爾在遠處。）

多羅來（在公爵最後一句話的時候進來）明天公爵……您以為准定這個明天還能

看見我嗎……

阿爾伯（又回頭來，看她。）就是這個女人嗎……

多羅來是的，就是這個女人，對了……她請求您，公爵……她懇求您聽她說話……

阿爾伯太太，小心一點兒……如果是瘋癲的話……您好好地出去……因為，有天主

在上，您的頭要保不住了。

多羅來您呢？公爵，您還是好好地聽我的話……因為，您的頭真要保不住了……

阿爾伯（冷淡地）好……諸位出去吧，我一叫，你們就來……

(華耳喀, 得爾流, 諾亞甘姆從左邊出去; 米格蘭從後面的門出去, 這個時候阿爾伯關上右邊的門。)

第八場

人物: 阿爾伯 多羅來

阿爾伯 現在, 太太, 三句話, 誰帶您來的呢?

多羅來 (面色發白有失誤的樣子) 三句話, 公爵, 在這城裏有一個人我恨他……這個人, 今天晚上恐嚇着要殺死我……還有比殺我更厲害的就是他要殺我所愛的另一个人……我的情人! 那就是叫我來這裏的原因。

阿爾伯 這種小事與我有什麼關係?

多羅來 (用力) 呵! 這事與我有關係的……您看見我到那裏去做我所做的事會覺

*阿爾伯 多羅來

得奇怪的，讓我告訴您吧……

阿爾伯 不過……

多羅來 (和以前一樣) 不過，公爵，讓我說給您聽吧……你以為我的頭腦現在清楚

呀……您難道看不出如果清醒起來，一句話也不說……您就一點兒也不知道！您還是乘我的瘋癲來救您的命吧……

阿爾伯 (驚異而注意，坐在椅上) 繼續說吧，太太，那末還有什麼？

多羅來 我說到什麼地方……我不曉得了……呵！對了！那末這個人威脅過我……然後他出去了，而且我心裏說過：「他應該去參加新教徒的佈道會去了。」

阿爾伯 去參加這城裏新教徒的佈道會嗎？

多羅來 是的，在這城裏，對了呵！公爵，您以為您們有的是兵，滿佈在各街道上，暗底裏人家就不敢來冒犯您的禁令呀……我敢對您證明，我，他們共有一萬個新教徒，天天夜裏，在地窖裏，在屋頂上面，在房間裏祈禱上帝和用他們的方法來咒罵您呀！所以

我自己對自己說：「呵！你去參加新教徒的佈道會，你……而且你要把我的加耳洛殺掉——那麼，你決不能殺他……因為我比你去得快，在你沒有動手之前我先動手起來啦！」

阿爾伯 那好！

多羅來 不，這是不好的！……我知道這是喪盡廉恥的事……可是我得先救我的情人！……以後才和天主算賬好了！

阿爾伯 所以您在街道上跟着過這個人嗎？

多羅來 街道上黑漆漆的……除您的酒醉的兵士們放步哨之外，城裏肅靜，倒是一座死城……他去……我也去……他跑……我也跑……這樣我們就到了魯文門……那裏有黑影搖動着，熙來攘往，到最後，全都闖進一條小街道裏去就不見了，原來這條小街道是可以通到一個地洞裏去的……

阿爾伯 後來怎麼樣？

多羅來 我讓他們一個一個進去……後來我也要下去……可是在下面有人叫了一

聲：「誰在那裏……」我害怕回頭就走……月亮出來了……街道上仍舊是沒有

一個人……所聽見的聲響，只有步哨遠遠喊口令和自鳴鐘敲着鐘點的聲音……

我四處探望……我回轉去……因為我要曉得底細，我要看看究竟……這是很危

險而有關性命的勾當……我在殘垣頽壁的中間找到了一條深溝，暴雨的水由這

裏流到城壕裏去的……我用腳去試探……雨水已經冰凍了……我於是下去……

……這是一條甬道……我冒險走去，到了右邊，我看見一道青光，人聲嘈雜……我

到了那裏看見是一扇鐵柵……可是到底我呼了一口氣……到底我看見了……

到底我聽見了……

阿爾伯 是什麼呢？

多羅來 在城壕裏我所看見的有十個人左右，用壕堤做掩護，在那裏開會……他們談

話的聲音頗大……有時提高起來……因為他們不怕城上的哨兵和守門的人守

門的人和巡邏隊都是他們的同黨。(公爵勸答) 是的! 不錯……這種事情就這樣在您的堡壘上經過!——我就注意去聽!……而且我聽見第一句話我就猜着……

這並不是新教徒用他們的方法去祈禱上帝……這是叛徒們在那裏開會! 這並不是一個佈道會……這是一種圖謀不軌的勾當!……他們所圍繞着的人帽子帶得低而且他發號施令……這並不是一個牧師……這是他們的領袖……像他們所叫的民族解放者……您的仇敵中最難和解的人……這就是威廉親王!

阿爾伯 (跳起來站着) 親王嗎……沒有的事, 太太, 這是不可能的!

多羅來 不可能呀!……我看見了他和我現在看見你一樣清楚。

阿爾伯 瞎說!——據我所得到的最後的消息, 他還在斯特拉斯堡城外, 離城有兩百公里

呵!……

多羅來 是的……那末據我所得到的最後消息, 他離不律賽爾的城們不過五十步吧了!……

阿爾伯 天啦！……如果這是真的！……我就不能夠單單一個人聽下去！（他到左邊去）

（開門，叫着）華耳喀！諾亞甘姆！……不管您答應不答應，太太，我喊他們來！

多羅來（下來）* 嘿！喊吧！……現在跟我沒有什麼關係！……算做到了！……

第九場

人物依舊： 加上華耳喀 得爾流 諾亞甘姆

阿爾伯 諸位，你們知道人家告訴我什麼嗎？……威廉親王現在在魯文門外呀！

華耳喀 親王！

得爾流 沒有這麼一回事吧！

諾亞甘姆 瘋癲吧！誰看見了他？

阿爾伯 太太。

* 得爾流 華耳喀 諾亞甘姆 阿爾伯 多羅來

華耳喀 (大家一齊說) 那太荒唐了!

得爾流 那怎麼會能夠啦?

諾亞甘姆 我們所有的報告……

阿爾伯 (用手勢叫他們不要作聲,到多羅來後面去。) 喂!不要着急!……太太,您看見了,好……可是您也聽見了!……這些人,他們說話了嗎?

多羅來 是的!

阿爾伯 他們說些什麼?

多羅來 呵!因為下雪,我看得很清楚……可是我聽得不太明白!……我不過聽到幾句!……幾個字吧!

阿爾伯 那末,這幾句,這幾個字……你還記得不記得?……

多羅來 起先他們說市政府!……他們常常說着市政府。

*得爾流 華耳喀 諾亞甘姆 多羅來 阿爾伯

諾亞甘姆 後來他們說的或者是一信號？

多羅來 是的，信號是說過的，對了……在半夜裏鐘樓上會發出信號的……

華耳喀 那一種信號呢？

多羅來 呵！那我不曉得……我沒有聽見。

阿爾伯 不要緊……還有什麼？

多羅來 還有信號一發，全城都響應起來……

華耳喀 可是軍器呢……

多羅來 他們是有軍器的。

得爾流 親王做什麼事情？

多羅來 鐘聲一響……他就馬上發動，帶他的人馬衝進街上來……

阿爾伯 很多人嗎？

多羅來 六千人。

衆人（驚異）六千……

多羅來 這個我聽得很明白……他們要筆直衝到大廣場……因為鐵鍊都除去了……

……他們當中有一個担任這種工作……他要爲這件事而來的……他來過了，是
不是？

華耳喀 真的，來過了……

多羅來（得意洋洋）呵！您們看對不對！

諾亞甘姆 是的，剛才來過的……

得爾流 是這個民團長嗎？

多羅來（急劇地）是他們的同黨……一個奸賊……難道您們沒有明白，沒有猜出

……他的口氣……他的……（看見棹上的劍）您瞧，這把劍……（她急劇地走過去
把劍拿在手裏，大家跟她，圍着她。）這把劍……這是他的，這把劍，是不是……

阿爾伯 是的，誰告訴您的？

多羅來（指給他看然後把劍交給他）可是……這個帶結……這是他們認識的記號！

公爵，叫人去追趕這個人……他是一個叛徒……許多首領裏頭的一個……而且
是他們當中胆子最大的一個，因為他居然敢冒險前來向您要求……（她回到右

邊去）

阿爾伯 太太，我們會找得着他的。

（他把劍交給諾亞甘姆，他又把牠放在棹上，得爾流看見查爾老闖進來，以手示意。）

諾亞甘姆 是的，這個人我們是認識他的。

阿爾伯 我們趕快談別的吧……因為您看得他們很明白，是不是？

（他們圍着多羅來。得爾流，華耳喀，諾亞甘姆則在多羅來阿爾伯中間之上。）

多羅來 是的！

華耳喀 您認識他們嗎？

多羅來 全都認識！

阿爾伯 (以手向得爾流示意) 得爾流, (向多羅來) 他們的姓名, 快一點兒。

(得爾流坐下, 準備寫名單。)

多羅來 (驚着) 他們的姓名嗎?

阿爾伯 是的。

多羅來 也該告訴你們嗎?

阿爾伯 先說第一個, 就是您恨得最厲害的那個人……

多羅來 呵! 那個人, 好……這是……

衆人 這是誰?

多羅來 (忽然害怕起來)……哦!……不過, 我所做的事是太可怕了!

華耳喀 那末說吧!

多羅來 不! 我不願意再說了……不要管我吧……

阿爾伯 您替您所愛的人害怕嗎?

多羅來 公爵！

阿爾伯 他要殺他，您記得吧！……

多羅來 是的。

阿爾伯 他是一個邪教徒！

諾亞甘姆 他是一個叛徒！

華耳喀 他是一個奸賊！

多羅來 是的，不錯！

阿爾伯 （急劇地） 我敢保證，是您的丈夫嗎？

華耳喀 李索耳！

多羅來 （怕極，退到棹旁。） 呵！我沒有說過是他。

阿爾伯 是的，您沒有說，不過我猜猜吧了，我……喂，這就是您的丈夫。（向得爾流）你

寫：「李索耳。」

多羅來 公爵，這是太可怕了……您要我的命了。

阿爾伯 不，我反而救了您，這是爲您的國王和爲您的天主！——喂，還有別人嗎？

多羅來 誰呢……

華耳喀 別的叛徒們！

阿爾伯 他們的名字呢……快一點說出來呀！

多羅來 可是那些人，他們和我沒有什麼仇恨……我不願意把他們的名字說出來！

阿爾伯 您非把他們的名字全都說出來不可。

多羅來 可是我不願意，我……那是太沒廉恥了……他們都是沒有罪的人……何況，

我是不認識他們的……

阿爾伯 (固執地) 您認識他們……您說過了……快把他們的名字說出來！

多羅來 (走出) 我要去了……讓我……現在我要去了……讓我去吧！

阿爾伯 (阻止她且推她跌倒跪在地上) 你不要走……留在這裏……說呀……

多羅來 (怕極) * 公爵……您可憐我吧！……

阿爾伯 他們的名字，快說！

多羅來 我決不說！

阿爾伯 (拉她兩隻手臂，使她站在她面前俾她看見正在由左邊出來的劊子手查爾老闊) 他們的名字！快說，他們的名字……要不然，就叫劊子手來問你！

(查爾老闊——得爾流坐着，準備着寫名單。諾亞甘姆，在得爾流和阿爾伯之間以便傳達名字給得爾流。——多羅來則在阿爾伯和華耳喀之間，他們拉着她的手。)

多羅來 (看見劊子手驚到發狂似的) 呵！天啦……呵！我的天主！我為什麼到這裏來呢？

阿爾伯 (當她躊躇不答的時候拉緊她的手) 您說不說？

多羅來 (怕，低聲，格格不吐) 喀連納！

阿爾伯 (向諾亞甘姆) 喀連納！

* 得爾流 諾亞甘姆 華耳喀 多羅來 阿爾伯

諾亞甘姆 (向得爾流) 喀連納!

(得爾流寫。)

阿爾伯 還有呢?

多羅來 (與前同) 巴格齊爾! 我相信……我相信……但是不大靠得住。

阿爾伯 (向諾亞甘姆) 巴格齊爾!

諾亞甘姆 (向得爾流) 巴格齊爾!

(得爾流寫。)

阿爾伯 還有呢?

多羅來 (沒有氣力了) 我再不知道了!……

阿爾伯 查爾老闊……

多羅來 (失望和號啕大哭) 呵! 我的天主! 你們饒了我吧! 你們饒了我吧!……

阿爾伯 您再說一個吧!……我担保您沒有事。

多羅來 打鐘的人……約納……

(得爾流寫)

阿爾伯 還有一個叫做郭納里的，我同您賭好嗎？

多羅來 是的……我相信……呵！我累得要死了。(她精疲力盡倒在地上)

阿爾伯 (放棄她的手，冷淡地沒有神氣) 夠了！(他到棹上去寫，向華耳喀) 把這個交給拿

伐拉去辦……(向諾亞甘姆) 把這個交給凡喀斯去辦……

諾亞甘姆 (低聲) 是的，公爵，我們立刻就去。

(大家有動作要出去)

阿爾伯 (用手勢阻止他們) 嘿！一句話不要說，而且反而要同死水一樣地安靜！

諾亞甘姆 好！公爵！不過鐵鍊怎麼處置呢？

阿爾伯 仍舊除去……

諾亞甘姆 民團長怎麼辦呢？

阿爾伯 呵！這又是另外一件事！——不論是死是活把這個加耳洛拿來……

多羅來 （爬起來）加耳洛嗎？……

諾亞甘姆 把他吊死嗎？

阿爾伯 不，留着他，豫備送到斷頭台上去。

多羅來 （跪着，面發白。）上斷頭台！……加耳洛……

諾亞甘姆 （準備同得爾流和查爾老闖要從左邊出去。）加耳洛……

華耳喀 （指着棹上的劍）帶劍的人。

多羅來 （怕極了）他！……這是他！……這是加耳洛！……而且是我來告發他！……呵！

不，不可以的！（她衝到門口要出去）

阿爾伯 （把她阻止着用力留住她）對不起！……沒有新的命令您再也不能出去的！

多羅來 （掙扎着要出去）放開我！您們……放開我！……我要出去！

阿爾伯 諸位……各門都派人看守着！

(他們出去。華耳喀從後面旁門出去。)

多羅來 呵！劊子手……兇惡的人……死了會下地獄的！

阿爾伯 (把她推到左邊去) 太太，現在在十一點鐘，等到天亮您才可以出去。

(他們到右邊從在沙發椅和棹子之間的門出去。)

多羅來 等到您給我把他拿着的時候，可憐…… (他停止不去，有威嚇她的模樣。) 不！對

不住！公爵！(爬到他那邊去) 寬恕他……可憐他……你要怎麼辦都可以……可是

不要殺他——不要殺加耳洛！我愛他。

阿爾伯 (解脫着和推開她) 替他所禱……如果你愛他的話。(他從右邊出去，聽他後

面關兩次門的聲音。)

多羅來 (單獨一個，向門跳躍着。) 不萬不可以殺他……公爵！(她打門想搖動牠) 開門

呀！救命呀！幫幫忙……呵！完了！我殺了他啦…… (號咷大哭) 可憐的人！我殺了他

啦！殺了他的就是我呀！(精疲力盡，她倒在地上。)

第五景

不律龔爾市政府內。後面比場高。大廳中有窗的側面月亮由窗射入照耀着。場前有一鐘樓，下有較低的廳。這兩部份的佈景由兩扶梯相連着，一左一右由下廳到上廳。在這兩扶梯之間，在場的中央有一甬道，由上廳之下通到地下室。——右邊有一門可通市政府其他各部，門下有一五級石階三面開着。——左邊，有一門開着通到鐘樓的扶梯；這裏那裏隨便放着破碎不全的石像，這就是指明市政府是會遭破壞的。左邊有石棹一張。那是在夜間，可是場中由月亮反照着。

第一場

人物：約納 喀連納

（在穹窿形走廊之下，約納提着燈籠向前進，在他脅下有劍兩把斧一把。）

約納：（照着喀連納）從這裏走，喀連納先生！

喀連納 你帶我到那裏去！

約納 到鐘樓底下去，先生，這裏是到鐘樓去的扶梯。

喀連納 呵！是的！我認得。

約納 上面是大廳，從前我們政府裏的官員在那裏開會的。

喀連納 唉！破壞得這個樣子完全沒人管！

約納 可見西班牙先生們光臨過這裏了。（照着破碎的石像）你看……我們可憐的市

長們！

喀連納 耐心吧！……這些已死的人們會恢復原來的地位，而且活着的人也是一樣！……

……可是你可以保證永遠沒有人到過這裏來嗎？

約納 除我之外沒有人來過這裏。（他把劍放在棹上）這總是於我們有用的軍器，我已

把牠弄乾淨等到春節好用！

喀連納 你也打算去打仗嗎？

約納 爲我的鐘嗎？……有一點兒想打！……（他把燈籠放在棹上）

喀連納 靜靜！……你沒有聽見嗎？

約納 （指着右邊） 那邊嗎？

喀連納 是的！

第二場

人物： 李索耳 喀連納 加耳洛後上

李索耳 （從右邊進來） 是你嗎，喀連納？

喀連納 是的。

李索耳 加耳洛沒有在這裏嗎？

加耳洛 （在後面出現） 不要着急，朋友，我在這裏。

李索耳 呵！歡迎得很！

喀連納 有什麼消息沒有？

加耳洛 好消息！

喀連納 西班牙人怎麼樣？

加耳洛 絕對安全……我是從公爵府裏出來的。

李索耳 鉄鍊怎麼樣呢？

加耳洛 我親自動手，把牠除去了……

李索耳 與喀連納（喜歡）呵！這樣好極了！

李索耳 在公爵府裏既然一點兒疑心都沒有……那末，在路上又怎樣呢？

加耳洛 路上也沒有什麼……只有平常的步哨和巡邏兵……在大廣場那邊駐紮的

兵士也不過只有五十個人……其中有一半圍着火在打盹兒……至於其他的一

半喝了春節的酒正在醉後酣睡。

李索耳 你的長槍隊怎麼樣呢？

加耳洛 都準備着……自拿騷府裏起一直到大市場，我在五十多個門上做了約定的信號……而且每敲一次門，裏頭都應着說：「我們準備好了！」巴格齊爾在底下監視着，使他的紡織工人們在法郎德耳門外，躲在地窖裏……拉洛把他的釀酒工人們駐紮在廠棚裏等候機會……而且在這個寂靜而黑暗的城裏，沒有一處燈光照在玻璃窗上，雪又下得大，把我們的脚步聲音都隱滅了，沒有一間屋子裏不是藏着摩拳擦掌要趕快打仗的人們呵！

李索耳 那末，我們準備吧，朋友；因為時候快到了……喀連納，去通知郭納里和在城門洞裏等着的朋友們……叫他們來聚會然後我們就可以出發了……

喀連納 我跑去（向約納）我們一塊兒去吧，約納！

（他們由後面出去。）

第三場

人物：
李索耳，加耳洛

李索耳（把他的外衣和帽子放在棹上之後）加耳洛，現在讓我對你說我所聽見人家說你的話吧……

加耳洛 說吧！

李索耳 我所以對各領袖指定這個地方來做約會，我所以選擇這個地方的緣故，加耳洛，這是因為這裏是市政府，公共機關，人民的房子！

加耳洛 我明白你的意思。

李索耳 加耳洛，這裏我們的祖宗制定了我們要去保護的法律……他們在這些窗口上宣佈了我們要去恢復的自由……這本是公民的心臟，而被西班牙人弄成死尸了……不過這個死尸蘇醒了……今天夜裏他忽然站起來在我們的火光和劍光中發出萬丈光芒，鐘聲一響，便高喊着：「武裝起來……」那時這些失望的人民就會明白佛拉孟國的自由還是存在的……因為他們的偉大的國魂還在這個甬道

裏活躍着……他們曉得爲誰而奮鬥……這就是爲這面飄颻豎着的國旗……這就是爲這些叮噹響着的大鐘……因爲那一切都是爲市民自己，爲民族……最好，就是爲祖國……他們衝鋒陷陣，勇往直前，爲祖國而犧牲……

加耳洛 是的，一定的……

李索耳 加耳洛，所以這裏是鬥爭的心臟……我們應該不惜任何代價來保持這個地方，直到我們的解放者來到這裏……我把這所神聖的屋子交給你……你得指揮牠，保衛牠，我把牠給你看守……

加耳洛 呵！最好你來看守！

李索耳 不不……我沒有像你在格拉夫林和聖剛旦兩地作戰的經驗來統率這些勇敢的人們的權利——加耳洛，我跟着你……你帶他們走……只有你才可以去教訓他們怎樣獲得勝利，我呢，我只會教訓他們怎樣去犧牲。

加耳洛 好吧。因爲你要我來做的，我就答應了……我固然答應了，不過所得的榮譽還

是你的，我雖萬死也是沒有怨言的。

李索耳 你的劍在那裏呢？

加耳洛 在公爵府裏他們把我拿去了。

李索耳 那末，把我這把劍拿去……

（他拿掉上的劍交給加耳洛伸着空手去接劍。）

李索耳 （拉着這隻手而叫一聲）呵！

加耳洛 （着驚）什麼事啦？

李索耳 （面色變白看着他）你這隻手怎麼受傷呢？

加耳洛 怎麼？

李索耳 （形色如前，牽他到棹邊去在燈光下看加耳洛的手掌。）這是一個傷痕呀……

加耳洛 是的……這是要緊的，不妨礙我的手臂去盡牠的職務的……

李索耳 （形色如前）你嗎……你盡了你的職務嗎……

加耳洛 (憂形於色) 李索耳, 你說什麼?

李索耳 這處傷痕, ……那裏來的呢?

加耳洛 (格格不吐) 是因為爭奪軍器偶然受傷的。

李索耳 奪一個西班牙兵的軍器, 是不是?

加耳洛 爲什麼?

李索耳 夜裏, ……在我家裏嗎?

加耳洛 (驚駭) 呵!

李索耳 下流的東西! ……原來是你! ……

加耳洛 李索耳! ……

李索耳 (拿起劍來) 偷竊愛情的賊子! ……破壞名譽的暴徒! ……我殺了你!

加耳洛 (失望而跪在地上) 殺了我吧! 死在你的手裏, 我以為比我所受一切的痛苦還

愉快! ……殺了我吧! 你有理! 殺了我吧!

李索耳 喪盡廉恥的東西，你以為這樣就可以感動我喲！

加耳洛 可憐我，把我殺死吧；李索耳！不過要快一點兒！……你對我所說的一切闖進我

的心比你的劍刺進去還更痛苦！……是的，我是一個下流的東西，是一個懦夫！……

是的，我騙了你……是的，這是一樁醜事……我知道，而且我痛哭流涕！……我願死！

李索耳，我願死；我跪着求死……我要死呵！

李索耳 （把劍扔在地上而看着他在脚下，失望而流淚。）永遠沒有這麼不幸的！……爲這

個女人而受苦……因爲受她的苦還不夠！……還要來受你的苦……你！加耳洛！……

……你！我把我的心全都給你……你，我愛你如同愛我的孩子一樣！……可是，這個

女人的愛情是什麼毒藥，使你這樣忠誠而勇敢的靈魂變成忘恩負義和種種罪惡

的淵藪呢？……我只有了三種信仰：祖國，她和你！……你看見現在我所剩下來的東

西了，這是由於你的錯誤呵！……不過你得對我說，對我說我有什麼對你不住的地

方，所以她才來使我這樣受苦！……

加耳洛 可是，你所說那些話都是很可怕的，完結算了……不要再責備我使我難堪了！

李索耳 就是我把你殺了……下流的東西……你的死能夠把我被毀壞的和平跟失

去的幸福還我嗎……能夠把我一生所經過的傷痕醫治得好嗎？

加耳洛 天啦！你還說呀！

李索耳 你死……你死有什麼好處……也不過用來報復我的讎恨吧了……可是，你

死了於我們倆所保衛的神聖福利有益處嗎……

加耳洛 你要怎麼樣？

李索耳 難道你的尸體會領率這些人去打仗嗎……

加耳洛 呵！我再不配做他們的首領了。

李索耳 配或不配，不必計較……難道你的血是屬於我的嗎？當這裏全體市民血脈裏

的血拿來做今天夜裏打仗之用還不夠的時候，我怎麼能夠把這唯一而可以保衛

他們的手臂斷送了，減少他們的血……尤其是像你的一隻手臂……呵！天啦！不我

對祖國會犯罪和你對我有罪一樣……你沒有權利來剝奪我的幸福，而且同時在爲祖國的立場上來說我也沒有更多的權利來剝奪你的勇氣！

加耳洛 那末你不肯殺我嗎？……

李索耳 站起來，把這把劍拿去吧！……

加耳洛 給我嗎？

李索耳 把這把劍拿去，我告訴你……打仗去……只管向着你應該去和我應該叫你去的地方跑……假使你應該死的話……不要做犯罪的人而死……你要爲保衛

祖國而死……爲英雄而死……至少你的死要有些意義才好……

加耳洛 (敗興地拿着劍) 我跟你發誓！你看不見我活着回來的。

李索耳 呵！活着！活着……如果你願意的話，祇要看見你得到勝利回來我就心滿意足了！

加耳洛 (用熱情，站起來。) 這是求得原諒的一種希望，李索耳！……

李索耳 那末，去吧！你自己應該去替我報仇雪恥……你奪了我的榮譽！應該償還我的自由……你奪了我的妻子……應該償還我的祖國，那就夠了！——以後我們再算一算是否你的功勞，可以把你的罪名洗得乾淨，是否我感激你的情緒比怨恨你厲害……

加耳洛 你將來要赦免我的，李索耳……不然，我也要強求你赦免我的……（對劍說）你呢，替我獲得勝利吧！

第四場

人物依舊： 加上喀連納 巴格齊爾 郭納里 約納衆同黨各帶武器

喀連納 李索耳，我們所有的人都在下面，只等候信號了；——你看現在是時候了。

李索耳 （指着加耳洛） 這是加耳洛指揮你們的！

巴格齊爾 加耳洛，我們都在這裏了！

加耳洛 大家都武裝起來準備去打仗嗎？

大衆 都準備好了！

加耳洛 大家都準備好去「蹈湯赴火，雖死不辭」嗎？

大衆 情願爲國而死。

加耳洛 那末我們好動手了！如果在激戰的時候，你們中間有一個人缺乏鬥志的話，那

末你們想想：打了敗仗以後你們的老婆和兒女會被西班牙人蹂躪……想想你們

的城市會被搶劫一空，你們的家室會被燒成灰燼，另外還要想到西班牙人給你們

所受的恥辱！

大衆（一同混雜地說）是的，是的！我們都武裝起來……前進……攻擊……

李索耳 安靜……聽呀（寂靜，聽見遠處西班牙人的鼓聲。）戰鼓……這是戰鼓的聲音……

……進攻鼓響了……

約納（由內跑出來）西班牙人來了……

(槍聲)

大衆 有好細出賣我們了！……

加耳洛 那末，迎頭痛擊就是！……朋友們，到廣場上去喊武裝的口號，有一萬個戰鬥員就會夜裏出來響應我們的。(槍聲，號聲和鼓聲漸漸近前來進攻了。) 郭納里守着這甬道口！……巴格齊爾守着扶梯口！

喀連納 (在上面) 他們到這裏來了！

加耳洛 李索耳，守着這扇門！(他指着右邊的門而李索耳走前去。) 信號呀！……爲天主，約
 啲，發信號，不然我們就要失敗了！……(向他人) 到窗上去，我們大家一齊到窗上去！(他衝進左邊扶梯上去，約納則從鐘樓的扶梯上走了。)

(槍聲)

第五場

人物依舊： 加上諾亞甘姆 隨後藍貢 米格爾 西班牙兵士們

（當加耳洛和兵士衝到梯階上去的時候，諾亞甘姆帶了一隊兵士在上廳出現，軍旗招展，鼓號齊鳴，作襲擊之狀。兵士數約十餘人再走下扶梯走到後面甬道裏去，郭納里及其所領率的人復由那裏退出來，這個時候巴格齊爾和他的朋友們保衛着右邊的扶梯放槍。）

加耳洛 到大門去……

（他同他的兵士們到右邊大門的地方去想把門打開來，又打不開。同時，鐘樓的門開了，西班牙人一隊由米格爾統率着蜂擁出來，牽着兩手反縛的約納，向兵士開槍，兵士們退到大門的梯階上去，遺留着數個死屍在地上。）

李索耳 （搖着關上的門）呵！這扇門關得這麼緊……

加耳洛 把那門衝破好了……（他拿着一把斧頭，連劈不止想破門而出。）

諾亞甘姆 快投降……

加耳洛 （仍奮劈門）永不投降……佛拉孟人萬歲……

衆愛國黨 佛拉孟人萬歲……

諾亞甘姆 開槍……

(西班牙人放槍——七或八個兵士或死或傷倒在階上)

加耳洛 (仍舊是劈門) 開槍……

(衆兵士還槍——西班牙人正在前進又後退——在黨人方面仍舊站着的只有李索耳,加耳

洛,喀連納,巴格齊爾和五個兵士)

李索耳 加耳洛,努力些!

加耳洛 (劈斷門門) 門開了……

(門扇倒出門外有響聲。他們衝到門外又被西班牙兵逼迫退回——加耳洛只有一把斧頭做

武器,李索耳同其他的人退回場中,祇剩數個人而且手裏只有劍做防禦工具)

諾亞甘姆 (舉指揮棒) ……前進……

(加緊進攻,所有西班牙兵同時由後面扶梯下來,把愛國黨圍得鐵桶相似,把銃瞄準他們作射

擊之狀。

李索耳 現在只好等候死了！

加耳洛 喂！開槍呀，懦夫！……開槍呀！你們看得明白，我們是不願意投降的……

（他們把他們的槍都丟了。諾亞甘姆舉劍發令射擊。）

第六場

人物依舊： 加上阿爾伯

（阿爾伯在扶梯上出現，穿着戰服，手持指揮棒，在他後面，隨着他的副官們。鉄木易也上來。阿爾伯展開指揮棒——鼓聲止了，號聲停了。兵士們把鎗放下來了。）

阿爾伯 （肅靜一會兒之後，向衆愛國黨說。）諸位，你們當中那一個是首領？

加耳洛 是我……

李索耳 （阻止着他）打仗的時候，是他……可是這裏呢，那是我呀……我是李索耳！

伯爵!

阿爾伯 好極了,伯爵!——現在我們可以迎接威廉親王了……我們就要請他進城來,

(大眾動容) 把他的頭砍了之後,反叛行動也就會終止了。

李索耳 (憂愁地向加耳洛) 呵!假使他進城裏來,他的命就沒有了。

阿爾伯 你們用什麼信號叫親王進來呢?

李索耳 (有希望似的) 呵!天主保佑,你不曉得信號呀,劊子手!

阿爾伯 藍貢,拿打鐘的約納來!(約納綁着被牽到階下)你曉得這個信號嗎,你?

約納 (戰慄着) 我曉得,老爺!

阿爾伯 那末,把他的手綁解開來,叫他發信號。

(一兵士把約納的手綁解開。)

加耳洛 (急劇地) 約納,你不要發信號!

李索耳 不要發信號!……

約納 (怕) 我不過是一個可憐的人，諸位……他們會殺掉我的，我有老婆和孩子呵！

加耳洛 (請求他) 三百萬人等着救呀！那些人都是你的孩子們呵！……

李索耳 救救親王！

加耳洛 救救佛拉孟人……

李索耳 跪着，約納，我跪着求你不要這樣做呀！

約納 (繩索解了被藍貢牽到左邊去) 呵！天啦！天啦！……

阿爾伯 (大怒) 把戲做完了沒有……

衆愛國黨 (阻止着約納，拖着他不讓他走) 約納，不要打鐘……

阿爾伯 (對藍貢) 拿一支手槍指着他的喉嚨逼着他，假使他猶豫不決的話，把他槍斃就是！

(約納被牽到鐘樓的扶梯上，衆愛國黨留着不動，有失望之色。)

第七場

人物依舊：少一個約納

阿爾伯 諾亞甘姆，一切措置都準備好了嗎？

諾亞甘姆 哦！公爵，威廉親王一進來，我們就兩面夾攻，這樣他的人馬就沒有一個可以

達到目的地的……

阿爾伯 （得意洋洋）到底，我可以把你們的解放者拿住了。

李索耳 呵！天啦！公道的天啦！……好天啦！不要讓這不公平的事完成吧！……救救親王，

救他吧！……您應該替我們救他的……

（靜默，鐘聲開始響着，大家憂鬱地聽着。——鐘搗動起來，所敲着的是喪鐘的調子，衆愛國黨面有喜色。）

阿爾伯 （變形於色，注視着他們。）可是這是喪鐘的調子！……

諾亞甘姆 是的，公爵。

阿爾伯 那是信號嗎？

加耳洛（喜溢眉宇）是的，公爵；是的，這是信號！……不過這是告訴親王：「不要進來！」

快逃開這城吧！……」這是救他的信號，同他一道得救的還有佛拉孟人的自由！

阿爾伯（大怒）糟糕！把那個打鐘的人拿來殺掉！……殺！……殺！……殺哇！

（在鐘樓內有槍聲，——鐘聲也停止了。）

諾亞甘姆 已經把他殺了……

阿爾伯 太遲了……另一個被逃脫了……

（四個兵士由鐘樓用銚抬着約納的尸體出來。）

藍貢（阻止他們前進，把蓋屍體的大衣掀開來看人已經死了沒有）公爵，他已經死了！

李索耳（在屍前脫帽，衆愛國黨也同他一樣脫帽）可憐的無名英雄！……我們向你致敬

禮！……只一秒鐘就使你變成一個好漢了！……我們的子孫須紀念着你！……以後

獲得自由了不會忘記這種自由是由這個平凡的打鐘人所創造出來的。（約納的

尸體由甬道慢慢抬進）諸位，算了吧，今夜是好的，只有我們幾個要死的！……佛拉孟

民族萬歲！……

衆愛國黨 佛拉孟民族萬歲！……

阿爾伯 諾亞甘姆，把這些人帶開！……馬上送到斷頭台上去，就今天夜裏把他們斫了！

……

（兵士們圍着他們，帶他們由右邊大扶梯出去。）

鐵木易 （在他們走上梯階的當兒） 諸位，（他們止步回轉頭來）我對您們致敬禮！而我

只有一種歉意：這就是不幸沒有跟您們在一塊兒。

阿爾伯 侯爵！……

鐵木易 （帶帽面對面看着他）爲我所有的贖金計，公爵，我不願意對您說得那麼多！

（衆愛國黨上扶梯階，兩旁由兵士們看守着。擊鼓示敬，軍號也吹起來。）

——第三幕完——

第四幕

第六景

公爵府裏的大廳，近軍法拷問處。在右邊，前面，爲軍法處大門，門前有石階兩級。——左邊，爲通到公爵家裏的大門。稍後右邊有壁，壁裏有走廊；左邊有壁，壁裏也有走廊和前的一樣。——廳中有大棹，上鋪黑色絨氈，棹之左右各置一椅。廳後有壁爐——座上掛與大利軍器——壁上有油畫，所畫的都是宗教殉難者和諸聖人。——那些一切都是兇惡而暗淡的氣象。——天已亮了。

第一場

人物：
阿爾伯 諾亞甘姆 華爾喀 藍貢*

*藍貢 華爾喀 諾亞甘姆 阿爾伯

(左邊走廊入口處有兵士一人站崗。)

阿爾伯 諾亞甘姆!

諾亞甘姆 公爵，有什麼事情?

阿爾伯 (從拷問室出來靜默地到棹邊之後) 幾點鐘了?

諾亞甘姆 七點鐘了，公爵。

阿爾伯 在廣場上一切都準備好了嗎?

諾亞甘姆 準備好了，公爵。

阿爾伯 斷頭台，火刑場，也都準備好了嗎……

諾亞甘姆 正在準備。

阿爾伯 藍貢!……命令郎巴地聯隊到大廣場上去，照上次殺愛蒙和霍耳納的時候一樣的辦法!

• 藍貢 華爾略 阿爾伯 諾亞甘姆

藍貢 好，公爵！

阿爾伯 薩丁逆聯隊看守各城門，所有的城門都要關閉，一直等到行刑了之後才可以再開……西里同拿破里兩聯隊照常服務……命令塞耳布羅尼將裝好開花砲彈的大砲放在大市場各出入口道口準備事變……去吧！

（藍貢從左邊走廊出去。）

華耳喀 公爵，法國大使已經收到鐵木易的贖金了。

阿爾伯 （在棹上簽好一張通行證）把這一張到里爾去的通行證交給這位法國人，叫他快點兒走吧！

（他把通行證交給他。）

華耳喀 是的，公爵。

（他反身進去到右邊把通行證交給一個兵士，兵士出去然後又返身出來。）

阿爾伯 （坐在棹的右邊）諾亞甘姆，我們應該明白得更詳細……總之，諸位……那全

‘城都陰謀着反對我們，——而除被我們拿住的人外，剩下來的全都逍遙法外！……應當知道其他謀反的人的名字！把名字知道之後，……我相信城裏有一半的居民要被槍斃的……’

諾亞甘姆 我們可以拷問出來的，公爵。

阿爾伯 我很要借重這種拷問的方法！……比方，這個李索耳伯爵，他是密謀造反的靈魂……去對查爾老闊說那個人要好好地拷問一番，就是他死在刑具上也應該的……務要老闊親自用刑拷問……如果舊的拷打方法不成功的話……那末他得發明新的呀！

諾亞甘姆 我們通知他就得了，公爵……（他到拷問處去）

阿爾伯 呵，我想起來了，那個女人在什麼地方？……是她的妻子嗎？

諾亞甘姆 我們剛才看見她還在公爵的辦公室裏，躺在地上，像死去一樣……我們想

把她強制拖出外面去；可是她不肯，又這樣大聲呼喊，我們恐怕拉法爾小姐……

阿爾伯 (急劇地站起來) 天啦,我不願意我的女兒曉得這些呵……

諾亞甘姆 的確的,公爵……

阿爾伯 至少,昨夜她一點兒都沒有聽見吧?

諾亞甘姆 公爵,我不相信她會聽見的……究竟有沒有,那阿爾培第醫生可以告訴我們的……

阿爾伯 是的,不錯,叫他進來!叫這位醫生立刻就進來……而且這位女人也得立刻就進來……帶這個女人來……我也可以把她的問題解決了完事……

華耳喀 是的,公爵。(他向左邊走廊出去)

第二場

人物: 阿爾伯 阿爾培第 多羅來

(阿爾培第由前方左邊的門進來。)

阿爾伯 (走向醫生,溫和而不安的神氣。)呵!阿爾培第醫生……那末,我們的病人怎麼樣啦?

阿爾培第 公爵,沒有想到昨夜竟然好些。

阿爾伯 (向他握手) 呵!阿爾培第,你給我這個好消息,謝謝你……昨夜她當真沒有聽見鼓聲,也沒有聽見槍聲嗎……

阿爾培第 公爵,幸虧一點兒聲音她都沒有聽見……可是我不隱瞞您,現在外面準備行刑的事情,恐怕拉法爾小姐知道了要使她的病勢加重起來。

阿爾伯 呵……

(多羅來,由左邊走廊進來,後面跟着華耳喀,她在棹子與壁爐之間走過場中,使公爵沒有注意,而聽見阿爾培第所說的最後幾句話。)

阿爾培第 據她的病狀看來,稍為受一點兒刺激就有性命的危險!——昨夜她安靜些就是因為公爵允許她不再殺人的緣故;假使她知道今天早上我們要在廣場上燒

死五個人的話……

多羅來（怕極，私自說）就是今天早晨……

阿爾伯（急劇地）可是不應該使她曉得的。

阿爾培第 不錯……這是可以使她死的……

阿爾伯（同樣）阿爾培第，她不會曉得的……叫人把她叫醒起來！

阿爾培第 她已經醒了，公爵……

阿爾伯 那末，叫那些女人趕快幫她把衣服穿好了……打發一輛車子替我把她送到

格洛連打爾修道院去，等到今天夜裏才把她接回來……

阿爾培第 好，公爵……我就跑！

阿爾伯（阻止他）阿爾培第，你替我把拉法爾小姐了救……答應我會救她的命吧！

阿爾培第 要天主保佑，公爵！

阿爾伯 (陪他到門前) 是的,是的,你要替我救她的命的,我包你發財,我會使你在天主教會做大醫生的!……去吧,我的好阿爾培第,去吧!……

(阿爾培第從進來的地方出去。)

第三場

人物: 阿爾伯 多羅來 *

阿爾伯 (回轉頭來看見多羅來,忽然改變音調而且粗暴地,示意華耳喀叫他從左邊走廊出去。)

太太,現在我們可以談着您了!……您要我饒加耳洛團長的命,是不是?……那末,辦不到的!……

多羅來 公爵!……

阿爾伯 您不要做夢!……這個人是一個奸賊,他手裏拿着武器,我們當場把他拿住的,

* 阿爾伯 多羅來

……他該死而且他是要死的——現在不要爲他所禱也不要爲他流眼淚了！……
多羅來 我的眼淚呵！……我再沒有眼淚可流了！……我哭了一夜啦！……

阿爾伯 那末，怎麼樣呢？……

多羅來 公爵，不過您所做的這件事未免太卑鄙了！

阿爾伯 太太，不要這樣！……

多羅來 這是卑污醜惡的！……昨夜我到這裏來是同您做買賣的！……這個您是不能

夠否認的！……我同您說過：有一個人我愛他！……而且有人要殺他，同時也要殺您！

……我是爲他的性命，才來救您的性命的！……替我救他，我就來救您！……我有說

過這些話沒有呢？……

阿爾伯 假使天主審判過……

多羅來 呵！這是您我兩個人的事，天主與我沒有什麼關係！……我沒有違背諾言，而且

我不過是一個女子！……您是阿爾伯公爵，西班牙的大人物，「佛拉孟」的鎮守使！

……我想這些很可以使您有做一做紳士的資格！……「大丈夫一言既出驢馬難追」我求您也守點兒信用吧！……

阿爾伯 太太，您聽明白我的話！……這是您，要是別人敢對我說這樣的話……他就休想從這裏活着出去！……不過您對於國王陛下是真的有很大的功勞，所以我也不能爲難您了。

多羅來 我是對於您有很大的功勞的。

阿爾伯 您想爲我效勞嗎？……也可以！……我沒有忘記您的功勞的證據就是您還在那裏活着呵！

多羅來 呵！……您所差的只沒有叫人把我逮捕起來吧！

阿爾伯 爲什麼不呢？

多羅來 公爵，您當不敢這樣做！

阿爾伯 也許！——現在！……因爲我們說到榮譽兩個字，我是不准人家把我的榮譽再

佔據去……決不您聽明白，我沒有允許不殺這個人……從來沒有！

多羅來 您鼓勵我爲他去出賣別人豈不是允許了我嗎？……而且我所出賣那些人的頭一個，您曉得是誰嗎？

阿爾伯 那就是使您受罪的緣故吧！……您應該跪在我的面前爲您的丈夫討饒的當兒反而爲您的情人做辯護，來替他求命……

多羅來 我應該受罪，我比您明白得多！……可是來責罵我的人就不應該是您！……假使我是一個賢妻而不是一個犯色情狂的女子的話，您今天早晨就當被愛國黨吊死連尸體也被溝裏的水漂流去了……（公爵動容）您應該明白，沒有我，您的性命早就沒有了！……您真是我的共犯，不過您利用我這個過失吧！……

阿爾伯 呵！

多羅來 祇有一個……這個人，祇有他得到好處！……算了吧，公爵，我們彼此不要當面做假仁假義的勾當！我昨夜所做：把這些不幸的人們的祕密偷得來賣給您的事是

可怕的。可是您把他們一網打得乾乾淨淨也未免太殘酷，您總不能否認吧！……我們彼此是一樣可輕蔑的……我告發！……您殺害！……我最卑鄙！……您最兇惡！

阿爾伯 太太，您得小心！

多羅來 我固然是錯誤了，可是您總是比我更靈巧，因為所有的贓物都是由您霸佔着！

……那是不可以的！……我要我的份兒！……假使您不把份兒分給我……我將要

到處叫喊着：「阿爾伯公爵是一個懦夫……他叫你害人，等到害了人，又拒絕償付

酬勞金給你……」

阿爾伯（發狂似地）所以您要我免他一死嗎？

多羅來（瘋了）我要我的份兒！……我要我的份兒！……我救了您們，您和您的軍隊！

……我把三百萬人都捆縛着送給了您！……您竟然拒絕我所要保全只一個人的

性的要求！——那簡直是喪心病狂！……只有一個人……喂！……把他給我吧！……

……把酬勞金付給我吧！……這樣我們的賬就算得一清二楚了！……

阿爾伯 我們的賬已經算清了——要饒命的話，不是饒他的命而是饒您的命。因為聽

着您所說的話，我剛才已經三次宣告您的死刑了！

多羅來 饒我的命！

阿爾伯 （不由自主，大聲。）滾出去！滾出去！滾出去！……這個人非死不可！如果您多說一

句……（指着拷問處）我會把他嚴刑拷問的。

多羅來 （害怕）公爵可憐他吧！……那末，是的，我錯了，我不應該威脅您，我沒有那種

權利——我不再強求了！……我懇求您！我哀求您！……（公爵走到棹上搖鈴）天主

不會赦免沒有惻隱之心的人的！……我敢替您的女孩子求您赦免這個救過她的

命的人……

阿爾伯 （叫）華耳喀！

第四場

人物依舊：加上阿爾培第、華耳喀，然後拉法爾小姐上。

阿爾伯（向阿爾培第）那末，怎麼樣了？

阿爾培第 公爵，拉法爾小姐準備好了……她來了。她在這裏……

多羅來（有希望的神氣）呵！

阿爾伯（急劇地走到她的女孩面前）不可以到這裏來……把那個女人帶開！……

多羅來 不，我不走！

阿爾伯（大怒）華耳喀！

多羅來（大怒，把華耳喀推開）我不走……不要碰着我……要不然，我就喊，而且我會

把一切全說給她知道的！

阿爾伯（極可怕的样子）你再說一句話就沒有命……！

（當華耳喀要用力拖多羅來的時候，拉法爾同女修士和女僕由左邊的房間出來，華耳喀退，

多羅來仍舊是站在那裏。）

阿爾伯 (回轉頭來,向他的微笑地進來的女兒,拉她的手臂。) 拉法爾,親愛的女兒!……你

這樣獨自一個,不用人扶着走啦!

(女僕,女修士,阿爾培第,拉法爾,阿爾伯公爵,華耳喀在壁爐前面,多羅來在右邊。)

拉法爾 (很喜歡) 是的,你看!……今天早上我的身體很好。

(她咳嗽,阿爾培第離開椅子左邊的椅讓地坐下去。)

阿爾伯 (憂慮) 不過……

拉法爾 呵!一點兒都不要緊的!……——是不是,阿爾培第醫生……

阿爾伯 他同你說過了嗎?

拉法爾 是的,你要我到格洛連打爾修道院去嗎?

阿爾伯 是的,你已經好久沒有出門了。

拉法爾 是的,這樣也好!……

阿爾伯 你等到吃晚飯的時候才回來!——阿爾培第,你們把氈子和皮大衣帶着走嗎?

阿爾培第 (指着女僕們手裏所拿着的衣服) 有的,公爵!

阿爾伯* (對拉法爾) 那末去吧!親愛的……去吧!

(多羅來走過去故意使他們看見)

拉法爾 晚上再會吧!(看見多羅來,低聲說)呵!這個女人,我剛才沒有看見!

阿爾伯 (溫和地,要推她到左邊的門外去) 是的,是一個本城的女子……

拉法爾 (不動) 看起來,她是很憂愁的……她哭了嗎?

阿爾伯 (同樣舉動) 也許!

拉法爾 (低聲) 這大約是一個可憐的女子,到這裏來口頭請求你什麼了,是不是?

阿爾伯 是的……再會吧!

拉法爾 (仍舊是低聲) 你看,給我猜着了!(向她的父親) 你不願意答應她向你請

求的事嗎?

* 阿爾伯 拉法爾

阿爾伯 答應她嗎……決不會的!

拉法爾 我呢……你答應不答應?

阿爾伯 答應你嗎……

拉法爾 今天早上,我覺得很好……你看,我呼吸得非常自然……我的身體好久沒有像今天這麼好的了!

阿爾伯 (喜歡) 呵!好極了……多麼快樂!

拉法爾 你曉得我的身體好就很快活,是不是?

阿爾伯 對了!

拉法爾 那末,這種幸福不要讓我們單獨享受……爲感謝天主保佑我們的恩惠起見,

答應這個女人請求你的事情吧!

阿爾伯 (不能忍的神氣) 我不能夠答應的……你給我走出去吧!

拉法爾 那末,這是一件情節很嚴重的事嗎?

阿爾伯 (忘記似的) 嚴重得很。

拉法爾 (急劇地, 變形於色。) 所以有些事情瞞着我, 不讓我曉得的嗎?

阿爾伯 (急劇地) * 沒有什麼事。

拉法爾 昨夜的鼓聲槍聲, 又是做什麼的呢?

阿爾伯 不過……一點兒事都沒有!

拉法爾 (用眼看她的兩個女僕像問她們似的) 呵! 天啦! 你答應我這麼多次數了!……要是還有屠殺的事情的話!……

阿爾伯 (急劇地) 我跟你說沒有!……這是不不要緊的!……

拉法爾 (急劇地到她父親面前) * 那末, 要是不不要緊的話, 你可以答應她了!……我自己就跟她說去!……我問問這個女人看,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 拉法爾 阿爾伯

* 阿爾伯 拉法爾

阿爾伯 拉法爾……

拉法爾 (向她的父親) 讓我來做, 你會曉得的! (向多羅來, 一面坐在棹子左邊的椅上去。)

太太, 您爲什麼到這裏來, 可以告訴我嗎?

(阿爾伯站在她的女兒坐位後面用威脅的神氣來看多羅來。)

多羅來 (溫柔地, 到棹前來。) 哦! 小姐……簡單得很……這是關於您認識的一個人的

事……我是爲加耳洛團長而來的!

拉法爾 是的, 我認識他……那末, 怎麼呢?

多羅來 那末, 小姐……昨夜他被捕了……

(公爵有動作。)

拉法爾 他被捕了!

多羅來 (用輕挑的神氣看着公爵) 哦! 爲一件很小的事……公爵會同我一樣告訴您

這是很小很小的事!

拉法爾 這或者就是昨天晚上所經過的事情嗎？

多羅來 大概……是的……

拉法爾 (用責備的口氣) 呵……父親……這真是太嚴厲了！

多羅來 可不是嗎？

拉法爾 * 只有您所說的這點兒小事嗎？

(阿爾伯從他的女兒後面走過，兩隻眼睛不停留地注視着多羅來。)

多羅來 沒有別的事，公爵自己不能夠告訴您有別的事……

拉法爾 您所請求的自然……

多羅來 小姐，我請求把他從監牢裏釋放出來……還要請公爵給他一張通行證……

那就夠了！

拉法爾 有理…… (公爵有動作) ——父親，太太說得是……太太，您替他這麼辦，好

*拉法爾 阿爾伯在她後面 多羅來

得很……您是他的女朋友嗎？

多羅來 對的，小姐……我是他的女朋友！

拉法爾 好極了……因為他值得人家愛他的……而且我也愛他呀……可是現在我們有兩個人愛他，我們的力量大起來了！

多羅來 願您的父親聽見這個！

拉法爾 （站起來） 是的，不錯，他要叫我們這樣去請求他……你瞧……喂，父親，華耳喀先生就把我們的團長恢復自由是不是……這於你是很容易辦到，惠而不費的事……

阿爾伯 （用反語的口氣） 呵！好哇！

拉法爾 你說了……好嗎？

阿爾伯 嘿，不……我說不！

拉法爾 （站起來，不安） 那末……——太太，你把實在的情形都告訴我吧……

阿爾伯 (走到她們倆者之間去把她們隔開) 她一點兒也不會說的……因為再沒有

什麼可說的了。

多羅來 真的,再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拉法爾 (感動,神經興奮。)你拒絕嗎?……呵!父親,你太狠心了。

阿爾伯 拉法爾!

拉法爾 剛才我多麼開心,……現在……天啦!……今天的日子開始得這麼好,倒霉極了!

(她跌坐在椅上,阿爾培第走近前來。)

阿爾伯 (失望,跪下。)我的女兒!……阿爾培第醫生,怎麼好!……我的孩子!……

拉法爾 我剛才身體還那末好的!……天啦!……

阿爾伯 那會恢復的!……好寶貝,我的性命!

拉法爾 (敏捷地,親切地。)你單單答應我所要求的事好嗎?

阿爾伯 不論什麼，我都答應。

拉法爾 (站起來) 當真嗎？……這回什麼都好嗎？

阿爾伯 是的。

拉法爾 他自由了嗎？……

阿爾伯 是的。

拉法爾 你對我發誓嗎？

阿爾伯 用你的性命來發誓好了！……

拉法爾 (站着，走到他面前，在棹上取了一支筆交給他。) 馬上寫一張赦令！……立刻就寫！

……筆在這裏！

(阿爾伯站起來，拿着筆然後站着寫。)

多羅來 (跪在拉法爾之前) 小姐，天主保佑您！……謝謝您！……您真使我五體投地了！

*阿爾伯 拉法爾 多羅來

拉法爾 您爲這種小事來哭嗎？

多羅來 哦！我看見您病得這麼厲害心裏難過呀！

拉法爾 （低聲，向她的耳朵上說。）我的病原來沒有這麼厲害，多半是裝的……

多羅來 （吻她的手）呵！小姐……

拉法爾 不要多說了！

（她再回到左邊去，那個時候，女僕拿大衣給她。）

阿爾伯 （向華耳喀）華耳喀，這是一道釋放加耳洛的命令和一張到里爾去的通行

證！

多羅來 公爵……

阿爾伯 （到多羅來那邊，在棹旁，近她，低聲。）太太，不要謝我，這種特赦是您勉強我，我不

得已答應的……她幫您忙，您得替她祈禱呀……我限您今夜以前跟他一齊離開

這裏（指着棹上）您的通行證在那裏……（他到他的女兒那邊去）——喂，拉法

爾……來吧，我自己扶你上車吧！

拉法爾（向多羅來）再會，太太……（向阿爾伯公爵）假使你聽我的話，假使我常常在這裏你瞧……要做得人多麼容易呵……

第五場

人物：多羅來 華耳喀

多羅來（剝掉上去取通行證）他已經得救了……如果你要的話，現在再來威嚇吧……
……（向華耳喀）先生，我可以去看他嗎……

華耳喀 加耳浴團長……不可以，太太……您到大門外去看他好了。

多羅來 好吧！（她到左邊欲從走廊出去，止而不前。）從那邊走過的是什麼人啦？

華耳喀（望一望）這些都是從軍法會審處出來的犯人，現在把他們解回監牢裏去的！

多羅來 (發出害怕的聲音) 哦! 我不願意看見他們呀!……

(她回來走過場中想從右邊的門出去。)

華耳喀 不要從那裏出去, 太太, 這是拷問犯人的房間!……

多羅來 (怕而後退) 噢!

華耳喀 (指着右邊的走廊) 假使您願意的話, 從這裏出去好了!

多羅來 呵! 對了, 我要出去! (她跑忽又停止不前而向門外張望) 噢! 那邊過來的人是誰呀?

華耳喀 是李索耳伯爵!

多羅來 (怕而發狂, 回頭又走過場中到左邊來) 先生!……我不願意看見他!……先生, 我

害怕!……不要使我看見這個人!……我只能夠在睡眠矇矓的時候看見他!……他

來了!……(失望地) 可是我就不能夠從這可怕的屋子裏出去嗎?

華耳喀 (指着右邊) 從這裏, 太太!……不過, 相信我, 不要碰見公爵!

多羅來 劊子手, 閻羅王!……都可以!……可是不要碰見來的這個人!……呵! 不要碰見

他呀！天啦！不要碰見他呀！

（她當藍貢進來的時候從左邊出去。）

第六場

人物：李索耳 藍貢 兵士（在場底走廊裏）

（藍貢先李索耳而進然後用手作勢叫他進來。）

李索耳 隊長，您帶我到那裏去，爲什麼您把我同他們分開呢？

藍貢 因爲他們的事都完了，先生，我很抱歉對您說，您的事情却還沒有完。

李索耳 在軍法會審處和火刑場跟我有什麼分別？我總是死的！

藍貢 唉伯爵……在那邊拷問室裏還要把您拿來拷問呵……

李索耳 拷問呵！對了……我忘記了……而且這是阿爾伯爵的玩意兒！

* 李索耳和藍貢在棹前

藍貢 我如果相信人家所說的話，那末，伯爵，請您鼓起您所有的勇氣才成啦！

李索耳 人家希望我會說出來嗎？

藍貢 人家確實相信您會說出來的。

李索耳 （停一會兒之後）天曉得，我所害怕的並不是痛苦……痛苦和我，我們倆認識得很清楚……可是誰能夠答覆說他的肉體不會比他的靈魂更懦弱……誰能夠

答覆痛苦不會使他喊一聲……使他招認……使他說出同黨一個名字呢？！先生，有痛苦會使我做一個告發人和一個奸賊的思想……那才算是受真正的痛苦哩！

藍貢 （低聲）您寧願死在自己手裏，是不是？

李索耳 天啦……假使我做得到的話！

藍貢 （同樣低聲）那末，您不要喊一聲……不要動一動……鐵木易侯爵已經準備好這件事了！

李索耳 （有希望的神氣）呵！

藍貢 等會兒我要帶您去審問的……而且在那個走廊裏有點兒黑漆漆的……祇要

在我這一邊把手張開……

李索耳 (急劇地,暗中同他握手。) 是的……是的!呵隊長,謝謝……謝謝您也謝謝他!

藍貢 (高聲) 伯爵,假使事先您要一位神父參加……

李索耳 不……團長……不要!——有上帝在我就夠了!

第七場

人物: 李索耳 加耳洛 藍貢 米格爾 拿伐拉 兵士 然後華耳喀

李索耳 (看見加耳洛有兩個兵士帶着他由左邊走廊進來) 加耳洛! (低聲向藍貢,有驚異

狀,對他指着拷問室。)——他也要受拷問嗎?

華耳喀 (由公爵辦公室出來,向軍官們) 諸位……加耳洛團長被釋放了。

李索耳 (喜歡) 釋放了嗎?

加耳洛 * 我能被釋放嗎？（向華耳喀急劇地走過來）爲什麼我被釋放，而伯爵沒有被釋放呢？

華耳喀 先生，公爵大人願意赦你的！

加耳洛 而我呢，我不肯接受這種特赦！

華耳喀 先生！

加耳洛 你們有什麼權利利用這種我沒有請求過的仁慈來侮辱我呢？

華耳喀 這是由於拉法爾小姐的請求，你才能被釋放的……

加耳洛 這並不是我的請求。

華耳喀 先生，釋放你是公爵一時的高興……

加耳洛 我可不高興！……我參加了陰謀，跟我的朋友們一塊兒奮鬥，打仗！……一樣是謀叛，自然要受一樣的罪，同上斷頭台！……這是我的權利……我要求這個權利……

* 華耳喀 加耳洛 李素耳

……而且我不承認你的公爵用慈悲心來強迫我受另一種刑罰……

華耳喀 先生……

加耳洛 請你把我送到斷頭台上去——去吧，先生，去同你的公爵說：我不要他的特赦！

……

華耳喀 （把通行證交給米格爾）你自己同他說吧，先生，因為我只認識他給我的命令。

（他從左邊出去，米格爾到右邊走廊出口處去同藍貢說話。）

加耳洛 好……他在什麼地方？

李索耳 （阻止他）你想去同他說嗎？

加耳洛 是的，我想同他說去……

李索耳 （同樣地）加耳洛……

加耳洛 來阻止我的人倒是你嗎？

李索耳 天啦……是的，是我！

加耳洛 李索耳！讓我去吧！

李索耳 不要去，我告訴你！

加耳洛 讓我去死吧！……這是劊子手來替你報仇呀！

李索耳 假使我不願意劊子手來替我報仇！……（很慈愛的樣子）你可憐得很！……假

使我連仇都不要報了！你還有什麼話可說？

加耳洛 不應該的原諒！我不能夠接受的！

李索耳 可是你非答應我去承受這種特赦的權利不可！……假使像你所說的，那你的

錯處便使我成爲你生命的主宰了……

加耳洛 對了，這是一定的！

李索耳 那末，……我可以隨便安排了！……我本來不再請你活着的，現在！……我命令

你活着呵！

加耳洛 呵！李索耳！……我寧可受你對我發怒一百次，不願受你害我的恩德。

李索耳 加耳洛！我死期這麼近了，這一生的苦楚和過度的災難似乎是一種幻夢……

讓我享受遺忘和饒恕兩種至上的快樂吧！不要使我對於一切失望而死……我最後所握的手是一個最親愛的朋友的手……這個朋友我從前以為已經失去了却被熱淚所感動而回頭且受改過自新的洗禮，現在居然為我再獲得了。

加耳洛（握他的手而吻之）呵！天啦，是的。

李索耳 加耳洛，你要為順從我而活着！尤其是應該為我們的神聖的福利而活着……這種神聖的福利最需要你的忠誠……願我們的祖國從此以後是你的唯一的愛情……那種愛情，我的加耳洛，也可以受欺詐的，可是受人敬愛者總是偉大的，且牠的宗教意義是多麼純潔顯然，在一個共同信仰之下可以從死敵變為朋友……你年紀還輕……可以看得見我們佛拉孟國復興起來的……那個時候，加耳洛，到我們獨立的旗幟在城頭上飄揚的日子……你應該想到從前共同奮鬥的老朋友……我在天有靈會歡喜地饒恕你而且保佑你。

加耳洛 李索耳，我願意你的饒恕不單單爲我就算了……也得饒恕她才好！

李索耳 爲她……爲一切都可以！（停止）爲一切不……我比從前好得多了……

（用力）不……我不能夠饒恕大家……而且我這個心也不能超出常情之外來
把我這種報仇的熱烈願望掩飾住！

加耳洛 你還想復仇嗎？

李索耳 因爲我所要報復的仇恨跟我個人再沒有什麼關係——這不是我個人受侮辱，這一回而是全體民族受侮辱……而且那種侮辱……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上帝自己會命令我去忘記牠的！

加耳洛 什麼侮辱，你說吧！

李索耳 （低聲說，使兵士們不聽見。）加耳洛……人家把我們賣掉了……在我們當中有一個該死的，廉恥喪盡的人偷把我們所有的祕密拿去賣掉了……

加耳洛 呵！假使沒有這麼一回事……

李索耳 而且我們不知道這個出賣我們的人是誰……我們既然極端地不明瞭這件事的發生，明天，一會兒，他就會重新做起他的罪惡來……這就是圖謀得最嚴密的計劃也會失敗的……而我們最純潔的血也要流盡了，全民族就會在失望恐怖裏壽終正寢了，因為我們當中有一個靈魂被罰入地獄而他還得逍遙法外不受懲罰，這是鼓勵他胡作妄為的原因吧！

加耳洛 那末你想要怎麼辦才好呢？

李索耳 我所要的就是我死後的遺囑……你聽明白這個……加耳洛……這是我傳給你的——一種神聖的任務……

加耳洛 是的！

李索耳 這個出賣祖國的奸賊……這個販賣我們的商人……你要把他破獲……把他找着……等到你把他捉住，不論他是老，少，貴，賤，應該毫不留情地把他殺死……這並不是犯殺人的罪……這是正當的防衛……這不是一種觸犯刑法的罪惡……

……這是一種維護正義的行爲……你不單單爲被他所賣的和被他釘死在十字架上的祖國復仇就算了……我的孩子，你只管殺……再殺……你就可以救國！

加耳洛 我可以對你發誓……我一定會做到的。

李索耳 你要小心……這是一個神聖的誓願哩！

加耳洛 我發誓一定要做到……

李索耳 不論是誰，你都能殺他嗎？

加耳洛 我以永遠的幸福爲誓……就是我自己家裏的人……就是在我祖先靈位之

前……我發誓，我一定用我這隻手刺破這喪盡廉恥的人的心，才能夠消我的恨！

我的憤報我的國仇！

李索耳 你看得明白，我要你活着是有道理的……你的性命還是有些用處呵！

（右邊的門開了而諾亞甘姆和法院書記官在門檻上出現。）

加耳洛 （不安）有人來了嗎？

李索耳 (看見藍貢出來) 是的,我知道怎麼一回事了……

加耳洛 什麼事呢……

李索耳 (對他發笑使他安心) 好像公爵要審問我呵!

加耳洛 不過你得由原路回來……我還可以看見你的。

李索耳 (感動,伸手) 那是一定的!……好吧,加耳洛,我的孩子……我們就此分離吧!

加耳洛 (不安) 我要等你……

李索耳 不要留在這裏……那是於你很危險的,你的性命再不是你自己的了……留

心你的誓言吧!

加耳洛 (仍舊是不安) 這好像是說你跟我永別了呵!……

李索耳 永別!……哦,不是的!……呵!一定不是的!……我有很堅決的希望來同你再會

呵!……

藍貢 (出來) 我們去吧,先生!

李索耳 我已經準備好了，隊長！……（在階上向加耳洛）不要忘記你的誓言！……加耳洛！……一定要想到你的誓言！……

（諾亞甘姆回進去。——藍貢同李索耳從同一個地方出去，門也關了。）

第八場

人物：加耳洛 米格爾 掌旗官 軍官們

加耳洛 （用眼看李索耳出去）他用什麼神氣來同我說話！……公爵要他什麼？……他們把他帶到那裏去？……（他要上階去）

米格爾 （阻止他）慢慢，先生，你不可以到那邊去。

加耳洛 好吧，先生；我在這裏等一等好了！……

米格爾 先生，你也不能夠老等在這裏，你應該走了，這是你的通行證請你拿去吧！

加耳洛 （拿通行證）請你讓我等他出來才走吧！

米格爾 你的朋友嗎……恐怕時候很長久吧。

加耳洛 呵！你以為要很久嗎……

米格爾 當然的……那是拷問呵……

加耳洛 (怕極) 拷問……他騙我了，我沒有明白……我要看他……

(他衝上去，官們急把他攔住。)

米格爾 先生，你不可以去的……

加耳洛 (失望，想擺脫兵士的纏繞，被他們推到棹後，一直到壁爐那邊。) 放開我……我還要

看他的！

米格爾 (同其他的人阻止他) 先生，我告訴你，你不可以去的……

(門又開了，諾亞甘姆又在門檻上出現。)

第九場

人物依舊 加上諾亞甘姆 華耳喀

加耳洛 (有希望的神氣) 他們回來了!

華耳喀 (從公爵辦公室出來) 那末, 怎麼樣, 諾亞甘姆……

諾亞甘姆 完了……

加耳洛 這麼快……

華耳喀 他說了什麼……

諾亞甘姆 (把兩肩一聳) 他只說了兩個字……祖國!……他就死了!……

(大家動容也不攔阻加耳洛了。)

加耳洛 他死了!

華耳喀 (向諾亞甘姆) 怎麼……死了嗎?

諾亞甘姆 在門檻上……他用這把刀自己刺在心上死了!……(他把尖刀丟在棹上)

加耳洛 (氣餒, 痛哭) 啊! 天啦! 天啦!

諾亞甘姆 (向軍官們) 真的, 諸位應該好好地把犯人身上搜查才對……

華耳喀 來, 到公爵辦公室裏來吧!

加耳洛 (面白而故作鎮定, 到棹面去。) 諸位, 諸位! 你們還要這把刀不要?

諾亞甘姆 (一驚, 看他。) 不要了, 先生……不要了!

加耳洛 那末允許我把這把刀拿去嗎……

諾亞甘姆 你要, 拿去就是……

(他們從左邊走出去)

加耳洛 謝謝……

(他拿了刀, 從右邊衝出去, 兵士們看着他走。)

第七景

城裏一處地方, 深處, 有欄干向左邊城上伸延, 城中房屋頂上蓋着半溶解的雪。這欄干伸延到堡

壘裏的城洞再穿過去然後轉到右邊而止，這右邊是聖居都爾教堂的所在，教堂塔尖在房頂出現，可爲觀衆所見。——左右兩方有街道一條，左邊前方有店，店面在前方開着，而其內部只能在台前看得見。——是在白天。——遠處有召集的鼓聲響着。市民，商人，工人，女人，小孩，在場中低聲談話，接近時都有驚異狀。——兵士們來來往往，或獨自一個，或巡邏行走。

第一場

人物：一個釀酒工人 一個酒店老闆 兵士 隨營娼妓 市民 婦人 小孩

然後米格爾和藍貢

婦人（對另外一個低聲說）這是召集兵士的鼓聲！

酒店老闆 是的……他們應該從這裏經過的。

女商人（在她的店門左邊放着的沙發椅上坐着）你去看過市場上的景象嗎？

聲音 沒有。

女商人 那裏有一個全黑的火刑場，看見了真令人寒心呵！……

釀酒工人 四圍排着大砲，砲口對準各街道要口放着。

工人（前進）城裏各門都緊緊地閉着，一直到行刑了之後才開，你們曉得的。

釀酒工人 這樣，我們還該付加一附加稅去回復我們的生意呵！

女商人 假使有可能的話，你看我們將來更難過日子了！

釀酒工人 那是一定的！……你們看，這就是那些企圖的結果！……我們在這苛捐雜稅

之下只好束緊肚皮挨餓！……與其在這環境裏過日子，不如早死好啦！

第二場

人物依舊： 加上加耳洛和鐵木易

（加耳洛獨自一個由右邊急劇地進來，大家對他讓開，剛才說話的人用手指着他。——鐵木易

隨他後面進來，穿着騎馬靴子準備起身回到法國去。他上前攔路，加耳洛正在繼續行走到左邊

去的時候就被他阻着)

鐵木易 團長，我從公爵府裏起就跟着您來了……請您原諒我像知己的朋友一樣地

隨隨便便跟您說話……您面色蒼白匆匆忙忙到那裏去呢？請您聽我說，不要從這

一邊再多走一步了！

加耳洛 謝謝您，先生……不過，那是到大廣場去的道路，我要到那裏看一個人去。

鐵木易 (急劇地) 您還是不要去好，去了您也只能夠看見可怕的景象！我們到偏僻

的街道裏去等着開門吧……在法郎德耳門外我有兩匹好馬……

加耳洛 真的，您說的話好像是一個老朋友，我多謝您……可是，我不能夠接受您的美

意……李索耳伯爵已經死了……

鐵木易 (我知道的)

加耳洛 他的夫人還不曉得……我應該去通知她才是……等到這件事做了之後

鐵木易 加耳洛

……我在城裏還有許許多多的事情要辦呵！

鐵木易 呵團長，那末我太孤單了……再會吧……

加耳洛 再會吧！

（他要從左邊出去，——鐵木易用眼跟着他。）

米格爾 （阻住着加耳洛）先生，你到那裏去……

加耳洛 我到大廣場去……

米格爾 那邊是不可以去的……

加耳洛 怎麼……

米格爾 等犯人們過去之後，你才可以去！

鐵木易 （向回來的加耳洛）呵！你也不得不同我一塊兒留在這裏了。

加耳洛 那是應該的！

（右邊有人聲。）

第三場

人物依舊：加上阿爾培第 兩個扈從（護衛）拉法爾小姐和她的女侍者

後台人聲 從這裏走！……從這裏走！……

阿爾培第* （從左邊進來而到藍貢和米格爾那邊來，他們在場中間站着，很感動。）諸位！

……隊長！……來幫幫忙！……我送公爵小姐到格洛連打爾去……可是，拉法爾小姐看見了城門外吊死的那些人就害怕極了，要立即回來，我勸她也不聽……她到這條街上來了。隊長，請你叫人帶我們灣一條路走回去吧！……

藍貢 好，好，先生，叫車子先走，快一點；因為犯人的行列已經從府裏出來了！……

阿爾培第 從這裏走，小姐，從這裏走！……（拉法爾進軍裏去，女修士坐在對面，護衛和女侍

者在後跟隨。）一直去，是不是？

*阿爾培第 拉法爾 女侍者 藍貢 鐵木易 加耳洛

藍貢 一直去……快一點，快一點……

拉法爾 等一等……

（大家停止不前。）

阿爾培第 小姐，爲什麼不走……我們回家去吧……

拉法爾 我還要等一等……我先要曉得爲什麼有這麼多人，這些兵士和鼓聲又是做

什麼呢……諸位，這裏有什麼事情嗎？

藍貢 （阿爾培第向他示意）小姐，沒有什麼事情，不過是在舉行閱兵典禮吧了。

拉法爾 呵！（號聲在甬道吹着）

傳令官 我們的公爵奉國王的諭旨通告凡這城裏的人民應該在叛徒們經過的時候

靜默地跪着……（羣衆中有議論的聲音）違者處絞刑！——天主和國王的功德！

（他讀了之後即出去，一會兒遠處有同樣宣讀通告的聲音。）

拉法爾 這個人說什麼？

阿爾培第 小姐，他說軍隊經過的時候大家應該讓路。

拉法爾 可是他說了叛徒們……

阿爾培第 錯了……沒有人說這樣的話……是不是，諸位？

鐵木易 沒有，小姐，沒有人說這樣的話……

阿爾培第 我們走吧……

拉法爾 我要下去……

阿爾培第 小姐……

拉法爾 我要下去……

阿爾培第 我得到命令……

拉法爾 你得到聽從我的命令，諸位……完結算了……我要下去……

（她由女侍者扶着艱難地下來。）

鐵木易 請你走着去吧，我來幫你的忙。

(轎車和侍者出去。他把手伸給她，遠處喪鐘響着。)

拉法爾 好，我們走吧！…… (看見加耳洛) 呵！……團長！……是你！……你可以告訴

我這裏有什麼事情嗎？……

加耳洛 不過，小姐！……

拉法爾 這些鐘聲，又是做什麼的呢？

加耳洛 這些鐘聲是阿爾伯公爵又有什麼慶日吧！

拉法爾 這些人的面容，為什麼這麼憂愁！可是你自己的臉色也白得很呵！

加耳洛 天啦！幸虧您的好意我才能從監牢裏跑出來，我是同全城裏的老百姓一樣，永

遠沒有笑容的！……

拉法爾 (很憂愁而神經緊張) 又瞞着我什麼事了！……

阿爾培第 小姐，看天主的情面，我們走吧！等一會兒，我們再也不能夠從人叢裏走過去

了！……

大衆 (請求) 小姐……

拉法爾 是的! 是的! (另外) 他們都撒謊了…… (用手去牽着一個小孩, 使他近前。) 來

這裏, 好孩子! …… 你也在這裏看兵士們遊行嗎?

孩子 是的, 小姐! …… 除兵士們之外, 我們還要看就要被處火刑的犯人們從這裏經過

哩……

拉法爾 (大叫一聲) 呵!

(她暈倒在女侍者手裏。有人把小孩拖開。)

阿爾培第 這個小孩真可惡! ……

拉法爾 (手叉在胸前) 這太可怕了! …… 又是這樣…… 又是這樣…… 總是這樣!

……呵! 好苦呀! …… 帶我去吧! ……

加耳洛 (衝過去把她扶着) 小姐! ……

(有人快拿一隻椅子來在她後面放着。)

拉法爾 天啦！……悶倒了！……悶倒了！……我喘不過氣來！……血液也要停止流動了！

我喘不過氣來！……

（大家把她扶着坐在椅上。）

加耳洛 （失望） 小姐！……天啦！……小姐！……

女商人 （哭着） 我們的好仙女！……

（大家圍着——所有的女人們都前來圍着。）

阿爾培第 天啦！……她要死了！

（拉法爾起來，爬在女侍者身上，想呼吸一下，然後再跌下坐在椅上。）

加耳洛 她死了！

（這句話由所有在場的人同時低聲說着。）

阿爾培第 諸位，諸位！……不好告訴給公爵知道！……讓我慢慢準備把這個消息傳給他。他就是。

（大家把拉法爾抬到店裏去，諸婦人在圍着哭，使觀衆看不見她。——鼓聲不停地打着，漸打漸近，而喪鐘之聲也連續不斷地敲着。）

第四場

人物依舊：加行列

（一隊長槍手由甬道出現，把羣衆驅散，走在兵士們後面。——同一道路上有一隊行列出現，這隊人行得很慢，好像是出喪一樣。爲首有鼓手三人，打着出喪的調子。——全隊由斜坡下來，然後向左轉，在場中而在同一方向中的街道上出去。在鼓手之後有西班牙銃卒，槍卒穿着鐵甲，喇叭手，傳令官，拿金頭杖者，瑞士軍旗手，郎巴耳人，葡萄牙人，拿破里人，日耳曼人等等。日耳曼傭兵的鼓手三人，日耳曼傭兵，會審處書記官，法官，憲兵司令衛隊。——諾亞甘姆，華耳喀和得爾流在後。——然後由差役所持的涼傘下，公爵由護衛和家人跟着出來。——他到了甬道之後，所有在旁觀衆都跪下，只有加耳洛站着，他背靠着右邊的牆，鉄木易也站在一旁。一待公爵出來之後，除鐘

聲外鼓聲經過了全場之後，由左邊漸漸遠去了。苦修會修士的歌聲唱起來了，他們穿着特殊的衣服，頭戴着特殊的帽，手拿蠟燭，排着兩行而來，彼此隔開着走。——當公爵到了場中的時候，他們進甬道裏去。——在這教會的歌聲裏，拉法爾小姐的女侍者的痛苦倍加，她們跪着大聲啼哭。

——公爵看不見拉法爾，停止前進，向在他面前的華爾喀說。）

阿爾伯 華耳喀，這些女人爲什麼哭呢？——我禁止人家啼哭的！

（華耳喀鞠躬而到女人那邊。——阿爾培第對他指着店中已死的而躺在椅上的拉法爾，十字架在胸前由哭着的女人們圍着。華耳喀，着驚止而不前，脫帽。）

華耳喀 公爵，在這間屋子裏有一個少女死了……

（大衆脫帽。）

阿爾伯 （受打擊，想着他的女兒而跟他們一樣地行敬禮。） 一個年輕的女子死了！…… 天

主真不留情！任她們哭吧！華耳喀，任她們去哭她們的女兒吧……

（他舉手勢命令前進，行列重復起行。——做公爵的衛士的瑞士人在前，苦修會的修士們唱着

歌；隨後穿着青衫的修士們慢慢走過，一個穿白的拿着西班牙的十字架，穿黑衫的修士們拿着燭檯。然後喀連納、巴格齊爾、同郭納里等手被綁着，每人右邊都有一個兵士隨着——查爾老闆及其助手——當犯人在場中的時候，右邊，經過加耳洛面前，他們看見他哭着。）

喀連納（看見他進一步向他低聲說） 懦夫……你恢復自由了……而我們就要被處死啦！

郭納里 賣國賊，你賣掉了我們幾個？

加耳洛 我是賣國賊嗎……我……

巴格齊爾 該死……猶太人……

大衆（被兵士們牽走）賣國賊……猶太人……猶太人……

加耳洛 這太可怕了……他們罵我是賣國賊……我……我是賣國賊……

（行列在下面的事情發生的時候，仍繼續走着，長槍兵和意大利的銃卒先行然後維持秩序的兵士們由藍貢同米格爾統率着做殿後。）

鐵木易 (阻止他) 先生……您跟我一道吧!

加耳洛 (失望地,向鐵木易) 可是,這太可怕了……不過這不是真的……先生!賣國賊

不是我……我可以同您發誓,賣國賊不是我呵!

麼木易 (急劇地) 我很明白……因為這是一個女人所做的事!

加耳洛 做賣國賊的居然是一個女人……她叫做什麼名字呢……先生……她姓甚
名誰?

鐵木易 我不曉得,我所曉得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她在昨天晚上到過公爵家裏來

而且到今天早晨得到一張到里爾去的通行證才出去的。

加耳洛 呵!這到有線索可尋了,這……是一張到里爾去的通行證!

鐵木易 對了,同您我所有的一樣。

加耳洛 我從小路跑到大廣場去的時間還有,那末我去了,我到法郎德耳門外來會您
……這是您同這個女人到里爾去的必經之路……先生,請您等我一等……

鐵木易 好吧，團長……

加耳洛 呵！這被人叫做賣國賊的恥辱真難受……死的人已經死了，不過我對他所發的誓言是要履行的，我一定要替他們報仇呵……

（他由左邊隨行列出去。在這個時候羣衆已沒有兵士監視於是散開在場中奔跑，且隨着行列而行。加耳洛不能夠穿過去，乃衝上斜坡，避免了好奇的人而在甬道裏不見了。至於鐵木易也來對死者做一次最後的探望。）

——第四幕完——

第五幕

第八景

在李索耳家裏，布置同第二景一樣。——棹前的凳子沒有了，棹的右方所置的椅子已移置後面壁爐旁邊。

第一場

人物：多羅來 居都爾 *

居都爾（在窗前作驚狀而把窗關上）哦！太太！廣場上擠滿了人……兵士們大隊整列地排着……天主堂的門大開，神父們站在門口準備爲就要到的犯人們求天恩赦

*多羅來 居都爾

罪哩。

多羅來 (她在入門處窺伺着加耳洛到來) 是的!……他還不來呀!

居都爾 太太,親愛的太太!我們屋子裏所有的聽差都逃了!……我們也逃吧!不要看那

邊正在準備做的可怕的場面!……

多羅來 (一樣地在前場的門口站着) 逃!你只管逃吧!……我呢!假使我不在這裏等着

他!……你要我在什麼地方等他呢!……

居都爾 哦!太太!……

多羅來 (苦苦地,到右邊去) 他不會來啦!……他被釋放已經有一點鐘了!……他第一

步就應該來看我!……不!……天主知道他所做的事!……他在那裏呢!……我嗎!……

……我還會被他記算得上嗎!……

第二場

人物： 加耳洛 多羅來

(加耳洛從園門急劇地走進來。居都爾看見了他進來之後，就從進出的門出去把牠關上。)

多羅來 (看見加耳洛) 呵！他來了！……(她衝到他那邊去) 天啦！你來了！……到底，你來

了！……(加耳洛沒有答應她，把他的大衣和帽子放在棹上。) 加耳洛……你可來了！

……你現在被救而得自由了！……

加耳洛 (沒有看她，彼此由棹子隔離着。) *多羅來……

多羅來 假使他們把你跟犯人們一齊帶到那裏去的話！……我當把頭撞在場裏的石

頭上碰死啦！……

加耳洛 (不安) 多羅來！……你說的是什麼話！……而且在什麼時候你能說這種話！

……

多羅來 讓我告訴你我多麼愛你……我受夠了痛苦……現在我很有權利來享受瘋

*加耳洛 多羅來

狂似的快樂啦！……

加耳洛 * 不是這麼說！多羅來——我敢對你發誓說你沒有權利來享樂呵！……

多羅來 我再看見你平安回來的時候，也沒有權利來享樂嗎？……

加耳洛 你的丈夫死了的時候，你就不應該享樂！……

多羅來 呵！……

加耳洛 他是自殺的！……

多羅來 (痛苦地) 呵！天啦！

加耳洛 他死了，多羅來……那尤其是因為他死了我才來告訴你的！(感動的樣子) 他

饒恕了我們的罪過才死的！

多羅來 (先減少了痛苦然後喜歡起來) 我們被饒恕了……我們倆個都被饒恕了！

……所以，現在你就再沒有疚心了嗎？……你為什麼這樣盯着我呢？……

* 多羅來 加耳洛

加耳洛 你當真相信他和你一樣來了解這種饒恕而沒有條件嗎！……不是的，有這麼

一個條件就是我們從此以後應當永遠分離呵！……

多羅來 分離！……那末，我們要他饒恕做什麼？……好意的恩惠就變爲惡意的刑罰了！

……

加耳洛 多羅來！……你胡說八道！……你侮辱了一個死人……你的丈夫……小心點兒！

多羅來（親切地）所以你在那種條件之下才接受了他的饒恕嗎？

加耳洛 呵！我……我不知道！……

多羅來 你不知道嗎？

加耳洛 不知道！我來這裏，決意……準備躲避你而逃……不過我看見你……我再不知道要什麼……也不知道不要什麼……我糊塗了……（他跌坐在右邊）

多羅來（親切地，近他）我知道……你是愛我的……而且我倆是彼此相愛的。你瞧，

那是實在的情形！（加耳洛有動作，用手去閉他的嘴）算了，加耳洛，這個惡夢完了……我們離開這座房子，這不是我們的……過去的事我們丟開……我們走吧……我們兩個人可以享受幸福和自由啦……

（遠處出喪的鼓聲）

加耳洛 （戰慄）聽！

多羅來 什麼？

加耳洛 （站起來）他們來了……（他跑到窗前去把窗門開着）

多羅來 這些可憐的犯人……那末就有更充分的理由使我們離開這裏啦……

加耳洛 （怕而後退）呵！這是斷頭台……那是火刑壇……

多羅來 （衝到他面前去把窗門關上）嘿！這與你有什麼關係……因為這不是爲你而設的……

加耳洛 不……我要等他們……而且要看他們……

多羅來 (頭他到右邊去) * 看他們有什麼意思……爲什麼……

加耳洛 剛才這些犯人在我面前經過的時候,你知道他們喊過了我什麼呢?……他們

叫我是一個懦夫!……賣國賊!……猶太人!……他們誣我出賣他們!……我呢,你相

信我會做那種勾當嗎?……我!我!……(他再走到左邊去)

多羅來 ** 這與你有什麼關係!……

加耳洛 不過這真是太可怕了!……被人家當做賣國賊,而且是他們所說的!……現在他

們就要死在那邊火刑場上啦!……而他們最後的呼喊爲的是咒罵我呵!……(他

再跑到窗前去)

多羅來 (阻止他上前,然後拖他到左邊去) 嘿!讓他們咒罵你好了!……好事情!……讓他

們呼喊好了,來吧!…… ** **

* 多羅來 加耳洛

* 加耳洛 多羅來

*** 多羅來 加耳洛

加耳洛 (仍舊是向廣場上望着, 不管她。) 我要履行我的誓言, 可惜不知道那個沒有廉

恥出賣我們的人是誰!

多羅來 哦! 天啦! …… 應該逃而不逃! …… 還要履行什麼誓言! …… 原來有一個誓言!

……

加耳洛 這是對死者所發的誓言! ……

多羅來 呵! 讓死者安息去吧! …… 你別說跟他人所發的誓言, 只管說你對我所發的誓

言, 只有那些誓言才是好的! ……

加耳洛 我發過誓了! …… 你得明白! …… 我是用我的永生去對他發誓的! ……

多羅來 你發什麼誓! ……

加耳洛 (掙扎脫了她跑到窗前去把窗門開了) 我發誓要用尖刀來刺死出賣我們的人!

……

多羅來 (驚而不發聲, 退到棹旁靠在棹上一會兒) 真的, 你發得好誓! …… 那是應該的! ……

……（用反語的口氣。——譯者。）

加耳洛 （站在多羅來與窗之間）我發過那種誓言了！……

多羅來 爲的不過是使這個死人歡心你就去做刺客，並且敢說這種話！……不過那是

太可怕了！……那是太可怕了！……（她衝到他那邊去，強他到左邊來。）

加耳洛 我已經發過誓要殺賣國賊的！……

多羅來 * 你，加耳洛！……你敢刺死人！……你發瘋了！……我告訴你，你簡直發瘋了！

……可憐的，讓他去吧！……有人賣了你，真的！……不過事情做過就算了，用不着再

管！……我們走吧！我是不會賣你的，我！……（她漸漸推他到掉邊去）

加耳洛 我跟你走使全不律養爾的人在他們死後說：「你瞧，這是出賣朋友，出賣祖國

的人！……」使全佛拉孟民族都瞧我不起，使我過着沒廉恥，喪名譽的生活！……不！

我要證明我是沒有罪的人，而且非把這個奸賊殺死不可。

*加耳洛 多羅來

多羅來（同她隔着一張棹子）可是你瞎猜……這個奸賊在那裏……誰會把他的名

字告訴你誰……

加耳洛 天主已經告訴我：「這是一個女人……」

多羅來 一個女人……喂，怎麼現在到是一個女人了……呵！天啦……糊裏糊塗……

一個女人……那裏有女人們也會去幹那些事情嗎……不過這是他所相信的一

回事……噢……他會相信這樁事……

加耳洛（出來）我知道得很確實的……告訴我的人是……

多羅來（一樣地在棹上阻止他過去）那個人，一定是一個壞蛋！一個懦夫……他一點

兒也不知道……你得明白……一點兒也不知道，他糊說八道……現在你不論人

家說什麼你都相信了……（鼓聲更響）

加耳洛 他們死的時候到了……（他搖擺不定地靠在棹上）

多羅來 不……還沒有到……加耳洛我的最親愛的加耳洛……可是你聽我的話……

……到底！……我把我的生命全都交給你了！……替我做些事情吧！……而且我愛你……到底你愛我呢還是不愛我呢？……

加耳洛

（仍舊是看在窗外那方）呵！天啦！……是的，我愛你！但是我答應過不再愛你的！

多羅來

（想阻止他看和聽）來，不要看那邊！……你想想！……我們一生的幸福和愛情！

……（鼓聲愈響）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有阻礙了！……（鼓聲響得更厲害……發瘋似的）呵！可惡！……不要打鼓了！（鼓聲立停）沒有關係！……你瞧！他們離這裏很遠的！……不要聽牠！……來，我帶你去吧！……走幾步就得了！……我們也就自由了。……

（鼓聲更響。廣場上有人聲。大風琴奏歌直到完場為止。）

加耳洛

呵！（他掙脫而走到窗前去）

多羅來

（失望地又走到左邊棹前）對了，他們多麼親熱！也就是因為這樣所以才願意

多羅來 加耳洛

受罪……

加耳洛 (從窗前退出,大哭) 呵!你是對的!……多羅來這真是太殘忍了!……你瞧,他們

現在上火刑場去啦!巴格齊爾!……我的可憐的喀連納,我的朋友們!……呵!我不要看見這個!……我不能帶我去吧!(他退到棹旁)

多羅來 (得意洋洋,她跑去開到花園的門) 現在,你聽我的話了!……

加耳洛 (力竭聲嘶,靠在棹上,低聲,眼睛仍舊是向着火刑場) 我們離開這間屋子!……這

個城市!……

多羅來 (來到他身邊,一樣地低聲) 對了!……我們倆一塊兒跑!

加耳洛 (一樣地,由棹隔開他倆) 一塊兒跑吧!

多羅來 一塊兒跑!……對了,來吧!……

加耳洛 (一樣地) 是一塊兒出城去嗎?……

多羅來 你有你的通行證嗎?……

加耳洛 (和以前相同) 有的……可是你呢?

多羅來 我有我的……

加耳洛 (驚,仍舊是靠在棹上,忽然回轉來向她。)你也有……

多羅來 是的,我的跟你的一樣……是到里爾去的……

加耳洛 到里爾去的嗎……

多羅來 對了……

加耳洛 你……

多羅來 不過,我既然告訴你是到里爾去的了……那末來呀!

加耳洛 (用錯亂的神氣看她) 你怎麼能夠得到這張通行證呢?

多羅來 是我到公爵府裏去領來的。

加耳洛 今天早晨去領的嗎……

多羅來 是的……

加耳洛 (驚而向後退) 啊……多麼可怕!

多羅來 什麼……又有什麼事情了嗎……

加耳洛 這個女人……今天早上在公爵家裏……這個女人昨夜在他家裏……

多羅來 昨夜……

加耳洛 就是她……

多羅來 不是我……

加耳洛 就是你!……你把我們都賣了!……就是你!……還敢對我說不是你!……

多羅來 加耳洛……

加耳洛 呵!讓我……不要動我!……(他掙扎把她推到右邊跌在椅前)

多羅來 可憐我!

加耳洛 *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我正找她……不想她在這裏……假使不是她還

*加耳洛 多羅來

有誰呢？

多羅來（在地上）呵！加耳洛！……不要咒罵我了！……別人不論誰都可以！……不過你是不可以罵我的！

加耳洛 你是告密的女人！……你是一個害人精！……哦！賤人！……賤人！……賤人！……多羅來（跪着爬過去）加耳洛，你不知道實在的情形！……他要殺死你！……他離開我的時候對我說：「我就去殺他！……」我害怕而發狂了！……我瘋了！……加耳洛！……我真的瘋了！我對你發誓！……爲的是救你！……爲的是愛你！……這都是爲你呀！……爲你呀！……

加耳洛（拿着她的兩隻手）你的愛情！……你的愛情對我只是一種裝嬌作僞的東西！……你的愛情的歸宿就是牽連到這些可憐的人到火刑場裏去和全民族到覆滅的地步！……你的愛情是惡魔！……我咒罵牠！……我討厭牠！……怨恨牠！……

（他把她扔倒跪在地上）

多羅來 呵！加耳洛……你這樣真氣死我了……

加耳洛 還不至於這樣……

多羅來 可憐！……你要怎麼樣呢？……

加耳洛 （把她拿起拖到窗前去）太太，來這裏……來先看你的成績！

多羅來 赦免我吧！

（玻璃窗反射着火刑場所發出的亮光。廣場上有人聲。）

加耳洛 喂，你瞧一瞧，喂，你瞧一瞧，你燒死他們的火發起火燄來啦……

多羅來 可憐我吧！

加耳洛 你數一數被你害死的人有幾個……

多羅來 呵！忘恩負義的東西……忘恩負義的東西……

加耳洛 （把她提起來強制她看）你也得習慣習慣這火燄……到地獄之前應該先嘗

嘗味道，這是你的愛情使你到那裏去的……

多羅來 可憐我吧……

加耳洛 你聽！……他們看見我了，喂！……你聽！……你聽！……

犯人們 （在外面） 加耳洛！……賣國賊！賣國賊！……

加耳洛 你聽見了嗎？而且死者，你也聽見了他對我喊着：「你的誓言，記得清楚吧！……」

多羅來 （害怕，站起來。） 呵！不要這樣！……

加耳洛 他告訴我：「不論犯罪的人是誰……殺，加耳洛……你應該毫不留情地殺了

他！……」

多羅來 加耳洛！……你，殺我！……你！……

加耳洛 （抽出尖刀） 我發過誓的！……

多羅來 （怕而發狂，掙扎。） 由你的手來殺我！……不！……那是不可以的！……可憐我！

……我害怕！……

加耳洛 （大怒） 我發過誓了！

多羅來 不可以……我不願意你殺我……放開我……

加耳洛 我發過誓了……我發過誓了……（他舉刀便刺）

多羅來 （跌在地上）呵！（加耳洛把尖刀丟開）這一回，唉……我死啦……可是我很

愛你……我多麼愛你呀……

加耳洛 （失錯）我殺了她啦……我……我……

多羅來 至少，你也得來近我……來呀……

加耳洛 （跪在她身邊，她不動了，然後他吻她的手而哭。）呵！對了，我要去……呵！我多麼可

憐的人！……我殺了她啦！……多羅來……我的愛……呵！天啦！

多羅來 來……來呀……

加耳洛 好，等我一等……我就去……（他跑到窗前，爬上窗口而喊着）劊子手……（有人

人聲在外發出）你還沒有殺到我……把柴堆起來……替我把柴堆起來……爲

的是我不願意偷生呀……

多羅來

(爬起來看他) 呵……

加耳洛

(向多羅來,很有情的樣子) 你瞧……: 我是不怕死的!……我是不怕死的!……

我去了……

(他由窗口跳到廣場上去;多羅來爬起來。——鼓聲——多羅來叫一聲哎喲,然後再跌下去死了。)

——第五幕完——

(本劇終)

附 錄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爲易於演出起見，法國巴黎法蘭西劇院曾將這劇本修改如下：

第三景和第七景取消。

第五景歸併到第四幕去。

第六景更改如下——

第九場

米格爾替代華耳喀，把第二句對白取消。最後一句是：

米格爾 來，到公爵辦公室裏來吧。

第十場

人物：
鐵木易進場

鐵木易 加耳洛先生，究竟我找着您啦。有人告訴我說您已受特赦了，我聽見了非常快樂。——來吧，不要罣留在這兒。我在法郎德耳門外有兩匹駿馬……

加耳洛 （截止他的說話）您的好意，我感激得很，不過我不能夠承受盛情的……李索耳伯爵已經死了——

鐵木易 死了嗎？

加耳洛 他的夫人還不曉得這件事。——這應該是我去告訴她的……況且我在這城裏還有許許多多的事情沒有辦完呵！（犯人們沒有經過之前，他從左邊窗口看見他們，起初還不曉得。）可不是，這是我們的朋友們，郭納里，喀連納，巴格齊爾來了哇。

（教士們過去。喀連納，郭納里兩個人一雙手被綁着，——查爾老闆同他的助手。——加耳洛在右邊向着玻璃窗，於是被犯人們看見。）

喀連納 不中用的東西！你逍遙法外而我們便做你的替死鬼！

郭納里 奸賊，你賣了我們幾個呢？

加耳洛 我是一個奸賊！……我！……

巴格齊爾 猶太人！……真該死！

加耳洛 哦！這太可怕了！他們誣我做奸賊！……我！……我！……（行列繼續前進）

鐵木易 先生，忍耐些！

加耳洛 （向鐵木易失望）醜極了！不過這不是真的！……先生！……可是這不是我！……

我對你發誓這不是我！

鐵木易 我很明白……因為這是一個女人所做的事！

加耳洛 這是一個女人所做的事嗎？……她叫做什麼名字先生！……她叫做什麼名字？

……

鐵木易 我不曉得，我所知道的只有件事，就是她昨天晚上到過公爵家裏來……而且

到今天早晨她得到一張到法國里爾去的通行證才出去的。

加耳洛 呵！這倒有線索可尋了，這是到里爾去的通行證！

鐵木易 對了，同您我所有的一樣。

加耳洛 我從小路跑到大廣場去的時間還有，那末，我去了，我到法郎德耳門外來會您

……這是您我兩個人同這個女人到里爾去的必經之路……先生，請您等我一等

……

鐵木易 好吧，團長！（他出去）

加耳洛 （向拿伐拉，拿着諾亞甘姆放在棹上的尖刀。）先生，你還要這把刀不要？

拿伐拉 你要拿去好了。

加耳洛 謝謝！（他出去）

書「祖國」譯後

中法聯誼會戲劇組成立於民國念捌年夏，後爲實現公演程序計，又集合多數戲劇藝術人才成立上海劇藝社，俾兩者互相合作以收指臂之效。成立未幾，先後公演名劇不下十餘次，成績斐然。戲劇組同人以該組之成立主旨原爲介紹法國戲劇，而上海劇藝社所公演之法國名劇如人之初、愛與死之搏鬥等，甚負時譽，又爲上海法國當局所贊許，爰集議加緊工作，從速翻譯其他法國名劇多種，以資公演，方不負溝通中法文化之責。薩度所著祖國一劇，寫作成功後，轟動一時，其影響世界劇壇者自十九世紀中葉以迄今茲，垂六七十年，猶未稍衰。蓋以該劇作者能不爲「男女情長，英雄氣短」之成見所左右，而另闢蹊徑，以忠烈爲經，節義爲緯，劇中人不論男女老少，皆志切爲國，莫不以「能執干戈以衛社稷」爲無上光榮，正氣磅礴，誠足以振頹喪之人心，奮萎靡之士氣，適合我國現實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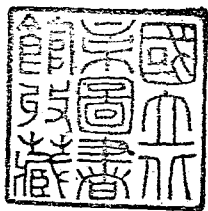
勢之作品也。於是決定由上海劇藝社公演該劇。惟是該劇在我國雖早有譯作，而欲求一完善者，則不易得，勢非重譯不可。組中全人以余曾居留比利時多年，熟悉劇中地理、民情、風俗，乃以此種工作相委。余本非習文學者，烏能肩負此種重大使命！况又係遷居南方之「客族」，對於國語雖無「南蠻鴉舌」之譏，亦有方言不純之病；經再三推辭，猶未見允。迫不獲已，乃勉強應命。去年十二月開始工作，每逢公餘之暇，即從事逐譯，閱三月而初稿成。脫稿之際，多蒙友人任于伶、李健吾、張善初、劉保寰諸兄不憚煩瑣，加以指正，而劉保寰兄之法籍夫人亦復幫忙不少。厥後又命人謄寫正稿，既成，為出版計，曾在某大書館擱置兩月有餘，未得要領，無已乃向之索回，擬由風雨書屋出版。議定矣，稿亦已送往矣，不幸主持者因故中輟，致未能實現；而正稿亦因是擱置一隅，未能取出。所幸初稿仍存，付印尙有可能。國民書店經理盧芳先生聞之，極欲代為出版，託于伶兄前來接洽。余以譯書目的在公諸於世，一言即定；於是以初稿交盧先生付梓。但初稿與正稿不同之處甚多，故於排印時復自任校訂工作，並由友人陳紹文兄及盧先生予以匡助，始克有成。更蒙隱囊先生慨

允爲文作「祖國作者薩度評述」一篇，冠諸卷首，使本譯本生色不少，尤爲榮幸。今三校已經讀過，出版在即，而祖國公演之期因環境關係尙未實現，故余除以十二萬分誠意希望上海劇藝社演出成功外，謹以最誠懇的態度向任李、張、陳、陳、盧諸先生道謝於此。

再者，原文中有「*」星點符號甚多，原著者之意在解釋公演時在場人物之左右位置次序者，故亦將其譯出，另排於每頁之末端，以資識別。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下旬

福建永定江文新謹識



蕙笑着點頭，望着她們三人笑嘻嘻的出去。

蕙這幾天浸在友誼的愛撫裏，心裏自有說不出的愉快。全身退了燒，頭目都清明起來，她不耐煩在牀上多坐，她們走後，便輕輕溜下牀來，拿過一本詩集，低聲喃喃的念着。窗外棚底的小麻雀也似乎格外知趣，輕輕的唱着飛來飛去。天空藍得同北京一樣可愛，京都屋頂青灰瓦色調的平勻沈靜，令人看了覺得真的到了北京了。

將近六時，忽然聽見院前一片喧嘩，人聲嘈雜，來往脚步的急促聲。

「號外，號外」看護婦尖聲叫着。

蕙悶聽一會兒，不知究竟發生什麼事，欲等看護進來問一問，多時也不見一個人來。想按鈴招呼，又怕事不關己，不便打聽，但是房外仍不止的嚷嚷，雖然聲音不大，但情形却異常緊張。

悶不過，她重復跳下牀來，走到窗前向外望。太陽雖已下去，天上仍然沒有雲影兒，在棚上兩三隻鳥不動聲色的蹲在枝條上。院內清靜如舊，奇怪呵！

忽然石舖小徑上有兩個白衣看護走過，那小白帽戴得高高的認得是豐子；蕙急向她招手，她抬頭望了一下，却似乎并未看見的樣子，轉過頭去拐灣去了。

這時隔壁的日本女人大聲說起話來，「真的這樣多的日本人死了？支那人還配殺日本人！……」

蕙這時一切都清楚了，原是方纔的號外帶來這可怕消息。向來民族的仇恨是不息的被一般野心的帝國主義及心窄的愛國主義者操縱製造，有什麼法子呢！正在迷惘時，有個年紀小的看護走過，投過難看與憎惡的眼色

到她面上。呀，這不是那個常笑得很可愛的小姑娘嗎？

正六時，聽見隣室搬送茶飯，病人致謝聲，溫和存問聲，特別清晰。她的飯却還未見送來。

直到七點半，天黑了，方有小看護送進一盤子裝的西餐。她一聲不響的放在牀前的小檯上，始終連眼皮都不抬一抬，像進了一間空屋一樣。

薰照例致謝，但聲音也只有自己聽見。

日本人做的飯食，本來都不好吃。今天的簡直使人不能下嚥。一碟衝鼻醒的炸魚，一盤鐵硬的牛排，尤其難堪的是菜裏都未調味，鹽碟子也未拿來。一個西米布丁却像放了一把糖精，甜得令人頭暈作嘔！

她嘗了一口布丁，便連忙推開盤子，和衣倒在牀上。

在牀上她想來想去的是明日怎樣出院，怎樣回國，一夜裏連醒了好幾

次，天還未亮。今夜皎皎的月光雖然依舊穿進窗來，牀上的人却一直面朝着牆，並不理會有什麼月色了。

良友文學叢書

有*爲精裝本一律售一元三角半售完後改印普及本售價另訂

- | | | | |
|-----|---------|---------|-------|
| 魯迅 | 豎琴 | 蘇聯短篇小說集 | 一元二角 |
| 何家槐 | 曖昧 | 創作短篇小說集 | 一元 |
| 巴金 | 雨 | 愛情三部曲之一 | 一元二角 |
| 魯迅 | * 一天的工作 | 蘇聯短篇小說集 | 一元三角半 |
| 張天翼 | * 一年 | 創作長篇小說 | 一元三角半 |
| 蓬子 | 剪影集 | 創作短篇小說集 | 一元一角 |
| 丁玲 | 母親 | 創作長篇小說 | 九角 |

老舍	離婚	創作長篇小說	一元四角
施蟄存	善女人行品	創作短篇小說集	一元一角
沈從文	記丁玲(初集)	創作長篇傳記	八角
老舍	趕集	創作短篇小說集	一元
陳銓	革命的前一幕	創作長篇小說	一元
張天翼	移行	創作短篇小說集	八角
鄭振鐸	* 歐行日記	旅行日記集	一元三角半
靳以	虫蝕	創作短篇小說集	一元一角
茅盾	話匣子	散文隨筆集	九角
巴金	電	愛情三部曲之三	一元二角
侍桁	* 參差集	文藝論文集	一元三角半

豐子愷	車廂社會	散文集	一元二角
凌叔華	小哥兒倆	創作短篇小說集	一元二角
沈起予	* 殘碑	創作長篇小說集	一元三角半
巴金	霧	愛情三部曲之二	一元二角
周作人	苦竹雜記	散文集	一元二角
徐志摩	愛眉小札	日記書信集	八角
朱光潛	孟實文鈔	文藝論文集	一元
郁達夫	閑書	隨筆散文集	八角
謝冰瑩	一個女兵的自傳	創作長篇傳記	一元六角
俞平伯	燕郊集	散文集	一元二角
葉聖陶	四三集	創作短篇小說集	一元五角

趙家璧	* 新傳統	美國作家論	一元三角半
鄭伯奇	打火機	創作短篇小說集	一元一角
沈從文	新與舊	創作短篇小說集	一元一角
丁玲	* 意外集	創作短篇小說集	一元三角半
王統照	* 春花	創作長篇小說	一元三角半
魯彥	河邊	創作短篇小說集	一元
杜衡	* 漩渦裏外	創作長篇小說	一元三角半
張天翼	* 在都市裏	創作長篇小說	一元三角半
茅盾	煙雲集	創作短篇小說集	一元三角
魯彥	* 野火	創作長篇小說	一元三角半
沈從文	記丁玲(續集)	創作長篇傳記	八角

民國三十年六月再版

每册實價

六毫

五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發行者	出版者	翻譯者	著作者
國民書店	國民書店	江文新	法國薩度

上海九江路200號內之201號

